史記斠證

五帝本紀第一

王叔岷

案國語魯語上：『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。顓頊能修之。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。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。舜勤民事而野死。』與史公所述五帝次序同。通鑑秦紀二胡三省注：『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：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唐堯、虞舜爲五帝。』與史公所述五帝名稱亦同。

黃帝者，

正義：案黃帝，有熊國君，乃少典國君之次子。……母曰附寶，之祁野，見大電繞北斗樞星，感而懷孕，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。

案御覽一三五引河圖〔握拒〕云：『黃軒母曰地祇之子，名附寶。（又見路史後紀五羅苹注。）之郊野，大霓繞北斗樞星，耀感附寶，生軒轅。』又引帝王世紀云：『黃帝有熊氏，少典之子。……少典氏又娶附寶，見大霓光繞北斗樞星，照郊野，附寶孕二十五月，生黃帝於壽丘。』據此，則正義所云『祁野，』祁蓋郊之誤；所云『大電，』電蓋霓之誤。（御覽七九引河圖握拒，易繫辭傳孔穎達疏、書序孔疏、初學記一、御覽七、七八引帝王世紀，霓皆誤電。）易繫辭傳疏、書序疏引帝王世紀『孕二十五月，』並作『二十四月。』與正義合。路史後紀五注引河圖握拒云：『附寶之郊，見電繞斗樞星，照郊野，感而生軒。』金樓子興王篇：『黃帝有熊氏，……少典之子。……少典娶有蟜女附寶，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，照郊野，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。』亦可證正義祁字之誤；惟霓誤電，則與正義同。金樓子所云『孕二十月，』蓋舉成數言之。初學記一、御覽七引帝王世紀，亦並作『二十月。』

姓公孫，名曰軒轅。

瀧川資言考證：『博士家本史記異字引鄒誕生音云：作軒冕之服，故曰軒轅。』

案初學記九引史記：『黃帝，號軒轅氏。』金樓子興王篇亦作『號軒轅。』徐鍇說文繫傳十四引史記：『黃帝始作軒冕，故曰軒轅。』恐是鄒誕生音義，非史記之文也。（古人引書，往往誤注文爲正文。）鄭樵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（佚文）云：『軒轅氏：軒轅，卽黃帝也。姓公孫；或言姓姬。』

弱而能言。

案路史後紀五弱作嚮，未知何據。

幼而徇齊。

集解：徇，疾。

索隱：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『叡齊。』一本作『慧齊。』

考證：『查德基曰；「徇當作侚，說文人部：『侚，疾也。』徐鍇繫傳引史記『幼而侚齊。』羣書治要引同。」』

案今本家語五帝德作『齊叡，』大戴禮五帝德作『彗齊。』（清王聘珍解詁本作『慧齊。』）慧、彗正、假字。金樓子徇作循，徇、循古通，（書僞胤征：『遒人以木鐸徇於路，』書鈔十引徇作循，卽其比。）蓋由侚誤爲徇，（六朝俗書，从亻从彳之字往往相亂。）復易爲循耳。治要引集解徇亦作侚。

神農氏世衰。

案金樓子云：『炎帝神農氏，姜姓也。母曰女登，爲少典妃。遊華陽，有神龍感女登，生炎帝。人身牛首，有聖德，以火承木，都陳，遷魯。嘉禾生，醴泉出。在位百二十年。』（又見司馬貞補三皇本紀。）蓋本於帝王世紀。水經渭水中酈道元注引世本：『炎帝，姜姓。』

而神農氏弗能征。

考證：『博士家本史記異字引楓山、三條、南化本云：「能征」之征作正。』

案御覽三百四引征亦作正。征猶正也，國語周語上：『穆王將征犬戎。』韋昭注：『征，正也。』

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，以征不享。

案御覽引習作集。大戴禮言禹『擧干戈以征不享、不庭、無道之民。』（家語享誤序。）王聘珍解詁云：『穀梁昭三十二年傳曰：「諸侯不享、覲。」范（甯）

注云：「享，獻也。」』

諸侯咸來賓從。

案爾雅釋詁：『賓，服也。』

而蚩尤最爲暴，莫能伐。

正義：『龍魚河圖云：黃帝攝政，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，並獸身人語，銅頭鐵額，食沙石子，造立兵仗，刀戟大弩，威振天下。……』

案書呂刑疏引暴下有虐字，伐下有之字。又引鄭（玄）云：『蚩尤霸天下，黃帝所伐者。』一切經音義六引世本云：『蚩尤作兵。』（又見書鈔百十三。）並引宋衷注云；『蚩尤，炎帝臣也。』（又見御覽二百七十，炎帝作神農。）路史後紀四注引龍魚河圖云：『黃帝之初，有蚩尤氏，兄弟七十二人，銅頭鐵額，食沙石，制五兵之器，變化雲霧。』（僞）梁任昉述異記上亦云：『軒轅之初立也，有蚩尤氏，兄弟七十二人。』並與正義作『八十一人』異。焦氏易林一、四注並引正義，『鐵額』下有『能作大霧』四字，（述異記亦云：蚩尤能作雲霧。）『立兵』作『五兵。』他本立亦多作五，非。藝文類聚十一、御覽七九並引龍魚河圖『造立兵杖，』立字不誤。杖、仗正、俗字，『兵杖』猶『兵器』也。易林注引正義『威振』作『威震，』振、震古通。

炎帝欲侵陵諸侯，諸侯咸歸軒轅。

案宋趙與旹賓退錄七引上文『神農氏世衰，』至此，並云：『既云「諸侯相侵伐，而神農氏弗能征」矣；又云「炎帝欲侵陵諸侯。」何邪？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。』

教熊羆貔貅貙虎，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

案論衡率性篇：『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，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。』（僞）列子黃帝篇：『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，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。』劉子閱武篇：『貔貅戾獸，而黃帝教之戰。』

三戰然後得其志。

考證：慶長本引古鈔本、楓山、三條、南化本，得下有行字。

案御覽三百八引得下亦有行字。大戴禮、金樓子並同。

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。

索隱：或作濁鹿，古、今字異耳。

案莊子盜跖篇：『黃帝不能致德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』釋文：『涿，本又作濁。司馬云：涿鹿，地名。故城在今上谷郡西南八十里也。』涿，一本作濁，與此文或本合。淮南子兵略篇：『黃帝戰於涿鹿之野。』許愼注：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，涿鹿，在上谷。』日本古鈔卷子本涿鹿作蜀鹿，注同。蜀疑濁之壞字。

遂禽殺蚩尤。

集解：『皇覽曰：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，高七丈，民常十月祀之。……』

索隱：『案皇甫謐云：「……或曰：黃帝斬蚩尤于中冀。……」』

梁玉繩志疑云：『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九引史記曰：「蚩尤氏能徵風召雨，與黃帝爭強，滅之于冀。（路史後紀注云：「史記言：尤能徵召風雨。」）今本史記無之。豈事見他書，誤以爲史記歟？抑史文舊有，經後人妄刪也？』

案御覽引史記云云，（『滅之于冀，』景宋本作『滅之中冀。』是也。）疑是史記注文，可與皇甫謐〔帝王世紀〕之說參驗。又御覽三百八引集解『七丈』作『七尺，』『十月』下有初字。

披山通道，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披，他本亦作陂字，蓋當音詖。陂者，旁其邊之謂也。……』

索隱：『披音如字，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。徐廣音詖，恐稍紆也。』

案披、陂古通，說文：『披，從旁持曰披。』段玉裁注引此文，並引徐廣注及索隱，云：『披、陂皆有「旁其邊」之意，中散能知之；而索隱云「披音如字，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。」此則司馬貞不知古義之言。』其說是也。本篇下文『披九山。』其義亦同。

登丸山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丸，一作凡。』

正義：丸音桓。

案記纂淵海六引丸作几，蓋凡之壞字。封禪書亦作凡山，集解引徐廣曰：『一作丸。』初學記九引此文丸作桓，與正義音合。

西至于空桐，登雞頭。

正義：『……莊子云：「廣成子學道崆峒山，……」』

案藝文類聚七、初學記九、御覽四四、七九、記纂淵海引空桐皆作崆峒。莊子在宥篇：『黃帝……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。』成玄英疏、路史後紀五注引空同並作空桐；謝靈運山居賦自注、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、一切經音義八五、北堂書鈔一二、八五、藝文類聚七八引，皆作崆峒。（參看拙著莊子校釋卷二。）

北逐葷粥，

案御覽七九引逐作極，極謂困極也。藝文類聚七引葷粥作獯鬻，同。初學記引葷亦作獯。

官名皆以雲命，爲雲師。

集解：……冬官爲黑雲。

案記纂淵海二八引集解（誤爲史記）黑作墨，墨猶黑也。廣雅釋器：『墨，黑也。』

獲寶鼎，迎日推筴。

集解：『晉灼曰：策，數也。迎數之也。』

正義：黃帝受神筴，……命容成造曆。

王國維釋史云：『筴無數義，惟說文解字云：「算，數也。」則晉灼時本當作「迎日推算。」又假算爲算也。』（觀堂集林卷第六。）

案孝文本紀云：『黃帝得寶鼎神筴。是歲己酉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紀，終而復始。於是黃帝迎日推筴。』（又見封禪書，筴作策。筴乃策之隸變。）『推筴』之筴，乃承上文『神筴』字而言，謂推算神筴也。以彼證此，則此文『推筴』字不誤。又案記纂淵海三引史黃帝本紀云：『容成氏始造律曆。』今本無此文，以正義之文驗之，疑是注文也。

舉風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鴻以治民。

集解：『鄭玄曰：「風后，黃帝三公也。」班固曰：「力牧，黃帝相也。」大鴻，見封禪書。』

正義：……案黃帝仰天地，置列侯衆官：以風后配上臺，天老配中臺，五聖配下臺，謂之三公也。

案留侯世家索隱引詩緯云：『風后，黃帝師。』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春秋內事云：『黃帝師於風后。』淮南子覽冥篇：『昔者黃帝治天下，而力牧、太山稽輔之。』高誘注：『力牧、太山稽，黃帝師。孟子曰：王者師臣也。』列子黃帝篇：『召天老、力牧、太山稽。』張湛注：『三人，黃帝相也。』力牧亦作力墨，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上引論語摘輔象云：『力墨受準斥。』宋均注：『準斥凡事也。力墨或作力牧。』又作力黑，御覽八二引詩含神霧云：『禹之興，黑、風會紀。』注：『黑，力黑也。風，風后也。並黃帝臣。』牧、墨、黑，並古字通用。集解引班固曰：『力牧，黃帝相也。』疑出漢書古今人表。（今本力牧下有脫文，王先謙補注有說。）漢書人表云：『太山稽，黃帝師。』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帝王世紀云：『黃帝以風后配上臺，天老配中臺，五聖配下臺，謂之三公。』（又見金樓子。）蓋即正義案語所本。集解云云，南宋黃善夫本無『大鴻，見封禪書』六字。又案御覽二百四引史記云：『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、神明至。』並有注云：『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，得太常而察地利，得奢龍而辨東方，得祝融而辨南方，得風后而辨西方，得后土而辨北方，謂之六相。』今本史記既無此文，亦無此注；惟管子五行篇：『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，得大常而察於地利，得奢龍而辯於東方，得祝融而辯於南方，得大封而辯於西方，得后土而辯於北方。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、神明至。』戴望校正云：『「得奢龍而辯於東方，」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、御覽皇王部四引奢龍並作蒼龍，奢字誤。』據此，則御覽引史記注奢龍亦蒼龍之誤矣。又風后、大封，疑是一人。

幽明之占，

考證：『五帝德、家語占作故。李笠曰：占，疑是故之爛文。』

案占蓋古之誤，古猶故也。爾雅釋詁：『古，故也。』

死生之說，

案路史後紀六注引『死生』二字倒。家語同。

時播百穀草木，

集解：『王肅曰：時，是也。』

案家語作『播時百穀。』集解引家語王肅注『時，是也。』（義本爾雅，釋詁云：時，是也。）則所據正文亦必作『播時，』若作『時播，』則無緣訓時爲是矣。本篇下文『汝后稷播時百穀。』（書堯典同。）集解引鄭玄曰：『時讀曰蒔。』廣雅釋地：『蒔，種也。』此文時亦當訓種，於義爲長。

淳化鳥獸蟲蛾，

索隱：蛾，音牛綺反。

正義：蛾，音魚起反。……蟻，蚍蜉也。

案淳借惇，說文：『惇，厚也。』文選張平子東京賦：『淳化通於自然。』薛綜注：『淳，厚也。』淳亦惇之借字。蛾，索隱音『牛綺反；』正義音『魚起反。』並讀爲螘；惟據正義『蟻，蚍蜉也。』則似讀蛾爲蟻。說文：『螘，蚍蜉也。』禮記學記：『蛾子時術之。』鄭玄注：『蛾，蚍蜉也。』蛾與螘同。蟻，俗字。莊子則陽篇：『孔子之楚，舍於蟻丘之漿。』成玄英疏蟻作螘，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注引作蛾。亦同此例。

旁羅日月星辰，

案說文：『旁，溥也。』廣雅釋詁：『旁，廣也。』

水波土石金玉，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波，一作沃。』

考證：『「水波」未詳。或云：水，壞字偏旁存者。波，當從徐氏一本作沃。大戴禮作「極昧。」』

案水疑亟之壞字，波當從一本作沃。沃之作波，由水字聯想而誤耳。亟借爲窮極字，（呂氏春秋大樂篇：『極則復反。』高誘注：『極，窮。』）大戴禮作極，是也。詩衞風氓：『其葉沃若。』朱熹傳：『沃若，潤澤貌。』潤澤謂之沃，潤澤之亦謂之沃。『亟沃土石金玉，』猶言『窮潤土石金玉。』謂土石金玉無不受其潤澤也。

勞勤心力耳目，節用水火材物，

案『勞勤』複語，（呂氏春秋古樂篇：『勤勞百姓。』與此同例。）勤亦勞也。說文：『勤，勞也。』家語材作財，古字通用。唐趙蕤長短經君德篇注材作時，時，蓋財之誤。

有土德之瑞，故號黃帝。

案御覽七九引號下有曰字。八七三引史記云：『黃帝時有土瑞，故以土德。』疑是史記注文。又案治要引『故號黃帝』下有注云；『帝王世紀曰：「神農氏衰，蚩尤氏叛，不用帝命。黃帝於是脩德撫民，始垂衣裳，以班上下。刳木爲舟，剡木爲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。服牛乘馬，以引重致遠。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。斷木爲杵，掘地爲臼，杵臼之用，以利萬人。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。討蚩尤氏，禽之於涿鹿之野。諸侯有不服者。從而征之。凡五十二戰，而天下大服。俯仰天地，置衆官，故以風后配上臺，天老配中臺，五聖配下臺，謂之三公。其餘地典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鴻等，或以爲師；或以爲將。分掌四方，各如己視，故號曰黃帝四目。又使岐伯嘗味草木，典醫疾。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。其史倉頡，又象爲迹，始作文字。自黃帝以上，穴居而野處，死則厚衣以薪，葬之中野。結繩以治。及至黃帝，爲築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。而易以棺槨，制以書契，百官以序，萬民以察，神而化之，使民不倦。後作雲門、咸池之樂，周禮所謂大咸者也。於是人事畢具。黃帝在位百年而崩，年百一十歲矣。或傳以爲仙，或言壽三百年。故宰我疑以問孔子。孔子曰：民賴其利，百年而崩；民畏其神，百年而亡；民用其教，百年而移。故曰三百年。」』凡三百八十五字。今本無之。治要所引史記注，皆集解之文。此蓋集解逸文也。考今本下文『黃帝崩』下集解云：『皇甫謐曰：在位百年而崩，年百一十一歲。』或治要所引此帝王世紀云云，本在下文『黃帝崩』下，今本僅存二句。（治要所引歲下脫一字。）蓋治要引史記黃帝紀之文，止於『故號黃帝，』故移下文集解之文於此耳。

黃帝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四人。

索隱：「……今案國語胥臣云：……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葴、任、荀、僖、

姞、嬛、依是也。』

案御覽七九引黃帝作有。索隱引國語（晉語四）云云，路史後紀五荀、僖、嬛，作苟、釐、儇。注云：『苟，國語、史記皆作荀，非。』廣韻上聲四十五厚引國語荀正作苟。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作拘，拘苟並諧句聲，亦可證作荀之誤。潛夫論僖亦作釐，依作衣；今本國語嬛亦作儇，並古字通用。（參看汪繼培潛夫論箋。）

而娶於西陵氏之女，是爲嫘祖。

正義：嫘，一作傈。

考證：陵下氏字各本脫，依古鈔本、楓山本、三條本及御覽引史記補。大戴禮帝繫篇亦有。

案考證於西陵下補氏字，是也。王念孫雜志已謂西陵下脫氏字；並舉御覽皇王部、皇親部所引及大戴禮帝繫篇爲證。帝王世紀、路史後紀五亦並作西陵氏。正義引一本嫘作傈，路史作儡，傈卽儡之省。御覽七九引嫘下有注云：『音縲。』一三五引嫘作累，引帝王世紀同。（下文索隱引皇甫謐〔帝王世紀〕亦同。）

其一曰玄囂，是爲青陽，青陽降居江水。

考證：帝繫篇江水作泜水。

案御覽七九、路史發揮三引青陽二字並不疊。路史後紀五：『玄囂姬姓，降居泜水。』注云：『史記：「玄囂降居江水。」江水卽泜水。』

昌意娶蜀山氏女，曰昌僕。生高陽，高陽有聖德焉。

正義：『……河圖云：瑤光如蜺，貫月正白，感女樞於幽房之宮，生顓頊……』

案路史後紀八昌僕作景濮。注云：『一作景樸，卽史云昌樸。大戴禮作昌樸。搜神記帝紀作景僕，云卽女樞。』御覽一三五引史記亦作昌樸。今本大戴禮帝繫篇作昌濮。藝文類聚十一、初學記九、御覽七九引帝王世紀並作景僕。北宋景祐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清武英殿本德並作德，御覽七九、一三五引並同。德，古德字。此改今從古也。（後同）。藝文類聚、初學記御覽引帝王世紀亦並作德。正義引河圖云云，又見初學記九、御覽七九、事文類聚前集十九，顓頊上並有『黑帝』二字。路史後記八注引顓頊上有『黑帝名』三字。潛夫論五德志篇亦云：『搖光

如月，正白，感女樞幽防之宮，生黑帝顓頊。』初學記、易繫辭傳疏並引帝王世紀云：『搖光之星，貫月如虹，感女樞於幽房之宮，生顓頊於若水。（易疏作弱水，非。）』（又見金樓子興王篇。）

葬橋山。

案論衡道虛篇：『黃帝葬於橋山。』

帝顓頊高陽者，黃帝之孫，而昌意之子也。

集解：『皇甫謐曰：「都帝丘。」今東郡濮縣是也。』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並提行。御覽一六二引史記云：『顓頊都於帝丘，其地北至幽陵。』疑是史記注文。

靜淵以有謀，

案後漢書馮衍傳注引『靜淵』作『沈深。』藝文類聚十一引淵亦作深，唐人避高祖諱改。大戴禮五帝德篇『靜淵』作『洪淵。』

養材以任地，

索隱：大戴禮作『養財。』

案今本大戴禮作『養材。』家語五帝德篇作『養財。』材、財古通，說已見前。

載時以象天，

索隱：……大戴禮作『履時以象天。』

案家語載亦作履。御覽七九引象作像，象、像古、今字。

依鬼神以制義，

正義本制作剬，云：『剬，古制字。』又論字例云：『制字作剬，緣古少字，通共用之。史、漢本有此古字者，乃爲好本。』

王念孫云：張說非也。制與剬聲不相近，無緣通用剬字。篆文制字作𠬜，隸作制，形與剬相似，因譌爲剬，非古字通用也。

案王說是也。剬卽制字隸書形近之誤。老子二十八章：『是以大制不割。』敦煌唐景龍鈔本制作剬，淮南子主術篇：『其立君也，所以剬有司使無專行也。』文子上義篇剬作制，文心雕龍原道篇：『剬詩緝頌。』御覽五八五引剬作制，剬皆制之誤。則制之誤剬，非僅見於史、漢而已。

治氣以教化，

索隱：謂理四時五行之氣，以教化萬人也。

案『教化』疑本作『教民，』索隱『教化萬人。』正以釋『教民』之義。惟避太宗諱，易民爲人耳。大戴禮作『教民，』可證。家語作『教衆，』『教衆』猶『教民』也。今本民作化，蓋涉索隱『教化』字而誤；或唐人諱民爲化，亦未可知。唐人避諱字無定也。

絜誠以祭祀。

案大戴禮、家語絜並作潔（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作絜），長短經君德篇注同。絜、潔古、今字。

南至于交阯，

正義：阯音止，交州也。

案黃善夫本阯作趾，正義同。治要、藝文類聚十一引此亦並作趾，大戴禮、家語並同。阯、趾古通，御覽七九引大戴禮作阯。下文『南撫交阯、北發，』說苑修文篇阯作趾，與此同例。

西至于流沙，

正義：濟，渡也。

王念孫云：『「西至」本作「西濟，」正義曰：「濟，渡也。」則本作濟明矣。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，大戴禮五帝德篇同。』

案王說是也。藝文類聚引此亦作『西濟。』

大小之神，

正義：大謂五嶽四瀆。小謂丘陵墳衍。

王念孫雜志所據殿本『大小』二字倒。云：『小大』當從宋本作『大小。』（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。）正義先釋大，後釋小，則本作『大小』明矣。羣書治要引此正作『大小，』大戴禮同。

案黃善夫本『大小』亦倒作『小大，』家語同。景祐本作『大小，』長短經注、藝文類聚引並同。

莫不砥屬。

集解：『王肅曰：砥，平也。四遠皆平而來服屬。』

索隱：依王肅，音止屬。據大戴禮，作『砥礪』也。

案『砥屬』疑本作『砥厲。』原本北堂書鈔十引此作『底属，』属，俗屬字。今本家語亦作『底屬，』王肅注底字同，與集解所據本異。底當作厎，厎與砥同。（說文：『厎，柔石也。』重文作砥。）屬當作厲，（屬，俗書作属，與厲形近，往往相亂。）廣雅釋器：『砥，礪也。』厲、礪古、今字。砥字引申之義爲平，『砥厲』複語，義亦爲平。今本大戴禮作『祇勵，』乃『砥厲』之借字。御覽七九引大戴禮作『砥礪，』與索隱所據本同，長短經注亦作『砥礪。』又案治要引此下有注云：『砥，平也。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。帝王世紀曰：帝顓頊平九黎之亂，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於是民神不雜，萬物有一序。』乃集解之文，今本脫也字以下四十一字。

顓頊崩。

集解：『皇甫謐曰：在位七十八年，年九十八。』

案藝文類聚十一、御覽七九引帝王世紀並作『在位七十八年，年九十一歲。』初學記九引作『年九十八歲。』與集解所引合。

是爲帝嚳。

考證：『楓山、三條、南化本云：嚳，一作俈。音國。』

案御覽七九引嚳作俈，有注云：『與嚳同。』殷本紀：『爲帝嚳次妃。』日本古寫本嚳作俈，封禪書：『帝俈封泰山。』（又見管子封禪篇。）禮記禮器孔疏、藝文類聚三九、御覽五三六引俈皆作嚳，並同此例。三代世表亦作俈。

帝嚳高辛者，

索隱：『……皇甫謐曰：「帝嚳名夋」也。』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提行。藝文類聚十一、御覽八十引高辛下並有氏字。路史後紀九：『帝嚳高辛氏，姬姓，曰嚳，一曰逡。』注云：『見世紀。一作夋，山海經作俊。』山海經大荒東經、大荒南經、大荒西經皆作俊。夋、逡、俊，並古字通用。

黃帝之曾孫也。

案路史注引世本云：『譽，黃帝之曾孫。』

高辛父曰蟜極。

正義：蟜，音居兆反。本作橋，音同。

案家語作喬極。蟜、橋、喬，古並通用。下文『瞽叟父曰橋牛。』大戴禮帝繫篇橋作蟜，家語作喬，與此同例。路史作僑極，亦同。

蟜極父曰玄囂。

案家語囂作枵，同。

普施利物，不於其身。

案於猶爲（去聲）也。（於、爲同義，經傳釋詞一有說。）

知民之急。

案家語之作所，義同。李斯列傳：『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，此上帝之禁也。』之亦與所同義。

脩身而天下服。

案而字原脫，據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補。治要引亦有而字。大戴禮、家語同。

其色郁郁，其德嶷嶷。

索隱：……今案大戴禮郁作神，嶷作俟。

考證：今本大戴禮與史文同。

案御覽八十引大戴禮郁作蟜，嶷作涘。

帝譽溉執中而徧天下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古既字作水旁。徧字一作尹。』

正義：溉音既。言帝嚳治民若水之溉灌，平等而執中正，徧於天下也。

案張守節論字例云：『既字作溉，緣古字少，通共用之。』是此既之作溉，正存史記之舊。而正義乃以『溉灌』字釋之，豈非望文生訓者邪！徧借爲辯，說文：『辯，治也。』徐廣引一本徧作尹，尹亦治也。說文：『尹，治也。』大戴禮作獲，家語作『育護，』獲借爲『育護』字。『育護』與治義近。

莫不從服。

案書鈔十、藝文類聚十一引服並作助。治要引此下有注云：『帝王世紀曰：帝嚳以人事紀官，故以句芒爲木正，祝融爲火正，蓐收爲金正，玄冥爲水正，后土爲土正。是五行之官，分職而治。』蓋集解逸文。

帝嚳娶陳鋒氏女，

索隱：鋒音峯。案系本作陳鄧氏。

正義：鋒音夆。又作豐。

案藝文類聚十五引世本云：『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。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，生后稷。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，生卨。次妃陳鄧氏慶都生帝堯。次妃娵訾氏生帝摯。』金樓子亦作陳鄧氏。御覽一三五引鋒作豐，與正義所稱『又作豐』者合；引世本亦作豐，大戴禮帝繫篇作陳隆氏，禮記檀弓上疏引隆作豐。

生放勳。

正義：『……勳亦作勛。……帝王紀云：帝堯陶唐氏，祁姓也。母慶都十四月生堯。』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勳並作勛，御覽八十引同。（治要引下文亦作勛。三王世表、金樓子並同。）勛，古文勳，書堯典：『曰若稽古帝堯，曰放勳。』（治要引勳亦作勛。）釋文：『馬云：「放勳，堯名。」皇甫謐同。一云：「放勳，堯字。」』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、敦煌本唐虞世南帝王略論並以放勛爲堯名。金樓子以爲堯字。初學記九引〔詩〕含神霧云：『慶都有赤龍之祥，孕十四月而生堯。』（慶都感赤龍生堯事，又見藝文類聚十、九八、御覽八十、事文類聚前集十九引春秋合誠圖，御覽一三五引河圖，潛夫論五德志篇，論衡奇怪篇、恢國篇，淮南子脩務篇高誘注，書鈔一五七、易繫辭傳疏引帝王世紀，金樓子，劉子命相篇。）正義引帝王世紀『十四月』上當補孕字，易繫辭傳疏、藝文類聚十一、初學記九、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並作『孕十四月。』

娶陬訾氏女，生摯。

索隱：『案皇甫謐云：女名常宜也。』

案上文正義、藝文類聚十一、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，娵訾氏女並作常儀。儀、宜古通。禮記檀弓疏引大戴禮云：『次妃陬〔訾〕氏之女曰常宜，生帝摯。』（今

本大戴禮作『次妃曰陬訾氏，產帝摯。』）作宜，與索隱引帝王世紀合。

帝嚳崩。

集解：『皇甫謐曰：在位七十年，年百五歲。』

案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作『〔在〕位七十五年。』集解所引作『七十年，』（易繫辭傳疏、藝文類聚十一引並同。）舉成數言之。

帝摯立，不善，崩。

索隱：古本作『不著。』

案金樓子善字同。孟子萬章篇：『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』『不善』猶『不肖』也。易繫辭傳疏引帝王世紀正作『摯立不肖而崩。』則善非誤字。古本善作著，蓋由著，隸書作耆，與善形近，善因誤爲著耳。

而弟放勳立，是爲帝堯。

案水經濩水注引史記云：『帝嚳氏沒，帝堯氏作，始封于唐。』今本史記無此文，疑兼據正文及注文大意引之也。

帝堯者，放勳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號陶唐。』

考證：古鈔本無者字。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並提行。左襄九年傳疏引五帝本紀、二十四年傳疏引史記，並云：『帝堯爲陶唐氏。』疑是史記注文。治要引此亦無者字。

富而不驕，貴而不舒。

索隱：舒猶慢也。大戴禮作『不豫。』

案論語學而篇：『富而無驕。』逸周書小開解：『貴而不傲，富而不驕。』索隱釋舒爲慢，『不慢』猶『不傲』也。家語五帝德作『能降。』『不傲』卽『能降』矣。大戴禮舒作豫，古字通用。書牧誓：『曰豫，恆燠若。』宋世家豫作舒（論衡寒溫篇、書鈔十五引並同），卽其比。又案治要引此下有注云：『帝王世紀曰：「帝堯置欲諫之鼓，命羲和四子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，分掌四時方嶽之職，故名徵（當作『名四嶽』）天下大和，百姓無事，有五老人，擊壤於道，觀者歎曰：『大哉堯之德也！』老人曰：『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

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』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，土堦三等，茅茨不剪，採椽不斲，夏服葛衣，冬服鹿裘。」』蓋集解逸文。記纂淵海九引史曰：『堯時有老父者，擊壤而嬉於路，言曰：我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』（又見帝王略論，末句作『何力於我哉！』）蓋帝王世紀之文。

黃收純衣，

案御覽六八五引〔劉向〕五經通義云：『王冠，夏曰收，以入宗廟。長尺六寸，廣八寸，前起。』劉熙釋名釋首飾云：『收，夏后氏冠名也。言收斂髮也。』

彤車乘白馬。

案大戴禮、金樓子並無乘字。『彤車白馬，』與上『黃收純衣，』相對爲文。

能明馴德，以親九族。

索隱：『……案尚書作「俊德。」』

案金樓子亦作『俊德。』孟子公孫丑篇：『俊傑在位。趙岐注：『俊，美才出衆者也。』是俊有美義。『俊德，』猶『美德。』廣雅釋詁：『馴，善也。』『馴德，』猶『善德。』說文美下云：『美與善同意。』（孟子公孫丑篇：『禹聞善言則拜。』夏本紀『善言』作『美言。』亦美、善同意之證。）是堯典之『俊德』猶此文之『馴德。』史公蓋以馴說俊耳。九族者，堯典孔疏引〔許愼〕異義云：『夏侯、歐陽等以爲九族者：父族四，母族三，妻族二。皆據異姓有服。』左桓六年傳孔疏引異義云：今禮戴、尚書歐陽說九族，乃異姓有屬者。父族四—五屬之內爲一族，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，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，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。母族三——母之父姓爲一族，母之母姓爲一族，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。妻族二——妻之父姓爲一族，妻之母姓爲一族。』（又見詩王風葛藟孔疏。參看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。）

便章百姓。

索隱：……古文尚書作平。……今文作『辯章。』

案金樓子便亦作平。後漢書劉煌傳：『職在辯章百姓。』注引尚書亦作『辯章百姓。』並引鄭玄注：『辯，別也。章，明也。』平、便、辯，古並通用。（參看尚書孔傳參正。）

曰暘谷。

索隱：『舊本作湯谷，今並依尚書字。案淮南子曰：「日出湯谷，浴於咸池。」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。』

案今本淮南子天文篇作『日出于暘谷。』楚辭離騷王逸注、遠遊注、九歎注、九歌洪興祖補注、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注、吳都賦注、謝希逸月賦注、繆熙伯挽歌詩注引並作湯谷，與索隱所稱史記舊本及所引淮南子合。司馬貞既知作湯谷亦有他證，又依尚書改作暘谷，殊不可解。

便程東作。

索隱；『劉伯莊傳，皆依古史作「平秩」音。然尚書大傳曰：「辯秩東作。」則是訓秩爲程。言便課其作程者也。』

正義：耕作在春，故言『東作。』

案史公說堯典『平秩』爲『便程，』平、便並借爲辯，尚書大傳作辯，是也。說文：『辯，治也。』索隱『言便課其作程，』程有課義，文選張平子西京賦：『程角觝之妙戲。』薛綜注：『程謂課其技能也』。『便程東作，』猶言『治課東作。』謂治理課核春耕耳。下文兩言『便程，』並與『治課』同義。

日中、星鳥，以殷中春。

正義：下中，音仲。夏、秋、冬並同。

案堯典、金縢子『中春，』並作『仲春，』下文『中夏、』『中秋、』『中冬，』中並作仲。

便程南爲，敬致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爲，化也。……』

正義：爲，音于僞反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「南爲，」各本作「南譌。」依〔段玉裁〕尚書撰異改。錢大昕、梁玉繩說同。』

案殿本作『南爲。』景祐本、黃善夫本集解爲並作譌（與正文同）；殿本正義爲亦作譌。今本堯典作『南訛，』（僞孔傳亦作訛。）杜臺卿玉燭寶典五引作『南僞，』（引僞孔傳亦作僞。）十二引作『南譌。』疑作僞是故書。僞，古爲字。

史公蓋以爲說僞也。『便程南爲，』猶言『治課南爲。』謂治理課核夏耕耳。

申命和仲居西土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無土字。』

案堯典及周禮縫人鄭注引尚書大傳並無土字。

曰昧谷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「柳谷」』

案周禮注引尚書大傳作『柳穀。』谷、穀古通，爾雅釋天：『東風謂之谷風。』邢昺疏引孫炎曰：『谷之言穀。穀，生也。谷風者，生長之風也。』呂氏春秋安死篇：『堯葬於穀林。』書鈔九二引穀作谷。並其證。

便在伏物。

索隱：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。……

案索隱訓在爲察，是也。（下文『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。』在亦察也。）爾雅釋詁：『在，察也。』『便在伏物，』猶言『治察伏物。』謂治理省察伏藏之物耳。

嗣子丹朱開明。

正義：『帝王紀云：堯娶散宜氏女，曰女皇。生丹朱。』

案御覽一三九引世本云：『堯娶散宜氏子，謂之女皇。』並引宋忠曰：是生丹朱。帝系、漢書同。』又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女瑩生丹朱。』有注云：『漢書亦作女瑩。』今漢書古今人表作女皇。女皇之作女瑩，疑聯想及堯女女瑩（詳後）而誤。

有能使治者？

案者猶哉也。上文『堯又曰：誰可者？』裴學海云：『者猶哉也。』（古書虛字集釋九。）與此同例。

嶽曰异哉！

正義：异，音異。

案堯典釋文：『异，徐云：鄭音異。』是正義之說，本於鄭玄。异、異古通，列子楊朱篇：『重囚累梏，何以异哉？』意林引异作異，卽其比。說文：『异，擧也。从廾，巳聲。虞書曰：「岳曰：异哉！」』許愼訓异爲擧，於義爲長。

堯於是聽嶽用鯀，九載功用不成。

正義：『爾雅釋天云：「載，歲也。夏曰祀。周曰年。唐、虞曰載。」……孫炎云：「歲，取歲星行一次也。祀，取四時祭祀一訖也。年，取禾穀一熟也。載，取萬物終更始也。載者年之別名，故以載爲年也。」』

考證：尙書作「九載績用弗成。」

案御覽五九引『用鯀』作『命鯀治水。』夏本紀作『於是堯聽四嶽，用鯀治水。』鯀下亦有『治水』二字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載並作歲。堯典下文『五載一巡守，』又云：『三載考績。』五帝本紀載並作歲。以彼例此，則此文蓋本作歲矣。御覽引功作績，與堯典合。惟史公以功說績，（夏本紀作『功用不成。』亦以功說績），則作功乃此文之舊。（鮑崇城刻本御覽功下有績字，亦非。）金樓子（興王篇）云：『九年績庸不成。』本於堯典，竊疑舊本堯典有作庸者。又案爾雅釋天：『載，歲也。夏曰歲，商曰祀。周曰年。唐、虞曰載。』此文正義既引孫炎注分釋歲、祀、年、載，則所引釋天之文，亦應歲、祀、年、載並擧。今本『夏曰』下蓋脫『歲。商曰』三字。堯典疏亦引釋天此文及孫炎注，『終更始，』終下有而字；『載者』上有是字。

踐朕位。

案踐借爲纘，說文：『纘，繼也。』禮記中庸：『踐其位。』鄭玄注：『踐讀爲纘。』與此同例。下文『夫而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』（本孟子萬章篇。）『年六十一，代堯踐帝位。』『然後禹踐天子位。』夏本紀：『湯乃踐天子位。』（又見殷本紀。）諸踐字亦皆借爲纘。

有矜在民間，曰虞舜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無妻曰矜』。

正義：矜，古頑反。

案正義讀矜爲鰥，堯典及僞孔傳並作鰥。矜、鰥古通，禮記王制：『老而無妻者謂之矜。』孟子梁惠王篇矜作鰥。卽其比。

於是堯妻之二女，

案之猶以也，淮南子泰族篇、論衡正說篇、金樓子后妃篇並作『妻以二女。』淮

南子許愼注：『二女，娥皇、女英。』御覽（景宋本）一三五引尸子云：『堯妻舜以娥，媵之以皇。娥、皇，衆之女英。』以娥與皇爲堯二女，『女英』非堯女名，未知何據。

舜飭下二女於嬀汭，如婦禮。

索隱：『列女傳云：「二女，長曰娥皇，次曰女英。」系本作女瑩。大戴禮作女匽。』

案金樓子興王篇女英亦作女瑩。御覽一三九引〔大戴禮〕帝系作女偃。古今人表作女罃。

舜讓於德，不懌。

集解：今文尚書作『不怡。』怡，懌也。

索隱：古文作『不嗣。』

案嗣乃怡之借字，義與懌同。从司从台之字可互通，王氏述聞有說。

遂類于上帝，

案類借爲禷，說文曰：禷，以事類祭天神。

辯于羣神。

案金樓子興王篇辯作辨，古通。

至於岱宗，柴。

集解：『鄭玄曰：……柴祭東嶽者，考績柴燎也。』

案景祐本正文、注文柴字並同。（說文引虞書亦作柴。）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柴。柴、柴正、假字。列子湯問篇：『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，其親戚死，聚柴積而焚之。』釋文本柴作柴，（北宋本、容齋續筆十三引並同。）云：『柴，說文：「燒柴焚燎以祭天神。」或通作柴。』與此同例。

眚菑過赦，

案堯典作『眚災肆赦。』僞孔傳：『眚，過。』災，籀文菑。菑借爲菑，（莊子人間世篇：『命之曰菑人。』釋文：『菑音災。』卽二字通用之例。）說文：『菑，才耕田也。』（才，舊誤不。據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十上引改。）又云：『才，艸木之初也。』是菑有初、才義。爾雅釋詁：『肆，故也。』史公說肆爲過，過

亦故也。（莊子寓言篇：『請問其過。』道藏王元澤新傳本、元纂圖互注本、世德堂本過並作故，卽二字通用之例。）書無逸：『肆中宗之享國，七十有五年。』魯世家肆作故。史公於彼文說肆爲故，於此文說肆爲過，其義一也。『眚哉過赦。』猶言『過菑故赦。』謂過初犯故赦也。

怙終賊刑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終，一作衆。』

案怙借爲辜，爾雅釋詁：『辜，罪也。』于省吾尚書新證云：『賊从則聲，賊、則古通。』『怙終賊刑，』猶言『罪終則刑。』謂罪不改則刑也。徐廣引一本終作衆，或存史記之舊亦未可知。史公蓋以衆說堯典之終，（終、衆古通，儀禮士相見禮；『衆皆若是。』鄭玄注：『今文衆爲終。』禮記祭法：『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。』『以義終，』猶言『以宜衆』也。）『怙衆賊刑，』猶言『罪多則刑』耳。說文：『衆，多也。』

惟刑之謐哉！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今文云：惟刑之謐哉！」爾雅曰：「謐，靜也。」』

索隱：『注：「惟刑之謐哉！」案古文作「恤哉。」且今文是伏生口誦，卹、謐聲近，遂作謐也。』

案索隱引古文尚書作『恤哉，』而云『卹、謐聲近，』則『恤哉』當作『卹哉。』書鈔四三引書（堯典）亦作『卹哉。』存古本之舊。（盤庚：『永敬大恤。』多士『罔不明德恤祀。』敦煌本恤並作卹，與此同例。）徐廣引今文作『謐哉。』卹、謐聲近相通；史公說卹爲靜，其義亦同。卹、謐、靜，並有愼義。爾雅釋詁：『愼、謐，靜也。』愼、謐並訓靜，靜與愼同義；則謐亦與愼同義，卹亦與愼同義矣。『惟刑之靜哉！』猶云『惟刑之愼哉！』（參看王氏述聞。）

請流共工於幽陵。

正義：尚書及大戴禮皆作幽州。

案淮南子脩務篇亦作幽州。今書（堯典）作幽洲。

殛鯀於羽山。

案書洪範：『鯀則殛死。』釋文：『殛，本又作極。』左昭七年傳：『昔堯殛鯀

於羽山。』釋文：『殛，本作極。』殛、極古通，極猶困也。楚辭天問：『永遏在羽山。』遏、極義近。路史後紀十三：『書：「殛于羽山。」殛者，致之死地而不返云爾。』是也。敦煌本唐虞世南帝王略論：『鯀治洪水九年，其功不成，堯放之於羽山。』以殛爲放，其義亦近。

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。

正義：『皇甫謐曰：「堯即位九十八年，通舜攝二十八年也。凡年百一十七歲。」孔安國云：「堯壽百一十六歲。」』

案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稱堯年百一十八歲，（帝王略論同。）與正義所引異。

堯典僞孔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，與正義所引亦異。

獄訟者，不之丹朱而之舜。

考證：三條、南化本『獄訟』作『訟獄，』與孟子合。

案金樓子亦作『訟獄。』

虞舜者，

考證：古鈔、南化本無者字。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並提行。治要、御覽八一引此並無者字。

名曰重華。

正義：……瞽叟姓嬀，妻曰握登。見大虹，意感而生舜於姚墟，故姓姚。目重瞳子，故曰重華。字都君。龍顏、大口、黑色。身長六尺一寸。

案金樓子后妃篇名作號。御覽八一引帝王世紀云：『橋牛生瞽瞍，妻曰握登。見大虹，意感而生舜於姚墟，故姓姚。名重華，字都君。（以上又見初學記九。）龍顏、大口、黑色。身長六尺一寸。』蓋即正義所本。御覽八一引詩含神霧云：『握登見大虹，意感生帝舜。』一三五引河圖著命云：『握登見大虹，意感生舜於姚墟。』潛夫論五帝德篇：『握登見大虹，意感生重華虞舜。』劉子命相篇：『握登見大虹而生舜。』金樓子興王篇：『帝舜有虞氏，龍顏、大口、圓天、日角、出額、重鼻。足履龜文，目重瞳子。身長九尺一寸。』路史後紀十二云：『舜長九尺』注：『孔叢子（居衛篇）云：「舜長八尺有奇。」世紀云：「六尺一寸。」非。』御覽八一引孔叢子作『六尺有奇。』與帝王世紀合。

重華父曰瞽叟。

案御覽八一引大戴禮五帝德、左昭八年傳疏引〔大戴禮〕帝繫、家語五帝德叟皆作瞍。下文『瞽叟更娶妻而生象，』御覽一三五引叟亦作瞍。『瞽叟從下縱火焚廩，』『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。』孟子萬章篇朱熹集注引叟並作瞍；『後瞽叟又使舜穿井，』初學記七引叟亦作瞍。

橋牛父曰句望。

考證：戴記橋作蟜，望作芒。

案御覽八一引帝王世紀望亦作芒。

自從窮蟬以至帝舜，皆微爲庶人。

案路史後紀十二注云：『史云：「窮蟬以來，微在匹庶。」謂庶士。非庶民也。』

自景祐本以下皆作『微爲庶人。』庶人猶庶民也。羅苹所據，未知何本。

而舜母死。

案御覽一三五引死上有早字。八一引帝王世紀作『其母早死。』金樓子興王篇云：『母曰握登，早終。』

瞽叟更娶妻而生象。

案御覽一三五引妻上有後字。

匪有解。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解並作懈，懈、解正、假字。

舜耕歷山，

案水經瓠子河注引皇甫謐云：今濟陰歷山是也。與雷澤相比。

陶河濱，

正義：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。

案一切經音義五九、七十並云：『史記：「陶，瓦器也。」蒼頡篇：「陶，作瓦家也。」舜始爲陶於河濱是也。』（於，一引作于，同。）所引史記，蓋注文。

堯二女不敢以貴驕，事舜親戚，甚有婦道。

正義：二女不敢以帝女驕慢舜之親戚。親戚，謂父瞽叟、後母、弟象、妹顓手等也。

案既言『甚有婦道，』則親戚蓋指舜之父母。古人往往稱父母爲親戚。金樓子后妃篇作『事瞽叟，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，猶謙讓恭儉，思盡婦道。』以親戚爲舜父瞽叟，可徵古義。

舜耕歷山，歷山之人皆讓畔。

案周處風土記（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引）、禮記中庸孔疏、列子楊朱篇釋文引耕下並有於字。呂氏春秋慎人篇、淮南子原道篇、新序雜事一、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、金樓子興王篇皆作『耕於歷山。』御覽一百六十引此作『舜耕于歷山，耕者讓畔。』並引應劭曰：『歷山，卽雷澤中山也。』

漁雷澤，雷澤上人皆讓居。

案書鈔三、禮記疏引漁下並有於字。呂氏春秋、本書貨殖列傳、新序、初學記引帝王世紀皆同。抱朴子祛惑篇亦云：『漁于雷澤。』金樓子作『漁於靁澤。』下雷字亦作靁，雷卽靁之省。書鈔、御覽八一、記纂淵海六十、八四引『上人』皆作『之人』。

陶河濱，河濱器皆不苦窳。

集解：……駰謂窳，病也。

案禮記疏、列子釋文、御覽七五六引陶下並有於字。呂氏春秋、新序、初學記引帝王世紀、金樓子皆同。淮南子作『釣於河濱，』亦有於字。說文繫傳十四引陶下有于字，（抱朴子同。）並云：『窳，缺也。苦，薄也。』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注引此文，並引晉灼曰：『窳，病也。餘乳反。』何平叔景福殿賦注亦引晉灼曰：『窳，病也。』蓋卽裴駰注所本。御覽引窳下有注云：『以主切。』

爲築倉廩，予牛羊。

案御覽八一引予作與，古通。

瞽叟尙復欲殺之，使舜上塗廩，瞽叟從下縱火焚廩。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，得不死。

索隱：『……列女傳云：「二女敎舜鳥工上廩。」是也。』

正義：『通史云：「瞽叟使舜滌廩，舜告堯二女，女曰：『時其焚汝，鵲汝衣裳，鳥工往。』舜旣登，得免去也。」』

案扞，支持也。（說文：『扞，忮也。』段注：『忮當作枝，枝持字古書用枝，亦用支。』）孟子萬章篇朱熹集注引扞作捍，同。後漢書寇恂傳注、御覽七六五引『而下』下並無去字。御覽一百九十引史記云：『舜母嫉舜，舜父使舜塗泥倉，放火而燒舜。舜垂席而下，得無傷。』與此文頗有出入，未知何據。又案索隱引列女傳云云，今本列女傳母儀篇有虞二妃傳無之。正義所引通史，梁武帝撰，見隋志。金樓子后妃篇：『瞽叟使塗廩，舜歸告二女：「父母使我塗廩，我其往！」二女曰：「衣鳥工往。」舜既治廩，瞽叟焚廩，舜飛去。』與通史所記，並有『鳥工往』之文，蓋並本於列女傳。

後瞽叟又使舜穿井。舜穿井，爲匿空旁出。

索隱：列女傳所謂『龍工入井』是也。

正義：『……通史云：「舜穿井，又告二女。二女曰：『去汝裳衣，龍工往。』入井，瞽叟與象下土實井，舜從他井出去也。」』

案御覽八一二引史記云：『舜爲父母淘井，將銀錢安鑵中，與父母。』不類史記之文，未知何據。路史後紀十二注（『銀錢』作『金銀。』鑵作罐，同）以爲『齊東之語。』是也。又案索隱引列女傳云云，今本列女傳無之。金樓子后妃篇：『瞽叟使舜淩井，舜告二女。二女曰：「往哉！衣龍工往。」舜往淩井，石殞于上，舜潛出其旁。』與通史所記，並有『龍工往』之文，蓋並本於列女傳。

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。

索隱：亦作『塡井。』

案後漢書注引與上有乃字。御覽一八九引與下有弟子。初學記七引『下土實井，』作『下石塡井。』與索隱所稱一本作『塡井』合。

舜從匿空出去。

集解：『劉熙曰：舜以權謀自免，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。』

案孟子朱注引空下有中字。又案集解引劉熙云云，黃善夫本、殿本並在上文『爲匿空旁出』下，非也。

象鄂不懌。

案殿本鄂作愕，鄂、愕古、今字。留侯世家：『良愕然欲歐之。』景祐本愕作

鄂，與此同例。

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

集解：名見左傳。

案集解云云，殿本脫之。下文『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』集解：『名見左傳。』殿本亦脫集解之文。

謂之八愷。

索隱：『左傳：「史克對魯宣公曰：『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：倉舒、隤嚾、檮戭、大臨、尨降、庭堅、仲容、叔達。』」』

案御覽八一、二百四引愷並作凱，同。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上引左傳(文十八年)、潛夫論五德志篇、藝文類聚十一、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亦皆作凱。又案索隱引左傳『史克對魯莊公，』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『對季文子。』非也。此季文子使太史克對魯宣公之言。左傳倉舒作蒼舒，潛夫論同；殿本隤嚾作隤敳，御覽二百四引同，左傳亦同；(路史後紀十二注作隤歖，歖蓋敳之誤。)潛夫論檮戭作擣演；黃善夫本、殿本尨降作厖降，路史注作龐降。皆古字通用。

世謂之八元。

索隱（原誤集解）：『左傳……仲熊、叔豹、季貍。』

案潛夫論仲熊作仲雄，季貍作季狸。御覽二百四引此貍亦作狸，狸與貍同。

堯未能舉。舜舉八愷，使主后土。

案焦氏易林二、四、五、八、十二注引能皆作及，舜下皆有『於是』二字。能與及同義。

以揆百事，莫不時序。

案御覽二百四引序作叙（古通），下更有『地平天成』四字；並有注云：『揆，度。成亦平也。』『地平天成』四字，蓋據左傳加；所引之注，亦左傳杜預注也。

天下謂之渾沌。

正義：『一本云：天下之民謂之渾沌。』

案左傳『天下』下亦有『之民』二字，下同。

毀信惡忠，崇飾惡言。

正義：謂共工。言毀敗信行，惡其忠直。有惡言語，高粉飾之。

案『惡忠，』左傳作『廢忠。』當從之。毀、廢義近。此文廢作惡，疑涉下文『惡言』字而誤。正義云云，是所見本已誤矣。

貪于飲食，冒于貨賄。

案左傳杜注：冒亦貪也。

以御螭魅。

案治要引御作禦，左傳同。古字通用。

天下歸舜。

案治要引此下有注云：『帝王世紀曰：「舜立誹謗之木。論曰：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，設防而不犯，故無陷刑之民。是以或結繩而治；或象畫而化。自庖犧至于堯、舜，神道設教，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。夫三載考績，黜陟幽明，善無微不著，惡無隱不章，任自然以誅賞，委羣心以就制。故能造御乎無，爲運道於至和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含德若自有者也。詩云：『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』其斯之謂乎！」』蓋集解逸文。

而禹、皋陶、契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龍、倕、益、彭祖，

正義……倕，音垂。亦作垂。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倕並作垂，堯典同。

自堯時而皆舉用，

案而猶已也。封禪書：『八神將自古而有之。』而亦與已同義（吳昌瑩經詞衍釋七有說）。

弃！黎民始飢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今文尚書作「祖飢。」祖，始也。』

索隱：古文作「阻飢。」孔氏以爲「阻，難也。」祖、阻聲相近，未知誰得。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弃並作棄，堯典同。弃，古棄字。此蓋改今從古，下同。書鈔五一引堯典作『徂飢。』祖、阻、徂並諧且聲，故可通用。

五品不馴。

正義：馴，音訓。

案殷本紀作『五品不訓。』御覽八三引作遜，與堯典合。僞孔傳：『遜，順也。』馴、訓並順也。淮南子人閒篇作『五品不愼。』（莊逵吉校云：御覽愼作順。）愼亦順也。

寇、賊、姦、軌。

集解：『鄭玄曰：由內爲姦。起外爲軌。』

正義：亦作宄。

案堯典軌作宄，僞孔傳：『在外曰姦，在內曰宄。』孔疏引左成十七年傳云：『亂在外爲姦。在內爲宄。』今左傳宄作軌（釋文云：本又作宄）。宄、軌正、假字。說文：『宄，姦也。外爲盜。內爲宄。從宀，九聲。讀若軌。』集解引鄭注內、外二字當互易，說文段注有說。

有能典朕三禮？

集解：『馬融曰：三禮，神天、地祇、人鬼之禮也。』

案書鈔八十引『三禮』下有者字，者猶哉也。又引馬注『三禮』下亦有者字。

直哉維靜絜。

正義：靜，清也。絜，明也。

案黃善夫本正文、注文絜並作潔。潔乃潔之省，絜、潔古、今字。

歌長言。

集解（舊誤索隱）：『馬融曰：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。』

案景祐本正文、注文歌並作詠，同。

聲依永。

案景祐本永作詠，古字通用。堯典：『歌永言，聲依永。』漢書藝文志引上永字作詠，禮樂志引兩永字並作咏。師古注：『咏，古詠字也。咏，永也。』

臯陶爲大理平，民各伏得其實。

正義：臯陶作士，正平天下罪惡也。

考證：『大當作士，字之訛也。故正義以「作士」解之。戴記五帝德：『臯陶作士，忠信疏通。」本書夏本紀亦云：「臯陶作士以理民。」張文虎曰：「御覽八

十一引史伏作服。」李笠曰：「伏通作服。……」』

案『大理』卽士。本篇上文『舜曰：皐陶，蠻夷猾夏，寇、賊、姦、軌，汝作士。』（本堯典。）集解引馬融曰：『獄官之長。』正義云；『案若大理卿也。』禮記月令：『命理瞻傷、察創、視折。』鄭玄注：『理，治獄官也。有虞氏曰士，夏曰大理。』史公此文以『大理』說士，正義引『皐陶作士』以證之，正得其旨。考證乃以大爲士之誤，失之遠矣！說苑修文篇：『是故皐陶爲大理平，民各服得其實。』卽本此文，伏亦作服。

垂主工師，百工致功。

正義：工師，若今大匠卿也。

案說苑垂作倕。黃善夫本正義『工師』誤『工匠。』

山澤辟。

案御覽八一引作『山澤開闢。』闢、辟正、假字。

弃主稷，百穀時茂。

案御覽引稷作農，下有則字。

百姓親和。

案御覽引『親和』二字倒。

而九州莫敢辟違。

案說苑辟作僻，古字通用。

南撫交阯、北發。

正義：一句。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正義並作索隱；下文『西戎、析枝、渠廋、氐羌。』正義：『一句。』黃本、殿本正義亦並作索隱。

西戎、析枝、渠廋、氐羌。

考證：南本廋作搜。

案書禹貢、本書夏本紀廋亦並作搜。

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，致異物，鳳皇來翔。

索隱：招，音韶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招作韶。

案夏本紀集解引徐廣注、御覽八一引招並作韶，說苑同。御覽九一五引招亦作韶，鳳上有而字。

年五十八堯崩。

案御覽八一引堯上有而字。

葬於江南九疑。

案通鑑秦紀二注引葬上有歸字，九疑下有山字。禮記檀弓上孔疏引九疑下亦有山字。呂氏春秋安死篇：『舜葬於紀市。』高誘注：『傳曰：「舜葬蒼梧九疑之山。」此云「於紀市，」九疑山下亦有紀邑。』藝文類聚十一、御覽八一並引帝王世紀，亦稱舜『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，是爲零陵，謂之紀市。』

是爲零陵。

案水經湘水注引『是爲』作『寔惟，』義同。

舜子商均亦不肖。

案金樓子興王篇：『商均，一名章鳲。』

十七年而崩，三年喪畢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崩下重崩字。

案崩字不當重，孟子萬章篇作『十有七年舜崩，三年之喪畢。』本書夏本紀作『十七年而帝舜崩，三年喪畢。』並其證。

禹亦乃讓舜子，如舜讓堯子。

正義：『括地志云：禹居洛州。陽城者避商均，非時久居也。』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無乃字。

案乃字蓋涉上文『舜乃』字而衍。夏本紀：『禹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。』（本孟子萬章篇。）此文正文不涉及陽城，正義云云，當移在彼文下。

自黃帝至舜、禹皆同姓。而異其國號，以章明德。

集解：『……又十一人爲十一姓：酉、祁、己、滕、葴、任、荀、僖、姞、儇、衣是也。』

案集解云云，荀當作苟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儇並作嬛，殿本衣作依，並古

字通用，說已見前。

其文不雅馴。

正義：馴，訓也。謂百家之言，皆非典雅之訓。

案廣雅釋詁：『馴，善也。』『雅馴，』謂『典雅馴善』也。正義釋爲『典雅之訓，』未審。

薦紳先生難言之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薦紳，卽縉紳也。古字假借。』

案徐說是也。莊子天下篇：『鄒、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。』一切經音義八一引搢作縉。縉、搢古亦通用。

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，

正義：繫，音奚計反。

案黃善夫本正義『奚計反』下，更有『五帝德及帝繫姓，皆大戴禮文、及孔子家語篇名。漢儒者以二書非經，恐不是聖人之言，故或不傳學也。』四十字，與下文『儒者或不傳』下索隱之文略同。又案今傳孔子家語，乃魏、晉時僞書，（蓋卽王肅所僞託。）漢儒所不及見，不當與大戴禮並論也。

余嘗西至空桐，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空桐並作空峒。

東漸於海，

案書禹貢：『東漸于海，』（又見夏本紀。）僞孔傳：『漸，入也。』

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、堯、舜之處，風敎固殊焉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無至字，固作國。

案至字蓋涉上文『西至空桐』而衍，楓、三、南本是也。國乃固之形誤，楓、三、南本非也。

顧弟弗深考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弟，但也。史記、漢書見此者非一。』

案『顧弟』複語，顧亦但也。黃善夫本、殿本徐廣注『史記』並誤『史說。』

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。

索隱：帝皇遺事散軼，乃時時旁見於他記說。

案軼下本有事字，故索隱云『遺事散軼。』史通暗惑篇引此，軼下正有事字。

夏本紀第二

夏禹，名曰文命。

正義：『帝王紀云：父鯀妻脩己，見流星貫昴，夢接意感；又吞神珠薏苡，胷坼而生禹。名文命，字密。身九尺二寸長，本西夷人也。」……揚雄蜀王本紀云：「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。生於石紐。」』

案事文類聚前集十九引墨子：『修己山行，見流星貫昴，意感慤然。胷坼而生禹。』御覽七引列星圖：『流星貫昴，脩紀感而生禹。』八二引尚書帝命驗：『脩己山行，見流星，意感栗然，生姒戎文禹。（注：栗然，感貌。姒，禹氏。禹生戎地，一名政命。）』（又見路史後紀十三夏后氏紀注，『流星』下有『貫昴』二字，文下有命字，並是。）又引孝經鉤命決：『命星貫昴，脩已夢接生禹。（注：命使之星，謂流行之星也。）』又見路史夏后氏紀注。）一三五引河圖著命：『脩紀見流星，意感生帝文命戎禹。』（又見潛夫論五德志篇，帝上有白字。）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：『鯀娶於有莘氏之女，名曰女嬉，年壯未孳。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，意若爲人所感，因而妊孕，剖脊而產高密。』御覽八二引揚雄蜀王本紀：『禹本汶山廣柔縣人，生於石紐，其地名痢兒畔。禹母吞珠孕禹，坼堛而生。』（三國志蜀志秦宓傳注引譙周蜀本紀、路史後紀十二，痢兒畔並作剄兒坪，痢蓋剄之誤。）論衡奇怪篇：『禹母吞薏苡而生禹，故夏姓曰姒。』恢國篇：『禹母吞薏苡，將生，得玄圭。』淮南子脩務篇高誘注：『禹母脩己，感石而生禹，坼胸而出。』金樓子興王篇：『帝禹夏后氏，名曰文命，字高密。母修己，山行，見流星貫昴，意感；又吞神珠薏苡，胸坼而生禹於石紐。』劉子命相篇：『脩己見洞流星，而生夏禹。』又案初學記十九、御覽三七七並引帝王世紀：『禹長九尺九寸。』與正義引作『九尺二寸』異。（藝文類聚十一、御覽八二引與正義同。）金樓子亦稱禹『身長九尺九寸。』

禹之父曰鯀，鯀之父曰帝顓頊。

索隱：『皇甫謐云：「鯀，帝顓頊之子。字熙。」……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。漢書律歷志則云：「顓頊五代而生鯀。」按鯀既仕堯與舜，代系殊懸，舜卽顓頊六代孫，則鯀非是顓頊之子。蓋班氏之言，近得其實。』

案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：『禹父鯀者，帝顓頊之後。』淮南子氾論篇高誘注：『禹，顓頊後世，鯀之子也。』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：『禹，姒姓也。其先出自顓頊，顓頊生鯀。』吳越春秋之說，與漢書較合。

鴻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。下民其憂。

索隱：一作洪。鴻，大也。……

案治要、御覽八二引鴻並作洪，書堯典、皋陶謨、漢書地理志上皆同。古字通用。爾雅釋言：『襄，駕也。』郭璞注：『書曰：懷山襄陵。』書僞孔傳：『襄，上也。』舊注於書襄字，皆取駕、上之義。竊疑襄乃囊之借字，離騷：『忍尤而攘垢。』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攘借爲囊。攘諧襄聲，可借爲囊；則襄亦可借爲囊矣。『懷山襄陵』者，『懷山囊陵』也。懷、囊義近。特備新解，以俟知者。御覽引憂作咨。咨借爲嗞，說文：『嗞，嗟也。』廣韻上平聲之第七云：『嗞嗟，憂聲也。』

乃殛鯀於羽山以死。

正義：『……鯀之羽山，化爲黃熊，入于羽淵。熊，音乃來反。下三點爲三足也。束晳發蒙紀云：鼈三足曰熊。』

路史後紀十二注云：『大戴禮五帝德，孔云四凶之去，皆堯也。……國語亦云：「堯殛縣。」是縣之殛，非舜明矣。』

案殛與極通，謂困極也。說詳五帝本紀。五帝本紀稱『舜歸而言於帝〔堯〕，請殛鯀於羽山。』是殛鯀之事，屬之堯或屬之舜，皆可。此猶國語晉語五稱『舜之刑也殛鯀，』（鯀與鯀同。）而晉語八又云『鯀違帝命，殛之于羽山（韋昭注：帝，堯也）』也。（路史注引鯀作縣，縣亦與鯀同。）羅苹之說泥矣！左昭七年傳：『昔堯殛鯀于羽山，其神化爲黃熊，以入于羽淵。』釋文：『熊，一作能，如字；一音奴來反。三足鼈也。』吳越春秋云：『鯀投于水，化爲黃能。』爾雅

釋魚：『鼈三足，能。』王子年拾遺記二：『堯命夏鮌治水，九載無績，鮌自沈於羽淵，化爲玄魚。』蕭綺錄云：『尚書云：「堯殛鮌于羽山。」（今堯典鮌作鯀。）春秋傳曰：「其神化爲黃熊，以入羽淵。」是在山變爲熊，入水化爲魚也。』任昉述異記上云：『陸居曰熊。水居曰能。』又案正義鯀字，黃善夫本作鮌。正義三熊字，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熊。从三點以象三足，俗字也。

禹爲人敏給克勤。

案大戴禮五帝德勤作濟，家語五帝德勤作齊。濟、齊聲近義同。廣雅釋訓：『濟濟，敬也。』釋詁：『齊，敬也。』勤借爲謹，謹、敬義近。

聲爲律，身爲度，稱以出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士。』

索隱：『按大戴禮見作士。又一解云：上文聲與身爲律度，則權衡亦出於其身。故云「稱以出」也。』

正義：『言出教命皆合衆心，是「稱以出」也。出，一作士。按稱者衣服也。禹服縕衣纁裳，是士之祭服也。孝經鉤命決云：「禹，吾無閒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。」是也。其義亦通，不及出字之義也。』

考證：律，律呂也。度，尺度也。稱，適事之宜也。出猶爲也，行也。言聲之高下疾徐，合於律呂；身之進退屈伸，合於尺度。皆稱其宜而行也。

案莊子寓言篇：『鳴而當律。』猶此言『聲爲律』也。『稱以出』三字，總承上文言之，考證之說爲長。惟出一作士，舊說疑莫能決。正義之說，不能自信。竊以爲士乃出之隸變，（如敖、賣等字，本皆从出。）隸書爲漢代通行書，此文蓋本作『稱以士。』士卽出字。其作出者，後人所改也。大戴禮作『稱以上士。』上乃士之誤而衍者。（王聘珍解詁云：『稱，擧也。孔氏鄉飲酒義疏云：「上，正也。」廣雅云：「士，事也。」「稱以上士」者，稱其聲與身而正音樂尺度之事也。』所謂曲說強通者矣！）禮書：『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？』荀子禮論篇無士字，竊疑禮書本無出字，『士死』卽『出死，』後人不識士卽出字，乃據荀子於士下加出字耳。出，隸變作士，士、出遂往往相亂。呂后本紀：『齊內史士說王曰。』集解引徐廣云：『〔士〕一作出。』出蓋士之誤也。

亹亹穆穆，

案詩大雅文王：『亹亹文王，』毛傳：『亹亹，勉也。』爾雅釋訓：『穆穆，敬也。』

與人徒以傅土，行山表木。

集解：『尚書傅字作敷。馬融曰：敷，分也。』

索隱：『尚書作「敷土」，隨山刊木。」今案大戴禮作「傅土，」故此紀依之。……「表木，」謂刊木立爲表記。與孔注書意異。』

案御覽八二引傅作敷，蓋據書禹貢改。今大戴禮傅亦作敷，亦據禹貢改。馬氏訓敷爲分，傅亦分也。分有治理義。論語微子篇：『五穀不分。』釋文引鄭玄注：『〔分〕猶理。』卽其證。漢書地理志上引書刊作栞，淮南子脩務篇、本篇下文亦並作栞。說文引書作棧，云：『棧，槎識也。夏書曰：「隨山棧木。」讀若刊。栞，篆文，从幵。』（段注：壁中古文作棧；今文尚書作栞；則未知何時改爲刊也。）史公說棧爲表，謂表識也。是也。今皋陶謨、禹貢並作刊，藝文類聚十一引淮南子脩務篇、二六引本篇下文亦並作刊。借字。又案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『大戴禮』上並無『尚書作「敷土，隨山刊木。」今案』十一字。末句『與孔注書意異，』並作『尚書作「隨山刊木。」』

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，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「父鯀」疑衍，御覽引作「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。」』

案御覽所引略『父鯀』二字，不足據。金樓子興王篇『先人父鯀』四子同；惟『功之』作『之功，』與御覽引此文合。

居外十三年，過家門不敢入。

梁玉繩志疑云：此及河渠書、漢書溝洫志皆言禹在外十三年，與孟子言八年異。御覽八十二卷引尸子作『十年不闚其家。』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又作七年，當以孟子爲定。

案荀子非相篇注亦引尸子云：『禹之勞，十年不窺其家。』（窺與闚同。）所謂『十年，』蓋舉成數言之。吳越春秋言禹『七年聞樂不聽。過門不入。』『七年』蓋『十年』之誤。（七字絜文作十，與百、十字無別。古文、漢隸並作十，與

十形近，亦易相亂。）河渠書：『夏書曰：『禹抑洪水十三年，過家不入門。』書皋陶謨孔疏引過上有三字，蓋據孟子『三過其門而不入』（滕文公上篇及離婁下篇）加之也。帝王略論稱禹『治水十三年，三過其門，聞兒泣聲而不入也。』亦兼本孟子言之。（列女傳母儀篇啓母塗山傳亦稱禹『三過其家，不入其門。』）卑宮室，致費於溝洫。

集解：『包氏曰：方里爲井，井閒有溝，溝深廣四尺。十里爲成，成閒有洫，洫廣深八尺。』

考證：包說據周考工記。然可以概夏制。

案治要引洫作洫，論語泰伯篇同。洫、洫正、假字。包說本考工記匠人，今考工記洫作洫；論語包注洫亦作洫。

水行乘船。

案書鈔一三九引船作舟，本篇下文同。說文欋下引虞書、本書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並引夏書、呂氏春秋愼勢篇、淮南子齊俗篇及許注、脩務篇及高注、文子自然篇、書皋陶謨僞孔傳、金樓子興王篇、帝王略論皆作舟。

泥行乘橇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他書或作蔈。」駰案孟康曰：「橇形如箕，擿行泥上。」如淳曰：「橇，音茅蔈之蔈。謂以板置其泥上，以通行路也。」』

案本書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並引夏書橇作毳（皋陶謨孔疏引河渠書及釋文引溝洫志並作橇）；尸子（皋陶謨釋文及孔疏、路史餘論九引）、淮南子脩務篇高注並作蔈；說文引虞書作輴；淮南子齊俗篇及許注並作楯；淮南子脩務篇、文子、皋陶謨僞孔傳並作輴。橇、毳、蔈、輴、楯、輴，一物也。（參看俞正燮癸巳存稿一、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及漢書補注。下『山行乘檋』條同。）又案皋陶謨釋文引服虔云：『木橇，形如木箕，擿行泥上。』與孟康注合。溝洫志孟康注、如淳注橇並作毳，『置其泥上，』無其字。御覽八二、說文繫傳十一引此亦並無其字。

山行乘檋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檋一作橋。音丘遙反。」駰案如淳曰：「檋車，謂以鐵如錐頭，長半寸，施之履下，以上山不蹉跌也。」』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漢書溝洫志檡作揭；……河渠書作橋。……』

案說文引虞書檡作欙；尸子（河渠書徐廣注、皋陶謨孔疏、路史餘論九及後紀十三注引）、呂氏春秋、文子、皋陶謨僞孔傳並作樏；淮南子脩務篇及高注並作蔂。蔂乃蘲之省，欙、蘲正、假字，樏乃欙之省；帝王略論作轎。橋、轎古、今字。檡、揭、橋（轎）、欙（樏、蔂），一物也。又案溝洫志如淳注檡亦作揭。說文繫傳引此如淳注檡下無車字，『施之』作『施于，』（之、于同義。）『上山』下有則字。河渠書集解引徐廣曰：『橋一作檡。檡，直轅車也。』皋陶謨孔疏引徐注檡作輦，輦乃檡之省。

嵎夷既略，

集解：『馬融曰：嵎夷，地名。用功少曰略。』

索隱：『孔安國云：「東表之地稱嵎夷。」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，在遼西。鐵，古夷字也。』

考證：古鈔本嵎字從土，與札記所引宋本、舊刻本合。古文也。索隱本作嵎，蓋後人依今文改。見尚書撰異。

案景祐本嵎作堣，集解引馬融注同。廣雅釋詁：『略，治也。』此文略亦當訓治，馬注非。（王氏廣雅疏證、尚書述聞並有說。）又案殿本索隱兩鐵字並作銕，說文：『銕，古文鐵。』

濰，淄其道。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其並作既。此作其，與書禹貢及漢書地理志合。其、既同義。（古書虛字集釋五有說。）

海濱廣潟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澤；又作斥。』

案禹貢潟作斥。潟、澤、斥，古並通用。河渠書：『瀕澤鹵之地四萬餘頃。』詩小雅甫田孔疏引澤作潟；御覽七五引作斥，與此同例。

其篚檿絲。

索隱：『爾雅云：「檿，山桑。」是蠶食檿之絲也。』

案索隱云云，是所據本畬作檿，禹貢、地理志並作檿。（段玉裁尚書撰異云：二

字古音同讀如音。）

蒙、羽其藝。

集解：『……孔安國曰：二山可以種藝。』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正文、注文藝並作蓺。禹貢及僞孔傳同。藝、蓺古、今字。

大野既都，

考證：尚書都作豬。

案書鈔四引禹貢豬作瀦。豬、都古通，豬、瀦古、今字。下文「彭蠡既都。」禹貢都作豬，論衡書虛篇作瀦，與此同例。

東原底平。

正義：……水去已致平復，言可耕種也。

案底訓致，則當作厎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並作厎。（地理志亦作厎，王先謙補注云：官本厎作底。）厎、底之義迥別，俗書往往相亂。

其田上中，賦中中。

案其字涉上文『其土』字而衍，上下文例可照。

貢維土五色。

正義：『韓詩外傳云：……各取方土，苴以白茅，以爲社也。』

案正義所引，乃外傳佚文。禹貢孔疏引『各取方土，』作『各取其方色土。』『以爲社』下，有『明有土謹敬絜清』字。孝經諸侯章邢昺疏亦引外傳此文，文亦有出入。

羽畎夏狄，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夏狄，狄雉名也。……。』

案狄字景祐本同。黃善夫本作翟，蓋據禹貢改。（伯目三四六九敦煌古文本禹貢作狄。）黃本注文狄字尚存其舊；殿本正文既作翟，又改注文作翟以就之，甚矣其妄也！

淮夷蠙珠暨魚。

索隱：……蠙，一作玭。並步玄反。暨，古暨字。暨，與也。言夷人所居水之處有此蠙珠與魚也。又作濱，濱，畔也。地理志顏注亦云：『蠙，字或作玭。』禹

貢釋文云：』蠙，字又作蚍。』蠙與玭同，蚍蓋玭之俗。說文：『玭，珠也。从玉，比聲。宋宏云：「淮水中出玭珠。玭，珠之有聲者。」蠙，夏書玭。从虫、賓。』繫傳引書（禹貢）蠙作玭，與索隱及地理志注所稱作玭者合。索隱又稱『蠙又作濱。』蠙、濱形近，又涉上文『泗濱』字而誤也。禹貢息作暨，敦煌古文本作息。

震澤致定。

索隱：『震，一作振。』

段玉裁尚書撰異云：廣雅釋地作振澤。

案震、振古通，五帝本紀：『振驚朕眾。』堯典振作震，與此同例。

瑤、琨、竹箭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瑤、琨，皆美玉也。』

案敦煌古文本禹貢僞孔傳『美玉』作『美石，』是也。禹貢孔疏引王肅云：『瑤、琨，美石次玉者也。』（參看段氏尚書撰異。）

齒、革、羽、旄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象齒、犀皮、鳥羽、旄牛尾也。』

正義：『……按西南夷常貢旄牛，尾爲旌旗之飾，書、詩通謂之旄。故尚書云：「右秉白旄。」詩云：「建旐設旄。」皆此牛也。』

案旄字景祐本同。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毛，蓋據禹貢改。審集解引僞孔傳及正義云云，（正義之說本禹貢孔疏。）是正文本作旄。史公蓋以旄說禹貢之毛耳。（下文同。）段氏尚書撰異謂禹貢『本是旄字，衞包案改作毛。』考敦煌古文本禹貢已作毛，衞包於天寶三年受詔改古文尚書從今文，敦煌古文本乃天寶未改字以前寫本，（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敍錄卷一第二輯經部有說。）則段說不足信矣。地理志舊本亦作旄，（師古注可證。段氏撰異、王氏補注及尚書孔傳參正並有說。）今本作毛，蓋亦後人據禹貢所改也。

島夷卉服。

集解：孔安國曰：南海島夷，草服葛越。

考證：史記原本島作鳥，此後人所改，上文可證。

案景祐本島作鳥，集解引僞孔傳同。島乃鳥之俗省。敦煌古文本禹貢及僞孔傳亦並作鳥。（今本作島。）段氏尚書撰異謂禹貢『本作鳥，衞包改爲鳥字；』並云：『本紀作鳥，則淺人用天寶後尚書改之。』（此卽考證所本。）夫敦煌古文本作鳥，既在衞包改字之前，則作鳥非衞包所改；此文之作鳥，亦不得以爲淺人用天寶後尚書所改，段說蓋兩失之矣！

其篚織貝，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織，細緻也。……』

考證：『集解「細緻，」晝傳作「細紵。」』

案殿本集解引僞孔傳亦作『細紵，』蓋據禹貢僞孔傳改。

雲土夢爲治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「雲土夢，」柯、凌本與索隱本合。錢大昕三史拾遺引淳熙耿秉本同。館本作「雲夢土。」辨見撰異。』（館本卽殿本。）

案黃善夫本亦作『雲夢土。』景祐本作『雲夢土，』『夢土』二字之間右旁加一符號，以示當乙作『雲土夢』耳。

榮播既都，

考證：『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播作潘。張文虎曰：宋本舊刻作潘，與說文合。段注謂「潘正字，播假借。」是也。』

案景祐本播亦作潘。

被明都。

索隱：明都，音孟豬。孟豬澤，在梁國睢陽縣東北。爾雅、左傳謂之孟諸，今文亦爲然。唯周禮稱望諸，皆此地之一名。

段氏尚書撰異云：地理志述禹貢作盟豬。

案禹貢明都作孟豬，卽索隱『音孟豬』所本。伯目三一六九敦煌古文本禹貢作盟豬，與地理志述禹貢合。又案索隱『孟豬澤』云云，本禹貢孔疏。

汶、嶓既藝。

索隱：汶，一作嶓；又作岷。

案禹貢、地理志汶並作岷；閩本地理志作嶓（王氏補注引錢大昕說），與此索隱

所稱『一作嶓』者合。黃善夫本索隱嶓作嶓。說文：『嶓，嶓山也。在蜀湔氐西徼外。从山，象聲。』段注：『此篆省作嶓；隸變作汶、作岷；俗作岷。』所謂『省作嶓，』與黃本作嶓合。

其土青驪。

考證：尚書驪作黎。

案地理志亦作黎。驪、黎正、假字，小爾雅廣詁：『驪，黑也。』

熊羆狐貍織皮。

案貍字禹貢、地理志並同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狸。貍、狸正、俗字。

荆、岐已旅。

禹貢已作既。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敍錄云：卷子本凡既皆作旡。史記夏本紀作已，當是旡字之誤。

案史公以已說禹貢之既，已非旡之誤也。上文『沱、涔已道，』禹貢已作既，亦同此例。

貢璆琳琅玕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璆琳，皆玉名。琅玕，石而似珠者。』

案禹貢、地理志璆並作球，球、璆同字。又案集解引僞孔傳云云，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石下並有名字，蓋涉上『玉名』字而衍。禹貢僞孔傳石下亦無名字。

沂及岐，至于荆山。

索隱：沂，一作岍。

案禹貢沂作岍（釋文：岍，字又作沂）。

又東至于盟津。

索隱：盟，古孟字。

案禹貢盟作孟，古字通用。周本紀：『東觀兵，至于盟津。』藝文類聚十二引盟作孟，魯周公世家：『武王九年，東伐至盟津。』正義：『盟作孟。』（據考證本。）並同此例。

又東爲滄浪之水，

案禹貢、地理志滄並作滄，古字通用。孟子離婁篇：『有孺子歌曰：『滄浪之水

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』字亦作滄。

又東北入于海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「毛本『東北』作『北東，』與禹貢合。傳云：『北折而東也。』漢志、顏師古注並同。」』

案殿本『東北』亦作『北東。』

又東北至于涇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舊刻無北字，與經文及漢志合。……』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有北字。

致愼財賦。

案日本古寫本財作來。

百里賦納總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甸服內近王城者。禾稾曰總。供飼國馬也。』

案殿本總作總，集解引僞孔傳同。總、總正、俗字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僞孔傳甸下並脫服字，（禹貢僞孔傳有服字。）『供飼國馬，』並作『供食國之馬。』食、飼古、今字。殿本甸下亦脫服字，『供飼』倒作『飼供。』

天下於是太平治。

考證：羣書治要太作大。

案治要引此無『天下』二字。太當作大，王氏雜志已據治要正之。

信其道德，

考證：『「信其道德，」皋陶謨作「允迪厥德。」則史文當作「信道其德。」下文亦云：「道吾德，乃女功序之也。」』

案『其道』乃『道其』之誤倒，段玉裁尚書撰異已疑作『信道其德』之誤。皋陶謨僞孔傳：『迪，蹈。厥，其也。其，古人也。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。』史公以道說迪，道、蹈古通，（列子黃帝篇：『向吾見子道之，』又云：『此吾所以道之也。』唐盧重玄注本道並作蹈，卽其比。）蹈猶行也。道亦行也。其當讀爲已，『信道其德，』猶云『誠行已德』耳。下文『道吾德，』（皋陶謨作『迪朕德。』僞孔傳亦釋迪爲蹈。）猶言『行吾德』也。

眾明高翼，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、凌本高作亮。

案亮乃高之形誤。皇陶謨高作厲（據治要引。今本作勵），史公以高說之。厲借爲蠣，說文：『蠣，巍高也。讀若厲。』（參看王念孫廣雅釋詁四疏證。）

毋敎邪淫奇謀。

案日本古寫本敎作敢，是也。今本皇陶謨作敎，亦誤。『毋敢『猶『不敢，』周書無逸：『不敢荒寧。』卽其例。敢，古文作敩，與敎形近；敦煌本古文尚書敢多作敢（無逸之『不敢，』卽作敢），敢與敎形尤近，故易亂也。（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，引皇陶謨作『無敖佚欲有國。』敖亦敢之誤。）

來始滑，

索隱：古文尚書作『在治忽。』今文作『采政忽。』先儒各隨字解之。今此云『來始滑，』於義無所通。蓋來、采字相近，滑、忽聲相亂，始又與治相似，因誤爲『來始滑。』今依今文音『采政忽』三字。

皇陶謨『在治忽。』王引之述聞云：『忽讀爲滑。滑，亂也。「在治滑，」謂「察治亂」也。滑、忽古同聲相通，史記夏本紀正作滑。』

案索隱以『來始』爲『采治』之誤，是也；惟謂『滑、忽聲相亂，』則非。滑、忽古通，從王引之說。『采治滑』與『在治忽』同旨，采者在之借字，爾雅釋詁：『在，察也。』采亦察也。索隱又謂『今文作「采政忽。」』竊疑今文尚書本作『采治忽，』亦謂『察治亂』也。唐人避高宗諱，以政代治耳。淮南子氾論篇：『禹之時，以五音聽治。』初學記十六、白帖六二引治並作政，與此同例。

予卽辟，女匡拂予。

考證：辟，邪僻。拂讀爲弼。

案卽猶若也，『予卽辟，』猶言『予若邪僻』也。下文『帝卽不時，布同善惡則毋功。』卽亦猶若也（皇陶謨卽作若）。本書卽義同若之例甚多。

諸眾讒嬖臣，君德誠施，皆清矣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君，一作吾。』

案集解云云，景祐本無君字；黃善夫本、殿本君並誤臣。『一作吾』，吾蓋君之形誤。

禹曰：予辛壬娶塗山，癸甲生啓，予不子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塗山，國名。辛日娶妻，至于甲四日，復往治水。』

索隱：『……系本曰：「塗山氏女，名女憍。」是禹娶塗山氏，號女憍也。又按尚書云：「娶于塗山，辛壬癸甲。啓呱呱而泣，予弗子。」今此云：「辛壬娶塗山，癸甲生啓。」蓋今文尚書脫漏，太史公取以爲言，亦不稽其本意。豈有辛壬娶妻，經二日生子。不經之甚！』

正義：『此三（原誤五）字爲一句，禹辛日娶，至甲四日，往理水。及生啓不入門，我不得名子，以故能成水土之功。又一云：「過門不入，不得有子愛之心。」帝繫云：「禹娶塗山氏之子，謂之女憍，是生啓」也。』

考證：『……張文虎曰：「『辛壬』錯在『塗山』上，傳寫偶誤。裴引傳文，但增『四日』二字，（岷案今本皇陶謨僞孔傳無四字，有日字。張氏失檢。）餘無所辨；張亦祇依集解爲說。似所見本皆不誤。小司馬適據誤本，不能辨正，反謂『今文脫漏』。不思甚矣！」愚按「癸甲」下當補「出、往」等字面，「生啓予不子」五字一句。言塗山氏有孕生啓，予過門不入，不得子視之也。……』

路史後紀十二：『〔禹〕行年三十，取於塗山氏，曰嫗。是爲攸女。辛壬癸甲行，十月而生啓，啓見其父呱呱而泣，而弗皇子也。』注：『……呂氏（佚文）云：「禹娶塗山，不以私害公。自辛至甲，越四辰而復往治水。」或謂「辛壬癸甲爲四年，然後有啓。太史公言『辛壬娶，癸甲生啓。』繆矣！」或云「『癸甲』下缺文。」俱妄。夫娶與生子，乃自二事。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，一也。子生啼而不暇子之，二也。吳越春秋（越王無余外傳）云：「娶于塗山，辛壬癸甲禹行，十月而生子。」是啓十月而生也。列女傳（母儀篇啓母塗山傳）言「娶四日而去治水。啓既生，呱呱。」是矣。王逸（楚辭天問篇注）言「辛酉日娶，甲子日去而有啓。」故說文（侌下）云：「九江當塗，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。」而水經（淮水注）亦言「汝、淮之俗，至今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。」』

案路史後紀十二及注云云，可補考證之未備。此文當讀『予辛壬娶塗山』句。

『癸甲生』句。『啓予不子』句。生乃𠂤之隸變。𠂤，契文往字。（說文作徃。隸變作往；亦作徃。）此古字之僅存者。惜後人不識，遂異說紛紜矣！呂氏春秋『自辛至甲，越四辰而復往治水。』集解引僞孔傳：『辛日娶妻，至于甲四日，復往治水。』並可爲此文生卽往字之旁證。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：『禹娶塗山，謂之女嬌。取辛壬癸甲禹行。十月女嬌生子啓。』所謂『禹行，』行猶往也。藝文類聚十五引列女傳：『啓母塗山之女者，夏禹之妃，塗山女也。曰女嬌。禹取四日而去治水。啓既生，呱呱而泣。禹三過其門，不入子之。』（又見御覽一三五。今本列女傳母儀篇啓母塗山傳，文有出入。）所謂『而去治水，』去亦猶往也。索隱引世本及正義引帝繫之女憍，黃善夫本並作女嵁。殿本索隱引世本『名女憍。』憍亦作嵁。御覽一三五引帝王世紀亦云：『禹始納塗山氏女，曰女嵁。』路史後紀十三注謂『世本、世紀皆作嬌。』與吳越春秋及列女傳合。嵁蓋嬌之誤，（嬌、嵁形近，又聯想及女嵁氏而誤也。）漢書古今人表作女趫，（蓋卽路史後紀十二作趫所本。）嬌、憍、趫，古字通用。御覽八二引帝王世紀：『帝啓一名建；一名余。』金樓子興王篇同。路史後紀十三：『帝啓曰會（注：見紀年；連山作余）；一曰建（注：見年代曆）。』正義：『禹辛日娶，』至『以故能成水土之功。』云云，本皇陶謨孔疏，（孔疏又本僞孔傳）所謂『我不得名子，』未得子字之義；又一云『不得有子愛之心。』是也。子借爲字，詩大雅生民：『牛羊腓字之。』毛傳：『字，愛也。』周書康誥：『于父不能字厥子，』僞孔傳：『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。』此文子字，與彼兩文字字同義。

陟天之命，

考證：皇陶謨陟作勑。勑，謹也。

案治要引皇陶謨勑作敕。敕，古勑字。敕、陟古通，本書封禪書：『伊陟曰：妖不勝德。』集解引徐廣云：『陟，古作敕。』卽其比。

舜又歌曰，

考證：皇陶謨無舜字。

案帝王略論亦無舜字。

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。

案殿本辟作避，御覽八二引同，辟、避正、假字。孟子萬章篇、意林五引魏文帝典論亦並作避。

而后舉益，任之政十年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十年，』孟子作「七年，」形近易亂。疑今本史文傳寫誤。』

案十蓋本作十，漢隸七皆作十，（居延漢簡、武威漢簡並同。）後人不識，誤爲百、十字耳。

益讓帝禹之子啓，而辟居箕山之陽。

集解：孟子陽字作陰。

正義：按陽，卽陽城也。

案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云：『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。』意林引魏文帝典論云：『禹崩，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陰。事見史記。』是史記舊本陽作陰，與孟子合。又案景祐本黃善夫本集解『孟子』下並衍曰字。黃本正義『按陽』作『按陰。』

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，

案初學記十引朝作歸。歸，籀文歸。金樓子興王篇云：『人不歸益而歸啓。』

有扈氏不服。

集解：『地理志曰：扶風鄠縣是扈國』

索隱：『地理志曰：扶風鄠縣是扈國。』

案黃善夫本無索隱。殿本無集解。

有扈氏威侮五行。

王引之書甘誓述聞云：威，疑當作蔑。威者，蔑之假借也。蔑，輕也。『蔑侮五行，』言輕慢五行也。

案作威，義自可通，無煩改字。阮元甘誓校勘記云：『古本威作畏。』威、畏古通，尙書習見。（皋陶謨：『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。』盤庚：『予豈汝威？』僞古文泰誓下：『作威殺戮。』校勘記並云：『古本威作畏。』皆同例。）威當借爲猥，畏、猥古亦通用，莊子庚桑楚篇：『以北居畏壘之山。』釋文：『畏，本又作

猥。』卽其證。僞古文泰誓下：『今商王受狎侮五常。』『猥侮』猶『狎侮』也。

天下咸朝。

案御覽八二引朝作歸。

夏后帝啓崩。

案御覽八二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帝啓……在位九年，年八十餘而崩。』

子帝太康立。

案左襄四年傳疏、哀元年傳疏引太並作大，蓋故本如此。（左哀元年傳疏引書僞五子之歌及序、襄四年傳疏引僞五子之歌序、亦並作大康。）

太康崩，弟中康立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：『太康無道，在位二十九年，失政而崩。』左僖三十一年傳疏、襄四年傳疏、哀元年傳疏、路史後紀十三上及注引中皆作仲，中、仲古通，書僞古文胤征亦作仲康。

帝中康時，

案景祐本提行。

中康崩，子帝相立。帝相崩，子帝少康立。

索隱：……然則帝相自被篡殺，中間經羿、浞二氏，蓋三數十年。而此紀總不言之，直云『帝相崩。子少康立。』疏略之甚！

正義：……按帝相被篡，歷羿、浞二世四十年。而此紀不說，亦馬遷所爲疏略也！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：『帝相，一名相安。』景祐本『帝相崩』上空一格，下文每帝崩上皆空一格。左襄四年傳疏：『夏本紀云：「仲康崩，子相立。相崩。子少康立。」都不言羿、浞之事。是馬遷說之疎也！』索隱、正義立說相同，並本於孔顥達疏。

子帝予立。

索隱：『音佇。……國語云：杼能帥禹者也。』

案景祐本予作宁，下同。御覽八二引紀年亦作宁；又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帝宁，一號后予；或曰公孫曼。能率禹之功，夏人報祭之。在位十七年。』路史後紀十三下

云：『帝杼，一曰松曼。』注：『見代曆。世紀云：「或作公孫曼」非。』索隱引國語云云，黃善夫本、殿本帥並誤師，帥與率同。

子帝槐立。

索隱：音回。系本作帝芬。

案御覽引紀年：『后芬立四十四年。』又引帝王世紀：『帝芬，一名帝槐；或曰祖武。在位二十六年。』槐作芬，並與世本合。漢書人表亦作芬。

子帝芒立。

案御覽引紀年：『后芒陟位五十八年。』又引帝王世紀：『帝芒，一名和。』路史作『帝芒如。』

子帝泄立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：『帝泄，一名帝世；或曰泄宗。在位十六年。』路史泄作洩，泄、洩正、俗字。云：『是爲世宗。』注：『見年代曆。世紀云「一名帝世。」誤。』

子帝不降立。

索隱：系本作帝降。

案御覽引紀年：『不降……立十九年。』又引帝王世紀：『帝不降，一名帝降；或曰北成。』有注云：『北字，或作江字。』路史注引世本亦云：『帝降，或曰北成。』

弟帝扃立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：『帝扃（原誤局），一名帝禺；或曰高陽。在位二十一年。』

子帝廑立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：『帝廑，一名頊；或曰董江。在位二十年。』路史：『帝廑一曰頓。』注：『見年代曆。世紀云：廑，一曰頓。』頓蓋頊之誤。

好方鬼神，

案御覽引方下有術字。

諸侯畔之。

案御覽引畔作叛（下文『而諸侯多畔，亦引作叛），古字通用。路史亦作叛。

其后有劉累，

集解：『服虔曰：后，劉累之爲諸侯者。夏后賜之姓。』

案后字景祐本同。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後，御覽引同。（右昭二十六年傳亦作後。）作后是故書，正義論字例所謂『後字作后。』此其驗也。黃善夫本集解后字尙存其舊，殿本亦改爲後矣。漢書人表累作絫，師古注：『古累字。』

受豕韋之後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受，一作更。」駰案賈逵曰：「劉累之後，至商不絕，以代豕韋之後。……」』

梁玉繩云：『徐廣謂「受，一作更。」與左傳合。蓋古字通用。周紀：「膺更大命。」本作受。』

案左昭二十九年傳受作更。集解引賈逵注『以代豕韋之後。』正以代釋更。此文作受，乃更之誤。更正作叐，與受形近，故致誤耳。周本紀之『膺更大命，更又受之誤也。梁說非。

子帝皐立。

案御覽引紀年：『后昊立三年。』有注云：『帝皐也。』又引帝王世紀：『帝皐一名皐苟。』（路史注引世紀皐苟作皐簡。）

帝皐崩，子帝發立。帝發崩，子帝履癸立，是爲桀。』

案『帝皐崩』上，『帝發崩』上，下文『帝桀之時』上，景祐本皆空一格。御覽引紀年：『后發，一名后敬；或曰發惠。』有注云：『其子立爲桀。』

夏桀不務德，而武傷百姓。

案御覽引武作虐。大戴禮少閒篇：『桀不率先王之明德，乃荒耽于酒，淫泆于樂，德昏政亂，作宮室高臺、汙池土察，以民爲虐。粒食之民，惛焉幾亡。』御覽七六七引史記：『桀有力，能伸鉤、索鐵。』今本史記無此文。淮南子主術篇：『桀之力，制觡、伸鉤、索鐵、歙金。』或御覽誤以淮南子之文爲史記也。又御覽引帝王世紀：『帝桀淫虐，有才力，能伸鉤、索鐵。』敦煌本帝王略論：『桀少有力，能申鉤、索鐵。』焦氏易林九注引史記：『夏桀爲傾宮瑤臺，殫百姓之

財。湯伐之，放於南巢。』今本史記無此文。文選張平子東都賦李善注引汲冢古文：『夏桀作傾宮瑤臺，殫百姓之財。』（又見文選左太沖吳都賦劉淵林注、御覽八二、路史發揮六，文有出入。）或焦氏易林注誤以汲冢古文之文爲史記也。淮南子地形篇：『傾宮旋室。』高誘注：『傾宮，宮滿一頃田中也。』又淮南子本經篇：『桀爲琁室瑤臺。』（帝王略論室作宮。）列女傳孽嬖篇夏桀末喜傳：『桀……造瓊室瑤臺，以臨雲雨。殫財盡幣，意尙不饜。』御覽引帝王世紀：『〔桀〕爲瓊室瑤臺。』金樓子箴戒篇：『夏桀作爲璿臺瑤室。』

湯修德，諸侯皆歸湯。湯遂率兵以伐夏桀，桀走鳴條，遂放而死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從禹至桀十七君，十四世。」駰案汲冢紀年曰：有王與無王，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。』

索隱：『徐廣曰：「從禹至桀十七君，十四世。案汲冢紀年曰：有王與無王，用歲四百七十一年。』

正義：『……淮南子云：湯敗桀於歷山，與妹喜同舟浮江，奔南巢之山而死。』案淮南子脩務篇：『湯夙興夜寐，以致聰明。輕賦薄斂，以寬民氓。布德施惠，以振困窮。弔死問疾，以養孤孀。百姓親附，政令流行。乃整兵鳴條，困夏南巢，譙以其過，放之歷山。』（高注：南巢，今廬江居巢是。歷山，蓋歷陽之山。）本經篇：『湯乃以革車三百乘，伐桀於南巢，放之夏臺。』主術篇：『湯革車三百乘，困之鳴條，擒之焦門。』（高注：『焦，或作巢。』莊逵吉云：『焦與巢古字通。）正義引淮南子云云，律書正義亦引之，蓋淮南子許愼注。列女傳：『湯遂放桀，與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，死于南巢之山。』（又見御覽引帝王世紀。）當卽許注所本。大戴禮少閒篇：『禹崩十有七世，乃有末孫桀卽位。』三代世表亦云：『從禹至桀十七世。』御覽引紀年：『自禹至桀十七世，有王與無王，用歲四百七十一年。』焦氏易林二注引史記：『夏歷世四百七十八年。』今本史記無此文，疑誤以紀年爲史記，八當作一。又案索隱云云，與集解重出，黃善夫本、殿本並無之。

桀謂人曰：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，使至此！

案淮南子氾論篇：『故桀囚於焦門，而不能自非其所行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。』

用國爲姓。

梁玉繩云：姓當作氏。

案路史國名紀四引此作『以國爲氏。』用、以同義。

斟尋氏、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「斟氏、尋氏。」』

案左哀元年傳尋作鄩。集解云云，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『一作』皆作『一云。』

斟氏戈氏、

考證：『錢大昕云：索隱本「斟氏戈氏」作「斟戈氏。」卽「斟灌」也。戈、灌聲相近，上氏字衍。』

案左襄四年傳、哀元年傳、漢書人表、潛夫論五德志篇、御覽引帝王世紀皆作斟灌。

或言禹會諸侯江南，

案周禮夏官職方氏賈公彥疏引『諸侯』下有於字。

夏本紀第二　　史記二

附記：

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日本古寫本夏本紀，三年前曾往參觀，匆匆默識數事，惜未能詳加比勘也！五十五年三月廿五日記於臺北慕廬。

殷本紀第三

殷契，

正義：契，音薛。

案御覽八三引此作『殷之祖契。』並有注云：『音薛。』乃正義之文。所據蓋正義本。（御覽所引史記，大都爲集解本。）則殷下多『之祖』二字，或正義本然也。三代世表、論衡奇怪篇、漢書人表、藝文類聚十五引世本、九二引列女（原誤仙）傳（母儀篇契母簡狄傳）、十一引帝現世紀、五帝本紀正義及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、帝王略論，契皆作卨。卨，古契字。（說文作偰。）司馬相如列傳載

子虛賦有云：『契不能計。』漢書、文選契並作卨，與此同例。

母曰簡狄，有娀氏之女，爲帝嚳次妃。

集解：『淮南子曰：有娀在不周之北。』

索隱：舊本狄作易，易、狄音同。又作逿，吐歷反。

正義：『按記云：「桀敗於有娀之墟。」有娀當在蒲州也。』

案路史後紀九下注引書中候狄作易：漢書人表作逿；淮南子地形篇及高注、脩務篇高注、藝文類聚十一及御覽八十（及三七一、八五八）引帝王世紀、金樓子興王篇皆作翟，狄、易、逿、翟，古並通用。日本高山寺古寫本女下有也字，詩商頌譜孔疏引同。列女傳母儀篇契母簡狄傳亦有也字。古寫本嚳作俈，俈與嚳同。（已詳五帝本紀。）集解引淮南子，見地形篇。索隱『舊本狄作易，易、狄音同。』黃善夫本作『舊本作易，狄音同。』狄字當在作字上（或在舊字上）；否則易字當疊。殿本作『狄，舊本作易，音同。』

三人行浴，見玄鳥墮其卵，簡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。

案洪邁容齋隨筆七引『玄鳥』作燕，『玄鳥』卽燕也。褚少孫續三代世表引詩傳、論衡奇怪篇、恢國篇、詰術篇、淮南子脩務篇注亦皆作燕。亦謂之乙，詩商頌玄鳥毛傳：『玄鳥，乙也。』爾雅釋鳥：『燕燕，乙。』邢昺疏云：『諸緯候皆言「簡狄吞乙卵而生契。」是玄鳥又名乙也。』續三代世表索隱引此『見玄鳥墮其卵，』作『玄鳥翔水遺卵。』御覽一三五引墮亦作遺。詩大雅生民疏、商頌玄鳥疏並引〔尚書〕中候契握云：『玄鳥翔水遺卵。』（又見禮記月令孔疏、御覽八三、路史後紀九下注。）索隱所引蓋與中候契握之文相溷也。爾雅疏引墮作隋，墮、隋正、假字。古寫本取下有而字，續三代世表索隱、御覽一三五、爾雅疏引並同。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二、藝文類聚九二並引列女傳作『簡狄得而吞之。』（今本列女傳作『簡狄得而含之，誤而吞之。』）亦有而字。藝文類聚十引史記云：『帝嚳少妃有娀氏女簡狄，以春分玄鳥至之日，祀于高禖。有玄鳥遺其卵，簡狄吞之，孕生契，爲殷始祖。』（又見御覽九二二、記纂淵海九七，祀並作祠，古字通用。）與此文頗異。詩玄鳥傳：『春分玄鳥降，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，配高辛氏帝。帝率與之祈于郊禖，而生契。』釋文：『「郊禖，」本亦作「

高禖。」』呂氏春秋仲春紀：『是月也，玄鳥至。至之日，以太牢祀於高禖。』（又見禮記月令，祀作祠。）高誘注：『周禮媒氏，以「以仲春之月合男女。於時也，奔則不禁。」（今本周禮則作者，義同。）因祭其神於郊，謂之郊禖。郊音高相近，故或言高禖。王者后妃，以玄鳥日至，祈繼嗣於高禖。』又案論衡案書篇：『殷本紀言「契母簡狄浴於川，遇玄鳥墜卵，吞之，遂生契焉。』乃引大意。遇，此作見，義同。爾雅釋詁：『遇，見也。』墜，此作隊，義同。列女傳亦作墜。遂，此作因，義同。列女傳亦作遂。廉頗藺相如列傳：『趙王因以括爲將，代廉頗。』通鑑周紀五因作遂。亦因、遂同義之證。

五品不訓。

案御覽八三引訓作遜，五帝本紀作馴，義並同。（說已詳五帝本紀。）

汝爲司徒，而敬敷五教，五教在寬。

考證：〔五教在寬，〕古鈔、南本無『五教』二字，舜紀亦無，與堯典合。

案古寫本（卽考證所稱古鈔本）汝作女。景宋本御覽八三引『在寬』上亦無『五教』二字，蓋涉上句而誤疊也。

封于商。

集解：『鄭玄曰：「商國在太華之陽。」皇甫謐曰：「今上洛商是也。」』

案古寫本、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于並作於，御覽引同。集解云云，古寫本、黃善夫本太並作大。左襄九年傳疏引太亦作大。水經丹水注：『契始封商。魯連子曰：「在太華之陽。」皇甫謐、闞駰並以爲上洛商縣也。』王國維云：『商非上雒之商，古之宋國，實名商邱。商在宋地。』（詳觀堂集林十二說商。）

賜姓子氏。

集解：『禮緯曰：祖以玄鳥生子也。』

案續三代世表：『契生而賢，堯立爲司徒，姓之曰子氏。』堯當作舜。論衡奇怪篇：『嚳母吞燕卵而生嚳，故殷姓曰子。』詰術篇：『商吞燕子而生，則姓爲子氏。』白虎通姓名篇：『殷姓子氏，祖以玄鳥子也。』又案集解云云，殷本『禮緯』上有『駰案』二字。古寫本『生子』二字倒（下無也字），是也。『以玄鳥子生，』猶言『以燕卵生』也。

契卒，子昭明立。昭明卒，子相土立。

集解：『宋忠曰：……』

案書帝告、釐沃序孔疏引世本云：『昭明居砥石。』景祐本『昭明卒』上空一格。自此至下文『主癸卒，子天乙立。』每帝卒上皆空一格。又案集解所引宋忠，黃善夫本作宋衷，衷卽忠也。

相土卒，子昌若立。

案古寫本提行別書。自此至下文『主癸卒，子天乙立。』每帝卒及其子立，皆提行別書。

子曹圉立。

索隱：系本作遭圉也。

梁玉繩云：索隱引世本作粮圉；禮祭法疏引世本作遭圉；漢書人表又作根圉。……曹乃遭之省；粮乃根之譌。

案索隱遭圉，黃善夫本作粮圉；殿本作糧圉。梁氏據漢書人表謂『粮乃根之譌。』疑是。根誤爲粮，復易爲糧耳。

冥卒，子振立。

索隱：系本作核。

王國維云：『卜辭多記祭王亥事，祭禮最隆。必爲商之先王先公無疑。案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，商先祖中無「王亥。」惟云「冥卒，子振立。振卒，子微立。」索隱：「振，系本作核。」漢書古今人表作垓。然則史記之振，當爲核或垓之譌也。』（詳觀堂集林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『王亥』條。）

案王說是也。卜辭作亥，世本作核，亥、核古通，釋名釋天：『亥，核也。』玉燭寶典十引詩紀歷樞曰：『亥者，核也。』並其證。漢書人表作垓，垓諧亥聲，當亦與亥、核通用。

主癸卒，子天乙立。是爲成湯。

索隱：『湯名履，書曰「予小子履。」是也。又稱天乙者，……故國語曰：「玄王勤商，十四代興。」玄王，契也。』

王國維云：湯名天乙，見於世本及荀子成相篇，而史記仍之。卜辭有大乙，無

天乙。商初葉諸帝，如大丁，如大甲，如大庚，如大戊，皆冠以大字，則湯自當稱大乙。（詳王氏王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『大乙』條。』

案書帝告、釐沃序疏引是上有天乙二字。詩商頌那疏引中候雒予命云：『天乙在亳。』注：『天乙，湯名。』藝文類聚十二、御覽八三亦並引尚書中候云：『天乙在亳；』又並引帝王世紀云：『成湯，一名帝乙。』金樓子興王篇：『成湯，姓子，名履，字天乙。』天乙非字也。又案古寫本『索隱』作『貞曰。』書帝告、釐沃序疏云：『周語曰：「玄王勤商，十四世而興。」玄王，謂契也。』卽索隱『故國語』云云所本。

成湯。自契至湯，八遷。

考證：成湯二字衍。楓、三、南本、洞本舊刻本皆無。

案御覽八三引逸書云：『成湯。自契至湯，八遷。』與此文同。書帝告、釐沃序云、『自契至于成湯，八遷。』自上亦無成湯二字。

湯始居亳。

集解：『皇甫謐曰：梁國穀熟爲南亳，卽湯都也。』

案集解云云，古寫本亳作蕩，蕩乃薄之誤，亳、薄古通，下文集解諸亳字，古寫本皆作薄，是也。

道乃進。

案治要引乃作廼，古寫本作迺。廼，迺之俗變。迺，古乃字。下文諸乃字，古寫本亦多作迺。

汝不能敬命，予大罰殛之。

案金樓子罰作伐，古字通用。廣雅釋詁一：『罰、伐，殺也。』又釋詁四：『罰，伐也。』古寫本殛作極，下文『天命殛之。』古寫本亦作極。殛、極古通，說已見五帝本紀。之字承上文汝字而言，汝，舊本當作女。竊疑『予大罰殛之，』猶言『予大罰殛女。』之與女同義。下文『女不從誓言，予則帑僇女。』又云：女（今本誤毋，說詳後）不有功於民、勤力迺事，予乃大罰殛女。』（古寫本殛亦作極。）並與此句法同。彼文用女，此文用之，其義一也。

伊尹名阿衡。

索隱：『孫子兵書，伊尹名摯。孔安國亦曰伊摯。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。按阿，倚也。衡，平也。言依倚而取平。書曰：「惟嗣王弗惠于阿衡。」亦曰保衡。皆伊尹之官號，非名也。……尹，正也。謂湯使之正天下。』

案金樓子興王篇名作號。詩商頌長發：『實維阿衡，實左右商王。』鄭箋：『阿，倚。衡，平也。伊尹，湯所依倚而取平。故以爲官名。』孔疏：『伊是其氏。尹，正也。言其能正天下，故謂之伊尹。阿衡，則其官名也。〔書〕君奭曰：「在昔成湯既受命，時則有若伊尹，格于皇天。在太甲，時則有若保衡，格于上帝。」〔鄭玄〕注云：「伊尹，名摯。湯以爲阿衡。至太甲，改曰保衡。阿衡、保衡皆公官。」然則伊尹、摯、阿衡、保衡，一人也。』此文索隱，蓋兼本鄭箋及孔疏。國語晉語一韋昭注：『伊尹，湯相伊摯也。』文心雕龍神思篇：『伊摯不能言鼎。』並舉伊尹之名。

阿衡欲奸湯而無由，乃爲有莘氏媵臣。

案古寫本奸字同，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干，藝文類聚七三、御覽七五六、唐太宗帝範求賢篇注引並同。金樓子亦作干。奸、干古通，（莊子天運篇：『孔子謂老聃曰：丘治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六經，自以爲久矣，孰知其故矣。以奸者七十二君。』本書十二諸侯年表序、儒林列傳奸並作干，與此同例。）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注引魯連子亦云：『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。』列女傳辯通篇齊管妾婧傳：『夫伊尹，有藝氏之媵臣也。』藝與莘同，漢書人表亦作藝。字亦作侁，呂氏春秋本味篇：「有侁氏女採桑，」高誘注：『侁讀曰莘。』卽其證。

負鼎俎，以滋味說湯，致于王道。

集解：『列女傳曰：湯妃，有莘氏之女。』

案集解引列女傳云云，見母儀篇湯妃有藝傳，今本莘作藝，女弟歐纘芳云：『御覽一三五引藝作莘。』與此同。

或曰：伊尹處士，湯使人聘迎之，五反然後肯往從湯。

案御覽四七四引曰作云。景宋本白帖七引『處士』作『隱居，』疑臆改。古寫本後作后，與正義論字例合。

遇女鳩、女房，作女鳩、女房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鳩、房二人，湯之賢臣也。……』

案書汝鳩、汝方序房並作方，僞孔傳同。方、房古通。

自天下四方，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『天下』作『上下。』

案古寫本仍作『天下，』考證恐失檢。金樓子、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並作『上下。』

嘻，盡之矣！

案金樓子、大戴禮注嘻並作噫。

祝曰：欲左左，欲右右。

案白帖二五引祝下有之字，『欲左、』『欲右』下並有者字。賈子新書諭誠篇同。金樓子祝下亦有之字。呂氏春秋異用篇、賈子新書禮篇、新序雜事五、藝文類聚十二及御覽九四八引帝王世紀、帝王略論『欲左、』『欲右』下，亦皆有者字。

不用命，乃入吾網。

案白帖引命下有者字。大戴禮注同。

及禽獸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獸下有矣字。

案白帖引獸下亦有矣字。呂氏春秋、賈子新書禮篇、諭誠篇、新序皆同。

夏桀爲虐政淫荒。

案御覽三四一引『虐政淫荒，』作『虐亂婬荒。』（婬、淫正、假字。）下更有『酗酣于酒，不脩厥政，天下叛之。』十二字。

格女眾庶，來，女悉聽朕言。

考證：『李笠曰：「尚書湯誓作『格爾眾庶，』無來字。疑史文原只作『汝眾庶來。』以來代格。後人涉尚書文，妄增格字。」』

案古寫本上女字同，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汝。湯誓作『格爾眾庶，悉聽朕言。』竊疑此文本作『女眾庶來，悉聽朕言。』後人據湯誓妄增格字，悉上又涉上文而誤衍女字耳。（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謂此文本作『來女眾庶，悉聽朕言

。』）

不敢不正。

案古寫本正作政，古字通用。下文『舍我嗇事而割政。』湯誓政作正，卽其比。正、政並借爲征，詩魯頌泮水：『桓桓于征。』鄭箋：『征，征伐也。』

舍我嗇事而割政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。』

考證：楓、三本政下有夏字。

案湯誓嗇作穡，穡、嗇正、假字。古寫本政下亦有夏字（寫在下文『女其曰』上，中隔集解之文），蓋後人據湯誓妄加。據僞孔傳，則湯誓本無夏字；（段玉裁尚書撰異有說。）集解既引僞孔傳以釋此文，則此文本亦無夏字。『割政』猶『奪征，』（參看吾友屈萬里教授尚書釋義湯誓篇。）湯誓下文『率割夏邑，』史公說割爲奪，卽割、奪同義之證。

夏王率止眾力，率奪夏國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桀之君臣，相率遏止眾力，使不得事農；相率割剝夏之邑居。』

案兩率字，並語助，『下文有眾率怠不和。』率亦語助，經傳釋詞九有說。集解引孔安國云云，古寫本孔安國作馬融，『割剝』作『割虧。』竊疑此乃湯誓馬融舊注，僞孔傳本之，（僞孔傳作『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，以絕眾力，謂廢農功；相率割剝夏之邑居，謂征賦重。』）今各本此文馬融之作孔安國，乃後人據僞孔傳改之也。

有眾率怠不和。

集解：『馬融曰：眾民相率怠惰，不和同。』

案集解云云，古寫本惰作隋，景祐本、黃善夫本並作墮。墮，或隳字。惰、隋、墮，古並通用。又案湯誓僞孔傳：『眾下相率爲怠惰，不與上和合。』蓋本於馬注。

予則帑僇女，無有攸赦。

案古寫本帑作奴，無作毋。奴、帑正、假字。毋與無同。

桀敗於有娀之虛，桀犇於鳴條。

案古寫本、景祐本虛並作墟，金樓子同。虛、墟正、俗字。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引犇作奔，犇、奔古、今字。

湯遂伐三㚔，俘厥寶玉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三㚔，國名。……』

案書典寶序㚔作朡，僞孔傳同。古字通用。

義伯、仲伯作典寶。

案書典寶序義作誼，義、誼古通。

於是諸侯畢服。

梁玉繩云：『它本或作「諸侯心服」；或作「諸侯服，」連下湯字爲句。並非。後書王暢傳注引史云：「于是諸侯畢服。」』

案梁氏稱它本畢作心，心乃必之壞字，或淺人所改。殿本脫畢字。古寫本、景祐本、黃善夫本畢並作必。必、畢古通，左隱元年傳：『同軌畢至。』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畢作必，韓非子大體篇：『則物不必載。』治要引必作畢，淮南子天文篇：『草木必死。』玉燭寶典五引必作畢。皆其比。

湯歸至于泰卷陶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一無此陶字。」孔安國曰：「地名，湯自三㚔而還。」』

索隱：『鄒誕生卷作坰；又作洞。則卷當爲坰，與尚書同。非衍字也。其下陶字是衍耳。何以知然？解尚書者，以「大坰今定陶」是也。舊本或備記其地名，後人轉寫，遂衍斯字也。』

考證：『錢大昕云：「卷、坰聲相近，泰與大古文通。」愚按書序亦無陶字，索隱是。』

案集解引徐廣注，古寫本在卷字下，作「一無此字。」蓋謂一本無卷字也。索隱謂『卷非衍字，其下陶字是衍耳。』正對一本無卷字而言。是所據本徐注原在卷字下，古寫本蓋存索隱本之舊也。景祐本以降，徐注皆在陶字下，蓋後人據索隱『陶字是衍』之說而移之，且又於此字下增陶字耳。泰卷，書仲虺之誥序作大坰，下無陶字。泰卷與大坰同，（如錢說。）則一本無卷字者非，索隱謂『陶字

是衍』者是也。（如考證說。）又案索隱稱『鄒誕生卷作坰。』黃善夫本、殿本坰並誤餉。書序孔疏：『大坰，地名，未知所在。當是定陶。』索隱所謂『解尚書者，以「大坰今定陶」是也。』蓋指孔疏而言。

既紬夏命，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紬其王命。』

案湯誥序紬作黜，僞孔傳同。紬、黜古通，周本紀：『既紬殷命，』書周官序紬作黜，又云『王紬翟后』，國語周語中紬作黜，春申君列傳：『紬攻取之心。』長短經七雄略注紬作黜，太史公自序：『紬聰明。』漢書司馬遷傳紬作黜，皆其比。

還亳，作湯誥。

案古寫本亳作薄，下文『既葬伊尹於亳。』亳亦作薄。古字通用，說已見前。

毋不有功於民、勤力迺事，予乃大罰殛女，毋予怨。

案『毋不』疑本作『女不，』女、毋形近，又涉下『毋予』字而誤也。迺（同乃）猶女也。乃（古寫本作迺）猶則也。此言『女不有功於民、勤力女事，予則大罰殛女，毋予怨』也。上文『汝不能敬命，予大罰殛之，無有攸赦。』又云：『女不從誓言，予則帑僇女，無有攸赦。』句法並同。

古禹、皋陶。

案古寫本古作故，義同；又皋作睾。睾，睪之變。睪，俗皋字。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『皋分澤片』者是也。

故后有立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立，一作土。』

案土乃立之誤。土，俗書作圡（古寫本徐注土正作圡），與立形近，故致誤耳。

又案徐注云云，古寫本、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皆無立字。

不道毋之在國，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之，一作政。』

案政借爲征，征與之義近。爾雅釋言：『征，行也。』又案徐注云云，古寫本（（無之字）在之字下。

湯乃改正朔、易服色，上白，朝會以晝。

正義：殷家尚白，晝日色白也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無易字。愚案『上白』二字，後人旁注，誤入正文。『上白』見篇末。

案古寫本（乃作迺）亦無易字，金樓子興王篇同。『上白』，正義作『尚白，』與篇末合。上、尚古通。又案正義已釋『上白』二字；且『上白』與『朝會以晝，』義正相因，考證以爲『旁注誤入正文，』無據。篇末『而色尚白，』乃引孔子語，正與此相應也。

湯崩。

集解：『皇覽曰：「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，去縣三里。冢四方，方各十步。高七尺，上平處平地。漢哀帝建平元年，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，因行湯冢。」劉向曰：「殷湯無葬處。」皇甫謐曰：「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。爲天子十三年，年百歲而崩。」』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集解「御史」當作「史御。」』

案集解『御史，』古寫本正作『史御。』又災作灾，『百歲』上有一字。景祐本災亦作灾，灾與災同。金樓子云：『〔湯〕崩，葬於濟陰亳縣東北郭，去縣三里，冢高七尺。漢哀帝時，遣大司空行湯冢。又說曰：「殷湯無葬處。」此言非焉。』蓋從皇覽之說，而非劉向說也。又案御覽八三引韓詩內傳云：『湯爲天子十三年，百歲而崩。藏於徵。今扶風徵陌是也。』

太子太丁未立而卒。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。

案古寫本太丁並作大丁。（漢書人表太亦作大。）惟下文『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。』則仍作太丁。下文太甲，古寫本作大甲，或作太甲，亦不一律。羅振玉古寫本跋，謂『卷中所載太丁、太甲，字皆作大。』失檢。

是爲帝外丙。

案古寫本外丙下有也字，與下文句法不一律，疑衍。御覽八三引紀年云：『外丙勝居亳。』

帝外丙卽位三年崩。

案景祐本帝上空一格。下文『帝中壬卽位四年崩。』『帝太甲元年。』『帝沃丁

之時。』『帝太庚崩。』帝上皆空一格。

是爲帝中壬。

案古寫本中作仲（上下文並作中），御覽八三引此及下文同。三代世表亦作仲。中、仲古通。（夏本紀已有說。）孟子萬章篇、書僞咸有一德孔疏引紀年、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、御覽八三引璞語中皆作仲。

帝中壬卽位四年崩。

案古寫本提行。下文『帝太甲元年。』『帝太康崩。』『帝雍己崩。』『帝盤庚之時。』『帝辛崩。』皆提行。

太甲，成湯適長孫也。

案御覽八三引適作嫡。適、嫡古、今字。下文『廢適而更立諸弟子。』御覽引適亦作嫡，與此同例。

是爲帝太甲。

案古寫本太作大，下文『帝太甲元年。』『帝太甲旣立三年。』『帝太甲居桐宮三年。』『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。』『褒帝太甲稱太宗。』太皆作大。惟上文『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。太甲，成湯適長孫也。』下文『帝太甲修德。』『迺作太甲訓三篇。』則仍作太。

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。三年。

正義：『晉太康地記云：「尸鄉南有亳阪，東有城，太甲所放處也。」……』

案古寫本放上有乃字。書僞咸有一德疏引紀年云：『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。』亦有乃字。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云：『桐宮，湯殷之墓地，有離宮可居。在鄴西南。』又案正義『亳阪，』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『亳坂，』坂與阪同。

伊尹攝行政當國，以朝諸侯。

考證：『竹書紀年云：「……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，太甲潛出自桐，殺伊尹。乃立其子伊奮，命復其父之田宅，而中分之。」……』

案竹書紀年伊奮上有伊陟二字，（書疏引紀年同。）考證脫引，當補。御覽八三引璞語云：『伊尹放太甲，乃自立四年。』所云『四年，』未知何據。

迺作太甲訓三篇。

考證：書序無訓字。

案御覽八三引此亦無訓字。

褒帝太甲稱太宗。

集解：『書無逸：太甲享國三十三年。』

案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太甲脩政，殷道中興，號曰太宗。……一名祖甲。享國三十三年。』又案古寫本、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皆無集解之文。集解疑正義之誤，此蓋考證據僧幻雲所錄正義之文也。特誤書爲集解耳。

子沃丁立。

案御覽八三引紀年云：『沃丁絢卽位，居亳。』

帝沃丁之時，伊尹卒，旣葬伊尹於亳。

集解：『皇覽曰：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。亳近己氏。』

正義：『……帝王世紀：伊尹名摯，爲湯相，號阿衡。年百歲，卒。大霧三日，沃丁以天子禮葬之。』

案古寫本亳作薄，注同。（注皇覽誤皇甫謐。）亳、薄古通，說已詳前。水經泗水注引崔駰云：『殷帝沃丁之時，伊尹卒，葬于薄。（下引皇覽曰：『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。』崔駰疑裴駰之誤。）蓋本此文。論衡感類篇引〔漢張霸僞古文尚書〕百兩篇云：『伊尹死，大霧三日。』書沃丁序疏引皇甫謐〔帝王世紀〕云：『沃丁八年，伊尹卒。卒年百有餘歲，大霧三日，沃丁葬之以天子禮，祀以太牢，親臨喪，以報大德。』（又見御覽十五。）竹書紀年載太甲『殺伊尹，天大霧三日。』抱朴子良規篇亦云：『伊尹終於受戮，大霧三日。』又案殿本集解，皇覽上有『駰案』二字。

咎單遂訓伊尹事，

案古寫本咎作臼，臼、咎古通，周本紀：『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。』詩王風譜疏引臼作咎，與此同例。

弟太庚立。

案古寫本太作大，下同。漢書人表亦作大。御覽八三引紀年云：『小庚辯卽位，居亳。』有注云：『卽大庚也。』（鮑刻本御覽注大作太。）

帝太庚崩，子帝小甲立。

案御覽八三引作『帝太庚在位二十五年，崩。子帝小甲立。』又引紀年云：『小甲高卽位，居亳。』（御覽引下文每帝皆有在位之年，疑據帝王世紀之類所補。）

帝小甲崩，弟雍己立。

案御覽引作『帝小甲在位十七年，崩。弟雍己立。』又引紀年云：『雍己伷卽位，居亳。』

帝雍己崩，弟太戊立。

案御覽引作『帝雍己在位十二年，崩。弟太戊立。』古寫本太作大，下同。漢書人表、藝文志、金樓子興王篇皆作大。書君奭孔疏云：『殷本紀云：「太甲崩，子沃丁立。崩，弟太庚立。崩，子小甲立。崩，弟雍己立。崩，弟太戊立。」是太戊爲太甲之孫，太庚之子。三代表云：「小甲，太庚弟。」雍己、太戊，又是小甲弟。則太戊亦是沃丁弟，太甲子。本紀、世表，俱出馬遷，必有一誤。』

桑穀（原誤穀）共生於朝。

案說文：『穀，楮也。』詩小雅鶴鳴：『其下維穀。』毛傳：『穀，惡木也。』孔疏引陸璣疏云：『幽州人謂之穀桑。荆、揚人謂之穀。中州人謂之楮。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。』古寫本此文無共字，帝王略論同。封禪書作『有桑穀生於廷。』（漢書郊祀志同。又見說苑君道篇，廷作庭，古通。）亦無共字。

一暮大拱。

索隱：『此云「一暮大拱，」尙書大傳作「七日大拱。」與此不同。』

案封禪書作『一暮大拱，』（又見漢書郊祀志。）與此同。呂氏春秋制樂篇作『昏而生，比旦而大拱。』（說苑君道篇兩載此事，一作『昏而生，比旦而拱。』卽本呂氏春秋，拱上蓋脫大字。帝王略論作『旦而大拱。』亦本呂氏春秋。）與『一暮大拱』同旨。論衡狀留篇、感類篇、家語五儀解、書咸乂序僞孔傳皆作『七日大拱。』與索隱引尙書大傳同。漢書五行志、御覽八三引尙書大傳並作『七日而大拱。』說苑君道篇、敬愼篇、論衡異虛篇皆同。韓詩外傳三作『三日而大拱。』又案書咸乂序孔疏：『「七日大拱，」伏生書傳有其文。……殷本紀云：「一暮大拱。」言一夜卽滿拱。所聞不同，故說異也。』似卽索隱所本。

而祥桑枯死而去。

索隱：『劉伯莊言：枯死而消去不見。今以爲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。』

考證：『祥，疑當作穀。「而去」二字疑衍。桑穀之祥，呂氏春秋、韓詩外傳爲湯時；書大傳、漢五行志爲武丁時；此據書序。崔述曰：此必一事而傳之者異。……史記以此事爲太戊時者，近是。』

案治要、御覽八三引死下並無『而去』二字，或卽考證所本。惟類書引書多刪削省略，不可輕信。據索隱引劉伯莊言『枯死而消去不見。』是舊本原有『而去』二字矣。竊疑此文本作『而祥桑穀枯死而去。』與上文『亳有祥，桑穀共生於朝。』相應。今本惟脫穀字耳。桑穀事，封禪書、論衡感類篇、漢書郊祀志、藝文志、家語五儀解、詩鶴鳴陸璣疏（詳上）、書咸乂序疏引皇甫謐〔帝王世紀〕、帝王略論，皆屬之太戊；說苑敬愼篇、論衡無形篇、變虛篇、異虛篇、劉子禍福篇，皆屬之武丁。（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說，亦屬之武丁。考證所云『漢五行志爲武丁時。』其說不明。）說苑君道篇、論衡順鼓篇並兩載桑穀事，一以屬之太戊；一以屬之武丁。

伊陟贊言于巫咸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贊，告也。巫咸，臣名也。』

案古寫本巫作巫，注同，下文亦同。（下文『巫賢任職，』御覽八三引巫亦作巫。）巫，巫之變。帝王略論正作巫。巫，俗巫字，與巫相似。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『巫混經旁』者是也。褚少孫續張丞相列傳：『誣以夫人賊殺婢。』日本六朝古寫本誣作誣，巫亦巫之變也。

作咸乂，

案書序乂作乂，古字通用。

中宗崩，

案御覽八三引作『中宗在位七十五年。』年下蓋略崩字。

子帝中丁立。中丁遷于隞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「地名。」皇甫謐曰：「或云：河南敖倉是也。」』

索隱：隞，亦作囂。並音敖字。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中並作仲（下同），書君奭孔疏引同。（書仲丁序亦作仲。中、仲古通，說已見前。）御覽引中亦作仲（下同），隞作敖；並引紀年云：『仲丁卽位元年，自亳遷于囂；』又引帝王世紀云：『仲丁徙囂；或曰敖。今河南之敖倉是也。』隞、敖古通；兩囂字並囂之誤。書仲丁序作囂，孔疏引皇甫謐〔帝王世紀〕亦作囂。

河亶甲居相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河亶甲整卽位，自囂遷于相。征藍夷，再征班方。』囂乃囂之誤。

祖乙遷于邢。

索隱：邢音耿，近代本亦作耿。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。

王國維云：『尚書序：「祖乙遷於耿。」史記作邢，索隱以爲「河東皮氏縣之耿鄉。」然仲丁遷隞，河亶甲居相，其地皆在河南北數百里內。祖乙所居，不得遠在河東。說文邢下云：「地近河內懷。」指左傳（宣六年）、戰國策（魏策：「秦固有懷地邢邱。」史記魏世家作「懷地邢邱。」）之邢邱（杜注：在河內平皐縣）也。邢邱卽邢虛，猶言商邱、殷虛。祖乙所遷，當卽此地。』（觀堂集林十二說耿。此條承陳槃庵兄見告。）

案書祖乙序邢作耿，與索隱所稱近代本合。孔疏引皇甫謐云：『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。』卽索隱說所本。御覽引紀年云：『祖乙勝卽位，是爲中宗。居庇。』（景宋本無『居庇』二字。）與史記以太戊爲中宗異。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中有斷片云：『中宗祖乙牛吉。』稱祖乙爲中宗，與紀年合。王國維以紀年爲是。（詳王氏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『中宗祖乙』條。王氏引紀年勝作滕。）

帝中丁崩，帝外壬立。

案御覽引『帝中丁崩，』作『帝仲丁在位十一年。』年下蓋略崩字；又引紀年云：『外壬居囂。』囂乃囂之誤。

帝外壬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外壬在位五年，崩。』

河亶甲時，殷復衰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河亶甲上有帝字。

案御覽引河亶甲上亦有帝字。

河亶甲崩。

案御覽引作『河亶甲在位九年，崩。』

帝祖乙立，殷復興。

案帝王略論殷下有道字。

祖乙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祖乙在位十九年。』年下蓋略崩字。

帝祖辛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祖辛在位十六年，崩。』

弟沃甲立，是爲帝沃甲。

索隱：系本作開甲也。

梁玉繩云：書盤庚疏引史、索隱引世本均作開甲，紀年亦作開，疑沃字非。

案御覽引紀年沃甲亦作開甲，云：『帝開甲踰卽位，居庇。』書盤庚疏引此文作開甲，蓋與世本或紀年之文相亂，未可據以正正文沃字之非也。

帝沃甲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沃甲在位二十五年，崩。』

是爲帝祖丁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祖丁卽位，居庇。』

帝祖丁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祖丁在位三十二年，崩。』

立弟沃甲之子南庚，

考證：『南本沃甲上有帝字。中井積德曰：弟字當衍。』

古寫本弟作帝。羅振玉跋云：『考祖辛傳沃甲，沃甲傳祖丁。沃甲爲祖辛弟，祖丁爲祖辛子，祖辛焉能弟沃甲乎？然此字之誤，自宋本已然。惟此卷作「帝沃甲，」足正刊本之失。』

案羅氏從古寫本弟作帝，是也。惟所云『祖辛焉能弟沃甲乎？』祖辛乃祖丁之

誤。又案御覽引沃甲上無弟字。

是爲帝南庚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南庚更自庇遷于奄。』

帝南庚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南庚在位二十九年，崩。』

是爲帝陽甲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陽甲卽位，居奄。』

廢適而更立諸弟子，弟子或爭相代立。

案古寫本廢作癈，下文『商容賢者，百姓愛之；紂廢之。』古寫本亦作癈。廢、癈正、假字。老子十八章：『大道廢，有仁義。』敦煌景龍鈔本廢作癈，論語微子篇『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也？』敦煌何晏集解本微作癈。並同此例。古寫本『弟子』並作『子弟，』疑誤倒。

於是諸侯莫朝。

考證：南本無『於是』二字。

案古寫本亦無『於是』二字，御覽引同。

帝陽甲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陽甲在位十七年。』年下蓋略崩字。

盤庚渡河南，復居成湯之故居。

考證：『楓、三、南本『故居』作『故都。』

案古寫本渡作度，『故居』亦作『故都。』渡、度正、假字。御覽引『故居』作『故國。』

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，

案古寫本乃下有偏字，（羅振玉跋，誤以偏爲徧。）偏借爲徧，周本紀：『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。』彼文作徧，此文作偏，其義一也。莊子繕性篇：『禮樂徧行，則天下亂矣！』陳碧虛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徧作偏，庚桑楚篇：『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。』日本古鈔卷子本偏作徧。並偏、徧通用之證。

乃遂涉河南治亳。

集解：『鄭玄曰：治於亳之殷地。商家自此徙，而改號曰殷。』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盤庚旬自奄遷於北蒙，曰殷。』（書祖乙序疏、盤庚疏並引作『盤庚自奄遷于殷。』）又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帝盤庚徙都殷，始改商曰殷。』

又案集解云云，古寫本『此徙』作『徙此。』盤庚疏引鄭注亦作『徙此。』

然後百姓由寧。

案由猶以也。

帝盤庚崩，

案御覽引云：『在位十八年。』據所引上下每帝崩之文驗之，則此文當作『帝盤庚在位十八年，崩。』

弟小辛立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小辛頌〔卽〕位，居殷。』

殷復衰。

案御覽引殷下有道字。

帝小辛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小辛在位二十一年。』小辛上蓋略帝字，年下蓋略崩字。

弟小乙立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小乙歆居殷。』

帝小乙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小乙在位二十年，崩。』

子帝武丁立。

考證：南本武上無帝字，楓、三、南本立下有『是爲帝武丁』五字。

案詩商頌殷武孔疏、御覽引子下亦並無帝字。古寫本立下亦有『是爲帝武丁』五字。

三年不言，政事決定於冢宰，以觀國風。

考證：『三年不言』以下，采尙書無逸篇、論語雍也篇。

案古寫本疊事字，御覽引同。則當讀『三年不言政事』句。『事決定於冢宰』句。考證所謂論語雍也篇，乃憲問篇之誤。

得說於傅險中。

索隱：舊本作險；亦作巖也。

正義：『……墨子云：傅說衣褐帶索，傭築於傅巖。』

案古寫本險字旁注巖字。御覽引險亦作巖，下同。離騷、潛夫論五德志篇、書僞說命上、僞說命上疏及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、帝王略論皆作巖。又案正義引墨子云云，見尚賢中篇。

是時，說爲胥靡，

案呂氏春秋求人篇：『傅說，殷之胥靡也。』高誘注：『胥靡，刑罪之人也。』故遂以傅險姓之，號曰傅說。

案書僞說命上疏引以作令，並引鄭玄云：『得諸傅巖，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。』

明日，有飛雉登鼎耳而呴。

案古寫本飛作蜚，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引書〔高宗肜日〕序同。（今本書序作飛。）師古注：『蜚，古飛字。』（本篇下文『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。』治要引蜚作飛，楚世家：『三年不蜚不鳴，』御覽四五一引蜚作飛，並同此例。）詩商頌玄鳥孔疏引登作升，義同。本書三代世表、書序、尚書大傳二、帝王略論皆作升。（漢志引書序作登。）御覽引呴作雊，說文：『雊，雄雉鳴也。』雊、呴正、假字。三代世表、封禪書、書序、尚書大傳、漢書郊祀志上、帝王略論皆作雊。

祖己曰：王勿憂。先修政事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祖己，賢臣名。』

案集解『賢臣名，』古寫本名作也。書序僞孔傳同。

唯天監下，典厥義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唯作惟。

案書高宗肜日唯亦作惟，（古字通用。）下下有民字，敦煌本無民字，與此合。

古寫本『典厥義，』作『典厥德儀。』德字蓋涉下文而衍，義、儀古通。

中絕其命。

案高宗肜日作『民中絕命。』敦煌本無民字，與此合。

民有不若德，不聽罪，天既附命正厥德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不順德，言無義也；不服罪，不改修也。天以信命正其德，謂其有永有不永。』

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附作付，付、附古、今字。（段玉裁尚書撰異有說。）書梓材：『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。』釋文引馬融本付作附，與此同例。又案集解云云，古寫本順作愼，以作已，並古字通用；又謂下無其字。高宗肜日僞孔傳以亦作已（敦煌本作以），謂下亦無其字。

王嗣敬民，罔非天繼。常祀，毋禮于弃道。

集解：『孔安國曰：王者主民，當敬民事。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。……』

案集解云云，敦煌本及今本高宗肜日僞孔傳並同。『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。』古寫本作『無非天時所常嗣也。』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『無非天時，天時所常祀也。』皆非。

天下咸驩。

案詩商頌玄鳥疏引驩作懽。懽、驩正、假字。

帝武丁崩。

案後漢書郎顗傳注引帝王世紀云：『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，年百歲。』（又見御覽八三。）

帝祖庚立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祖庚曜居殷。』（景宋本曜誤躍。）

帝祖庚崩，弟祖甲立。

案御覽引『帝祖庚崩，』作『帝祖庚在位七年，崩。』又引紀年云：『帝甲載居殷。』

是爲帝甲。帝甲淫亂，殷復衰。

考證：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『帝甲』作『帝祖甲。』

案御覽引『帝甲淫亂，』甲上亦有祖字。（楊愼丹鉛續錄一引同。）書無逸孔疏引殷下有道字。

帝甲崩。

案古寫本甲上有祖字。御覽引云：『帝祖甲淫亂，殷復衰。在位十六年，崩。』

乃連上文引之。所引此文當作『帝祖甲在位十六年，崩。』

子帝廩辛立。

索隱：漢書古今人表及帝王代紀，皆作馮辛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馮辛先居殷。』廩亦作馮。索隱馮字，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憑。馮、憑古通。三代世表『帝廩辛。』索隱：『或作馮辛。』作馮，乃索隱之舊也。

帝廩辛崩，弟庚丁立。

案御覽引『帝廩辛崩，』作『帝廩辛在位六年，崩。』又引紀年云：『庚丁居殷。』

帝庚丁崩，子帝武乙立。

案御覽引『帝庚丁崩，』作『帝庚丁在位三十一年，崩。』又引紀年云：『武乙卽位，居殷。三十四年，周王季歷來朝，武乙賜地三十里，玉十穀，馬八疋。』

殷復去亳徙河北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帝武乙復濟河北，徙朝歌。』

帝武乙無道，

案古寫本無作毋，同。

乃僇辱之。

案御覽引僇作戮，金樓子箴戒篇同。戮、僇正、假字。

卬而射之，

案古寫本、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卬並作仰，御覽引同。卬、仰古、今字，此改今從古也。金樓子亦作仰。

武乙獵於河、渭之閒，

案古寫本獵作獦。獦，俗獵字。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『獵化爲獦』者是也。

子帝太丁立。

梁玉繩云：太丁不應重見，此與世表同誤。（人表及後漢書西羌傳亦誤從史。）竹書、世紀作文丁，是也。

案古寫本太作大，下同。漢書人表亦作大。御覽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帝文丁，一曰

大丁。』（鮑刻本大作太。）

帝太丁崩，

案御覽引作『帝太丁在位三年，崩。』又引紀年云：『太丁三年，洹水一日三絕。』

帝乙立，殷益衰。

案御覽引紀年云：『帝乙處殷，二年，周人伐商。』

帝乙長子曰微子啓，啓母賤，不得嗣。

梁玉繩云：啓當諱開，史例也。

案啓當避景帝諱作開，猶夏本紀及宋微子世家微子啓之作微子開。此後人復開爲啓耳。又案通鑑周紀一注引史記：『商帝乙生三子，長曰微子啓，次曰仲衍，季曰紂。紂之母爲后。帝乙欲立啓爲太子，太史據法爭之，曰：「有妻之子，不可立妾之子。」乃立紂。紂卒以暴虐亡殷國。』此疑誤引呂氏春秋當務篇之文。（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亦有類此之文。）

帝乙崩，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帝乙卽位三十七年。』

是爲帝辛，天下謂之紂。

案帝王略論云：『帝紂名辛，大名受。』御覽引紀年云：『帝辛受居殷。』

帝紂資辨捷疾，

案左宣十五年傳孔疏、御覽引辨並作辯，古字通用。

材力過人，手格猛獸。

正義：『帝王世紀云：「紂倒曳九牛，撫梁易柱」也。』

案古寫本格作挌，治要引同。挌、格正、假字，說文：『挌，擊也。』荀子非相篇：『古者桀、紂，長巨姣美，天下之傑也。筋力越勁，百人之敵也。』本書律書：『夏桀、殷紂，手搏豺狼，足追四馬，勇非徵也。』論衡語增篇：『傳語又稱：「紂力能索鐵伸鉤，撫梁易柱。」』帝王略論稱紂『手搏猛獸，撫梁易柱，曳九牛以行。』又案正義引帝王世紀云云，又見御覽八三。廣韻下平聲卷二牛下引史記云：『紂倒曳九牛。』疑誤引帝王世紀文。

知足以距諫，言足以飾非。

案治要、御覽、孟子梁惠王篇僞孫奭疏引『知足以距諫，』並作『智足以拒諫。』帝王略論同。知、智古通，古寫本、列女傳孽嬖篇殷紂妲己傳亦並作智。距、拒古、今字，左宣十五年傳孔疏引距亦作拒。景祐本距誤鉅。古寫本『言足以飾非，』作『僿是非之端。』治要、左傳疏並引作『飾是非之端。』僿，俗飾字。（莊子漁父篇：『而擅飾禮樂、選人倫以化齊民。』日本古鈔本飾作僿，與此同例。）列女傳言作辨，帝王略論作辯。辨、辯古通，說已見前。莊子盜跖篇柳下季稱其弟盜跖，亦『辯足以飾非。』

矜人臣以能，

案古寫本矜作矜。矜，俗矜字。左旁矛變爲弟，以此驗之，莊子應帝王篇：『因以爲弟靡，』列子黃帝篇弟作茅（釋文引莊子亦作茅），本書魯周公世家：『煬公作茅闕門。』徐廣引一本茅作第，並俗書相亂也。

以爲皆出己之下。好酒淫樂，嬖於婦人，愛妲己。

集解：『皇甫謐曰：有蘇氏美女。』

索隱：『國語：「有蘇氏女。」妲字，己姓也。』

考證：『南本皆上有人字，好上有紂字。國語晉語：「史蘇曰：殷辛伐有蘇氏，有蘇氏以妲己女焉。〔妲己有寵，〕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。」張文虎曰：「『愛妲己』句上，御覽百三十五引有『紂伐有蘇，有蘇人以妲己女焉。』二句，與國語合。疑今本史有脫簡。」』

案古寫本與南本同。御覽八三引皆上亦有人字，列女傳同。御覽一三五引列女傳好上亦有紂字，紂上更有『紂伐有蘇，有蘇女以妲己，美而辯，用心邪僻，夸比於體，戚施於貌。』二十五字，今本並無。所云『紂伐有蘇，有蘇女以妲己。』與御覽一三五引史記有『紂伐有蘇，有蘇人以妲己女焉。』二句亦相符。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亦云：『有蘇氏叛，紂因伐蘇，蘇人以美女妲己奉紂。』惟古寫本及治要引此文『愛妲己』上，已無『紂伐有蘇，有蘇人以妲己女焉。』二句，御覽八三引同。竊疑御覽一三五所引，乃據他書所加。集解引皇甫謐、索隱引國語云云，蓋恐讀者不知妲己爲有蘇氏女也。若正文本有『紂伐有蘇，有蘇人以妲己

女焉。』二句，則集解、索隱似無煩辭費矣。考御覽一三五引史記云：『紂伐有蘇，有蘇人以妲己女焉。紂愛妲己，妲己之言是從。武王殺之，斬以玄戈，懸之小白旗。』（戈蓋戉之壞字。）並有注云：『世本又載。』所引或與世本較合。妲己之言是從。

案書牧誓：『今商王受，惟婦言是用。』孔疏引此文妲己上亦有惟字。列女傳作『妲己之所譽貴之；妲己之所憎誅之。』（牧誓疏、御覽一三五引譽下、憎下並有者字。）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亦云：『所譽者貴，所憎者誅。』可迻注此文。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樂。

梁玉繩云：韓子十過、釋名、水經注八、拾遺記皆作師延，是也。此與人表並誤作涓。師涓出于晉平公、衞靈公之世，亦見韓子十過及呂子長見。補樂書者曾引之。（淮南泰族訓又誤以師延爲師曠時。）

考證：『淮南子原道訓：「耳聽朝歌、北鄙靡靡之樂。」北鄙卽北里。』

案師延爲紂樂人，師涓爲晉平公、衞靈公時樂人，亦見論衡紀妖篇、淮南子泰族篇許愼注、禮記樂記鄭玄注、國語晉語八韋昭注。此文師涓當作師延，梁說是也。金樓子箴戒篇言紂『重師涓聲。』與此同誤。淮南子泰族篇：『師延爲〔晉〕平公鼓朝歌、北鄙之音。』師延又師涓之誤矣。原道篇高誘注：『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。故師延爲晉平公歌之。』（『鄙邑』二字衍。）師涓與師延亦當互易。文選曹子建七啓注引此文淫下有之字，列女傳亦有之字；又『北里』作『北鄙。』樂書：『紂爲朝歌、北鄙之音。』劉子辯樂篇：『殷辛作靡靡之樂，始爲北聲。』

厚賦稅，以實鹿臺之錢，

集解：『如淳曰：「新序云：鹿臺，其大三里，高千尺。」』

案孟子梁惠王篇僞孫疏引錢作財，作錢是故書。焦氏易林十注引史記云：『商紂無道，造鹿臺，爲瓊室，高千尺。罷苦萬民之力。』疑誤引他書之文。新序刺奢篇：『紂爲鹿臺，七年而成。其大三里，高千尺。』（卽如淳所據。）帝王略論亦稱紂『造鹿臺。』

而盈鉅橋之粟。

集解：『……許愼曰；鉅鹿水之大橋也，有漕粟也。』

案孟子僞孫疏引鉅作距，古字通用。集解引許愼云云，蓋淮南子主術篇許注，古寫本『鉅鹿水』上有『鉅橋』二字。治要引作『鉅橋，鹿水之大橋也。』鹿上蓋脫鉅字。黃善夫本、殿本『大橋』下並無也字。

益收狗馬奇物，充仞宮室。益廣沙丘苑臺，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。

案書僞泰誓上孔疏引仞作牣，金樓子同。牣、仞正、假字。說文：『牣，滿也。』古寫本苑作菀。苑、菀正、假字。文選張平子西京賦：『上林禁苑。』敦煌唐永隆寫本苑作菀，與此同例。管子水地篇：『地者，萬物之本原，諸生之根菀也。』菀亦苑之借字。書疏、治要引蜚並作飛，蜚，古飛字。說已見前。

大冣樂戲於沙丘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冣，一作聚。』

古寫本、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冣皆作最，徐注同。錢大昕云：『最當作冣，說文：「冣，積也。」音與聚同。功臣表注：「孔子文生最。」此最字亦冣之譌。』

案此文正文、注文及功臣表注文，考證本並改最爲冣，是也。書疏引冣作聚，與一本合。古書冣誤爲最之例甚多，周本紀：『齊重，則固有周聚以收齊。』集解引徐廣云：『聚，一作最。最亦古之聚字。』考證本改最爲冣。亦是也。（參看王念孫讀書雜志四之九漢書馮唐傳顏聚條。）

以酒爲池，縣肉爲林。

案御覽六七八引尸子云：『桀、紂縱飲長樂，以苦百姓。六馬登糟丘，方舟泛酒池。』淮南子本經篇：『紂爲肉圃、酒池。』春秋繁露王道篇稱桀、紂『以糟爲丘，以酒爲池。』論衡語增篇：『傳語曰：紂沈湎於酒，以糟爲丘，以酒爲池。牛飲者三千人。』又云：『傳又言：紂懸肉以爲林。』又云：『傳言曰：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林。』文選潘安仁西征賦：『酒池鑒於商辛。』注引六韜：『太公曰：桀、紂王天下之時，積糟爲阜，以酒爲池，脯肉爲山林。』

使男女倮相逐其閒，

案列女傳倮作裸，金樓子作躶。論衡語增篇倮下有而字，帝王略論倮亦作躶，下亦

有而字。裸與嬴同，說文：『嬴，袒也。』（段注本改袒爲但。）重文作裸。倮，俗字。躶，尤俗。

百姓怨望，而諸侯有畔者。

案望借爲謗，說文：『謗，責望也。』『怨望』連文，本書習見，秦本紀：『上罷極，則以仁義怨望於上。』秦始皇本紀：『百姓怨望。』伍子胥列傳：『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無怨望。』李斯列傳：『日夜怨望。』淮陰侯列傳：『信由此日夜怨望。』皆其證。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『畔者』作『叛之者。』治要引此畔亦作叛。畔、叛古通，下文『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。』『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。』古寫本叛並作畔，亦同此例。

於是紂乃重刑辟，有炮格之法。

集解：『列女傳曰：膏銅柱，下加之炭，令有罪者行焉，輒墮炭中，妲己笑。名曰炮烙之刑。』

考證：『「炮格，」各本作「炮烙，」依古鈔、南本、宋本改，下同。呂氏春秋過理篇高誘注：「格，以銅爲之。布火其下，以人置上，人爛墮火而死。」韓非子喻老篇：「紂爲肉圃，設炮格，登糟邱，臨酒池。」「肉圃、」「炮格、」「糟邱、」「酒池，」皆相對爲文。今改爲「炮烙，」則文不相對矣。說詳於段氏尚書撰異、盧氏鍾山札記、王氏讀書志、張氏史記札記。』

案列女傳有作爲，（今本列女傳孽嬖篇殷紂妲己傳與集解所引略異。）有猶爲也。武帝本紀：『陛下必欲致之，則貴其使者，令有親屬。』（又見封禪書。）通鑑漢紀十二有作爲，與此同例。考證本依古鈔、南本、宋本改『炮烙』爲『炮格，』是也。格之作烙，蓋淺人因炮字偏旁而妄改。景祐本正文、集解亦並作炮格。』（黃善夫本正文、集解並作『炮烙。』）古寫本（卽古鈔本）正文、集解並作『炮挌。』俗書从木、从才之字不分，挌蓋格之俗變，考證以爲格字，是也。淮南子兵略篇：『使夏桀、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，則不至於爲炮烙。』日本古鈔本烙作格；要略篇稱紂『作爲炮烙之刑。』影寫北宋本烙作格；帝王略論稱紂『爲銅柱，以膏塗之，加于然炭之上，命人緣焉，墮而燒死。名曰炮格之刑。』格字亦不誤。皆可與此文相印證者也。又案書僞泰誓上疏引殷本紀云：

『紂爲長夜之飲，時諸侯或叛，妲己以爲罰輕。紂欲重刑，乃爲熬斗，以火燒之然。使人擧，輒爛其手不能勝。紂怒，乃更爲銅柱，以膏塗之，亦加於炭火之上，使有罪者緣之，足滑跌墜入中，紂與妲己以爲大樂。名曰炮烙之刑。』所引僅『紂爲長夜之飲』句，見於上文。『時諸侯或叛』以下，乃帝王世紀之文也。見御覽八三引。文選張孟陽劒閣銘注引六韜亦云：『紂患刑輕，乃更爲銅柱，以膏塗之，加於然炭之上，使有罪者緣焉，滑跌墮火中，紂與妲己笑以爲樂。名曰炮烙之刑。』『炮烙』並當作『炮格。』

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爲三公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九侯，一作鬼侯。鄴縣有九侯城。鄂，一作邘，音于。野王縣有邘城。』

正義：『括地志云：相州湯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，亦名鬼侯城。蓋殷時九侯城也。』

漢書人表九侯、鄂侯，作鬼侯、邢侯。王念孫雜志云：『史記魯仲連傳：「昔者九侯、鄂侯（鄂，俗書作鄂）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」徐廣曰：「九，一作鬼（明堂位：「脯鬼侯以饗諸侯。」正義曰：「鬼侯，殷本紀作九侯，九與鬼聲相近，故有不同也。」）。鄂，一作邢（邢，一本作邘，趙策作鄂）。」殷本紀：「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爲三公。」徐廣曰：「鄂，一作邘。」竹書紀年曰：「帝辛元年，命九侯、周侯、邘侯。」…邘卽鄂之譌，而邢又邘之譌也。趙策曰：「紂醢鬼侯，鄂侯爭之急，辨之疾，故脯鄂侯。」此卽世紀所謂「鄂侯以忠諫死」者也。作邢者字之誤耳。』

案御覽八三引此亦作『鬼侯、邢侯。』下同。九、鬼古通，逸周書明堂解、呂氏春秋行論篇及過理篇、國策趙策、淮南子俶眞篇、春秋繁露王道篇、書鈔四一及御覽三八一引帝王世紀、帝王略論九侯皆作鬼侯。項羽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鄂侯亦作邢侯。鄂，正作鄂。邘乃鄂之壞字，邢又邘之形誤。王說是也。又案正義湯陽縣，魯仲連列傳正義同。黃善夫本、殿本湯並誤洛。

九侯有好女，入之紂。

案禮記明堂位孔疏載庾氏說，引此文之作於。之猶於也。下文『周武王遂斬紂

頭，縣之白旗。』荀子解蔽篇楊倞注引之作於，與此同例。

九侯女不憙淫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「一云：無不憙淫。」』

案古寫本憙作僖，徐注同；禮記疏載庾氏說，引憙作好；御覽八三引作嬉。憙、僖正、假字。嬉與憙同，憙猶好也。又案『不憙淫，』徐注引一本作『無不憙淫。』文義乖舛。竊疑不，一本作無，（無、不同義。）傳寫因並溷入耳。

紂怒殺之，而醢九侯。鄂侯爭之彊，辨之疾，並脯鄂侯。

路史發揮六注云：『史記：「紂醢九侯，脯鄂侯。」明堂位云：「脯鬼侯以享諸侯。」呂春秋〔行論篇〕亦謂「殺梅伯醢之，殺鬼侯脯之，以禮諸侯于廟。』鬼侯者，九侯也。而淮南子〔俶眞篇〕以爲「醢九侯之女，菹梅伯之骸。」春秋繁露〔王道篇〕云：「燔生人聞其臭，剔孕婦見其化，殺梅伯以爲醢，刑鬼侯之女取其環。」則非殺鬼侯矣。外紀云：「九侯入女于紂，女不喜淫。紂殺之，而醢九侯。鄂侯爭而並脯之。」蓋出世紀，豈足盡信！』

案呂氏春秋行論篇言紂『殺鬼侯而脯之。』（路史注略而字。）而過理篇又云：『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（舊誤瓌）。』（與春秋繁露合。）殷本紀此文則並載之，故云『紂怒殺之（九侯女），而醢九侯。』路史注所引史記，蓋本魯仲連列傳。其文云：『九侯有子而好，獻之於紂，紂以爲惡，醢九侯。鄂侯爭之彊，辯之疾，故脯鄂侯。』（又見趙策，九作鬼。）不言殺九侯之女。路史注引外記云云，乃本於殷本紀（『女不喜淫，』殷本紀喜作憙，喜亦借爲憙），非出於帝王世紀。御覽三八一引帝王世紀云：『鬼侯有女美，而進之於紂，悅之。妲己乃泣而譖之。紂怒鬼侯女，遂殺之，而醢鬼侯。』亦本於殷本紀，而兼采潛夫論之文。潛夫論潛歎篇云：『昔紂好色，九侯聞之，乃獻厥女，紂則大喜，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！以問妲己，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，乃僞俯而泣曰：「君王年卽耆邪？明旣衰邪？何貌惡之若是，而覆謂之好也！」紂於是渝而以爲惡。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，因白九侯之不道也，乃欲以此惑君王也！王而弗誅，何以革後？紂則大怒，遂脯厥女，而烹九侯。』

紂囚西伯羑里。

集解：『地理志曰：「河內湯陰有羑里城，西伯所拘處。」韋昭曰：「音酉」』

正義：『牖，一作羑，音酉。羑城在湯陰縣北九里。紂囚西伯城也。帝王世紀云：「囚文王，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。質於殷，爲紂御。紂烹爲羹賜文王，曰：『聖人當不食其子羹。』文王食之。紂曰：『誰謂西伯聖者，食其子羹尙不知也！』」』

考證：『錢泰吉曰：「正義云：「牖，一作羑。」據此，則正義本正文作牖。」』

案御覽三四一引西伯下有於字。古寫本羑作牖，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同。水經蕩水注引史記音義云：『牖里，在蕩陰縣。』並與正義本作牖合。羑、牖古通，魯仲連列傳：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。』趙策、通鑑周紀五羑並作牖，與此同例。又案集解引地理志湯陰，古寫本作蕩陰。與水經注引音義合。今本漢書地理志亦作蕩陰。』湯、蕩古通，正義湯陰縣，魯仲連列傳正義湯亦作蕩。又正義引帝王世紀云云，亦見金樓子興王篇。

西伯之臣閎夭之徒，求美女、奇物、善馬以獻紂。紂乃赦西伯。

案山海經海內北經記『珍獸鸞吾』下，郭璞注引六韜云：『紂囚文王，閎夭之徒詣林氏國，求得此獸獻之，紂大說，乃釋之。』藝文類聚九三引太公六韜云：『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，求天下珍物，以免君之罪。於是得犬戎氏文馬，毫毛朱鬣，目如黃金，名雞斯之乘。以獻商王。』（參看書鈔三一。）藝文類聚八四、御覽八百七並引太公六韜云：『商王拘周西伯昌於羑里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。之九江，得大貝百馮。』（並有注云：詩作『百朋。』）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引六韜云：『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。』御覽三八一引六韜云：『紂囚文王於羑里，散宜生受命而行。宛、懷條塗之山（未詳）有玉女三人，宜生得之，因費仲而獻之於紂，以免文王。』說文繫傳十九引太公六韜云：『紂拘文王牖里，散宜生之徒，求吉黃以獻紂，以免。』宋曾慥類說九五引韓詩外傳云：『太公使南宮括至義渠，得駭雞犀以獻紂」）又見御覽八百九十、記纂淵海九八，惟『太公使』並誤作『太史。』）後漢書史弼傳注引帝王世紀云：『散宜生、南宮括、閎夭學乎呂尙。尙知三人賢，結朋友之交。及紂囚文

王，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，令求諸物與紂。』金樓子箴戒篇：『殷帝紂囚西伯羑里。西伯乃獻獸，黃金目，毛如織錦。玉女，駭雞犀，九江大貝，青狐、玄豹，黃熊、白虎，因費仲獻紂，紂喜之。』又案御覽八四引呂氏春秋云：『紂乃囚文王於羑里，將欲殺之。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，乃周流海內，經歷豐土，得美女二人，水中大貝，白馬朱鬣，以獻於紂。陳於中庭，紂立出西伯。』（鮑刻本呂氏春秋作古今樂錄。）藝文類聚十二引此爲琴操文，是也。

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，以請除炮格之刑。紂乃許之。

考證：『韓非子難篇：昔文王請入雒西「之」地赤壤之國，方千里，以解炮烙之刑。天下皆悅。』

案書僞泰誓上疏引此作『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，方千里，請紂除炮烙之刑，紂許之。』並云：『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。』則『洛西之地』下，蓋本有『赤壤之田，方千里』七字，各本並脫。此本於韓非子難二篇之文也。金樓子興王篇亦云：『文王乃獻洛西赤壤，方千里。請除炮烙之刑。紂許焉。』

賜弓矢斧鉞，使得征伐，爲西伯。

正義：洛水，一名漆沮水，在同州。洛西之地，謂鄜、延、丹、坊等州也。

考證：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，得下有專字。

案金樓子斧作鈇，征上亦有專字。鈇、斧古通，後漢書獻帝紀：『加鈇鉞虎賁。』注引蒼頡篇云：『鈇，斧也。』禮記王制：『諸侯賜弓矢然後征，賜鈇鉞然後殺。』又案正義云云，黃善夫本『鄜、延、丹、坊，』誤『洛文丹方。』殿本『鄜、延』誤『洛西，』下更有及字。

而用費中爲政。

正義：中，音仲。費，姓。仲，名也。

案周本紀作『費仲。』御覽三八一引六韜、晏子春秋內篇諫上、韓非子外儲說左下、淮南子道應篇、說苑雜言篇、藝文類聚十二及御覽八四引帝王世紀、金樓子興王篇及箴戒篇、帝王略論皆同。古寫本政作正，古字通用，說已詳前。

紂又用惡來。

索隱：秦之祖蜚廉子。

案秦本紀：『蜚廉生惡來。』

西伯滋大。

案古寫本滋作茲，茲、滋古、今字。

周武王之東伐，至盟津。

案古寫本盟作孟，御覽三百四引同。本書秦楚之際月表序、劉敬列傳(漢書同)、淮南子覽冥篇、春秋繁露王道篇、鹽鐵論力耕篇、論衡感虛篇、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、帝王略論皆作孟津。孟、盟古通，周本紀：『十一年十二月戊年，師畢渡盟津。』藝文類聚十二引盟作孟，書僞泰誓上：『惟十有三年春，大會于孟津。』治要引孟作盟，並其比。

乃與大師、少師謀。

案大字古寫本此文及下文並同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皆作太。作大是故書。周本紀：『太師疵、少師彊，抱其樂器而犇周。』御覽八四引太作大，與此同例。

迺強諫紂，紂怒曰，

案古寫本紂字不疊，治要、書僞泰誓下疏、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引皆同。『迺強諫』句。『紂怒曰』句。

吾聞聖人心有七竅，剖比干，觀其心。

案宋世家、列女傳孽嬖篇殷紂妲己傳『聖人』下並有之字。古寫本七誤九，剖誤割。割，俗割字。書疏引剖上有遂字，宋世家作『乃遂殺王子比干』『乃遂』複語，乃猶遂也。金樓子箴戒篇：『殷帝紂淫虐，王子比干諫弗聽，剖其心十二穴，破而觀之。』

乃詳狂爲奴。

案文選注引詳作佯，孟子梁惠王篇僞孫奭疏同。詳、佯古、今字。宋世家作『乃被髮詳狂而爲奴。』』御覽三七三引詳作佯，淮陰侯列傳：『已詳狂爲巫。』通鑑漢紀二詳作佯。並同此例。

甲子日，紂兵敗。紂走入，登鹿臺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鹿，一作廩。』

錢大昕曰：廩、鹿聲相近。

案御覽八三引敗下有績字。又引帝王世紀云：『紂卽位三十三年，正月甲子敗績。』八四引帝王世紀言武王『甲子至于商郊牧野，……與紂戰，紂師敗績。』逸周書克殷解、列女傳鹿臺並作廩臺。

衣其寶玉衣，赴火而死。

正義：『周書云：紂取天智玉琰五，環身以自焚。』

梁玉繩云：『紂死無定說，史與周書克殷解言自焚于火；而尸子言武王殺紂于鄗宮（見御覽八十二卷）；賈子連語言紂鬬死。其言死固已殊矣。竹書稱「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。（南單疑鹿臺之異名，猶周書廩臺。）淮南子氾論訓稱「紂拘于宣室，不自反其過，而悔不誅文王于羑里。」又似紂但見拘禽，未嘗卽死。諸說不同，莫知其實。』

案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引六韜云：『武王伐紂，蒙寶衣，投火而死。』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言紂『蒙寶衣玉席，自投于火而死。』並與史記（殷本紀、周本紀）及逸周書克殷解合。列女傳言紂『衣寶玉衣而自殺。』『投火而死，』亦『自殺』也。淮南子氾論篇稱『紂拘于宣室，』不言其卽死，惟據本經篇云：『武王甲卒三千，破紂牧野，殺之于宣室。』是紂被拘不久，武王卽殺之矣。褚少孫補龜策列傳言紂『自殺宣室。』藝文類聚十二及御覽八四引帝王世紀云：『紂赴于京，自燔于宣室而死。』並與淮南子言武王殺之者異。『自燔』亦卽『自殺，』紂之『自殺，』無異武王逼殺之，故亦可謂武王殺之與？又案正義引〔逸〕周書云云，見世俘解。

周武王遂斬紂頭，縣之白旗。

張文虎云：『洪範序疏引作「太白旗。」周紀云：「縣大白之旗。」此脫大字。』

考證：『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「白旗」上有大字。儒者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，然見於諸家之說尤多，墨子明鬼篇云：「武王以擇車百兩，虎賁之卒四百人，與殷人戰乎牧之野。王手禽費中、惡來，衆畔百走。武王遂奔入宮，折紂而繫之赤環，載之白旗，以爲天下諸侯僇。」荀子正論篇云：「武王伐有商，誅紂，斷其首，縣之赤旆。」……』

案治要、書洪範疏引武王上並無周字。荀子正論篇楊倞注引武王上，亦無周字，『白旗』上有太字；解蔽篇注引此亦無周字，『縣之白旗，』作『縣於太白旗。』之猶於也。（說已見前。）逸周書克殷解言武王適紂所，『斬之以黃鉞，折懸諸太白。』（孔晁注：太白，旗名。）國策趙策三：『武王羈於玉門，卒斷紂之頭，而縣於太白者，是武王之功也。』論衡恢國篇：『或云：武王伐紂，紂赴火死，武王就斬以鉞，懸其首於太白之旗。』藝文類聚十二引帝王世紀：『周公爲司徒，〔武王〕使以黃鉞斬紂頭，懸于大白之旗。』廣弘明集十一釋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：『武王伐紂於牧野，血流漂杵，誅之鹿臺。王親射紂躬，懸頭太白之旗。』皆與此原作『大白旗』合。其但言『白旗』者，如考證引墨子明鬼篇。廣弘明集二九上梁武帝淨業賦亦云：『但聞湯、武君臣義未絕，而有南巢、白旗之事。』亦作『白旄，』論衡紀妖篇：『武王誅紂，懸之白旄。』樂府古辭折楊柳行『祖伊言不用，紂頭懸白旄。』並其證。其作『赤旆者』，如考證引荀子正論篇。（古逸叢書影宋臺州本正論篇作『赤旂。』）荀子解蔽篇亦云：『紂縣於赤旆。』亦作『赤旗，』御覽八二引王孫書云：『桀、紂爲君。或殺身南巢；或頭懸赤旗。』卽其證。禮記明堂位說旗云：『殷之大白，周之大赤。』荀子正論篇楊倞注據此，以史記『武王斬紂頭，懸之太白旗』（懸，俗縣字。）之說爲非；又以爲所傳聞各異（解蔽篇注同）。殷尙白，周尙赤，竊以爲武王誅紂之時，尙赤之制未定，故所用旗色，或白、或赤不一。諸書則隨所傳聞而記之也。逸周書世俘解：『武王在祀，太師負商王紂，懸首白旂，妻二首赤旂。』克殷解『赤旂』作『小白』（孔注：小白，旗名也。）周本紀作『小白旗。』亦同此例。

釋箕子之囚。

案淮南子主術篇、泰族篇釋並作解，義同，留侯世家囚作拘，（集解引徐廣曰：拘，一作囚。）義同。呂氏春秋愼大覽作『靖箕子之宮。』淮南子道應篇作『柴箕子之門。』新序善謀篇作『軾箕子之門。』漢書張良傳作『式箕子門。』軾、式古通，釋名釋車：『軾，式也。所伏以式敬者也。』

封比干之墓。

案荀子大略篇封作哭。

表商容之閭。

案書僞武成，世說新語德行篇、帝王略論表皆作式。藝文類聚十二引帝王世紀作『置旌於商容之廬。』（御覽八四引廬作閭。）『置旌，』所以表之也。閭、廬古通。莊子讓王篇：『顏闔守陋閭。』御覽八九九引閭作廬，呂氏春秋期賢篇：『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。』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注引閭作廬。並其比。

封紂子武庚祿父，以續殷祀。

集解：『譙周曰：殷凡三十一世，六百餘年。』

案語又見魯世家及宋世家。書洪範：『武王勝殷殺受，立武庚。』逸周書作雒解：『武王克殷，乃立王子祿父，俾守商祀。』尚書大傳二：『武王勝殷，繼公子祿父。』鄭玄注：『武庚，字祿父，紂子也。』又案焦氏易林二注引史記云：『商歷世六百二十八年。』疑是史記注文；或誤引他書之文。

而立微子於宋。

案古寫本立下有封字，當補。立猶卽也，留侯世家：『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。』平原君列傳：『譬若錐之處囊中，其末立見。』魏公子列傳：『於是公子立自責，似若無所容者。』刺客荆軻列傳：『以試人，血濡縷，無不立死者。』諸立字皆與卽同義。（參看劉淇助字辨略五、楊樹達詞詮二。）

太史公曰：

案古寫本太作大。

稚氏、

索隱：按系本子姓無稚氏。

案黃善夫本索隱無稚氏二字。

孔子曰殷路車爲善，而色尚白。

索隱：『論語：「孔子曰：乘殷之路。」禮記曰：「殷人尚白。」太史公爲贊，不取成文，遂作此語，亦疏略也。』

案曰猶稱也，（考證本從曰字絕句，非。）古寫本白下有也字。又『索隱』作『貞云，』下更有按字。『尚白』下更有『事連也』三字。（謂『乘殷之路』與『殷人尚白』二事相連也。）『太史公』太作大。考古寫本通篇於正文之外，概錄集

解。惟於前文『主癸卒，子天乙立。是爲成湯。』下及此文下，誤錄索隱之文。前『索隱』作『貞曰。』竊疑古寫本所據，卽司馬貞索隱原本。由稱『貞曰；』或『貞云，』可以推知。（暇時當撰『跋日本古寫本史記殷本紀』一篇詳論之。又案索隱『亦疏略也。』（古寫本誤作『事速也。』）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『踈也。』踈，俗疏字。

周本紀第四

其母有邰氏女，曰姜原。

案吳越春秋吳太伯傳：『后稷，其母台氏之女姜嫄。』說文：『嫄，台國之女，周棄母字也。』藝文類聚十一及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：『帝嚳……元妃有台氏女，曰姜嫄。』邰之作台，原之作嫄，並古字通用。論衡案書篇、周禮春官大司樂賈公彥疏、公羊宣三年傳徐彥疏、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、藝文類聚十、初學記七、景宋本白帖六、御覽五七、六八、八四、一三五、三六〇、三八八、容齋隨筆七引此，原皆作嫄。詩大雅生民及序、又孔疏引河圖、藝文類聚十五及御覽一三五引世本、藝文類聚八八及御覽一三五與九五五引春秋元命苞、大戴禮帝繫篇、列女傳母儀篇棄母姜源傳、潛夫論五德志篇、周禮大司樂鄭玄注、金樓子興王篇、本書續三代世表亦皆作嫄。

見巨人跡，

案論衡案書篇、藝文類聚十引巨並作大，義同。詩生民疏引河圖、藝文類聚及御覽引春秋元命苞、論衡奇怪篇、恢國篇、詰術篇、潛夫論、白虎通姓名篇、吳越春秋、周禮大司樂鄭注、本書續三代世表巨皆作大。唐釋湛然輔行記二之五引帝王世紀『巨人』作『神人。』（周禮疏引此『巨人』作『聖人，』非。）

心忻然說，

案藝文類聚十、初學記七引忻並作歆；御覽一三五、三八八引並作欣。欣、忻正、假字。歆（說文；神食气也）引申亦有欣義，國語周語下：『民歆而德之。』韋昭注：『歆猶欣。欣，喜服也。』是其證。

居期而生子。

梁玉繩云：『詩：「誕彌厥月。」疏曰：「人十月而生。此言終月，必終人之常月。周本紀云：『及期而生子。』則終一年矣。馬遷之言，未可信也。」……余謂期宜讀如字，言及十月之期也。與詩「彌月」合。讀者誤爲期年耳。又疏引周紀作「及朞，」疑此居字是傳寫之誤。』

案『居期』猶『如期。』詩生民疏引居作及，及亦與如同義。淮南子脩務篇：『堯、舜之聖不能及。』高誘注：『及猶如也。』卽其證。又案御覽三八八引『居期』作『朞月，』雖非此文之舊，而『朞月』正猶詩之『彌月』也。

馬牛過者，皆辟不踐。

梁玉繩云：詩言『牛羊腓字之，』此所說又異。

案藝文類聚十引作『羊牛乳之。』蓋本於詩。御覽八四引作『牛羊過者，皆避不踐。』避、辟正、假字。續三代世表作『牛羊避不踐也。』列女傳棄母姜源傳作『牛羊避而不踐。』輔行記二之五引帝王世紀作『牛羊不踐。』竊疑作『牛羊』者，皆本之於詩。此文蓋本作『馬牛。』吳越春秋亦云：『牛馬過者，折易而避之。』

因名曰弃。

案白帖六引因作故，義同。御覽引曰作爲，義同。

仡如巨人之志。

梁玉繩云：『史詮曰：屹作忔，誤。』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仡並作忔；殿本作屹。說文：『仡，勇壯也。』屹，俗字。忔，誤字。

其游戲好種樹麻菽，

案詩生民疏引樹作殖，義同；又引菽作麥，疑因詩『麻麥幪幪』而改。藝文類聚八五引菽下有麥字，疑因詩而加。吳越春秋作『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。』

麻菽美。

案御覽引美上有溢字。

宜穀者稼穡焉。

案詩生民疏引宜下有五字，焉作之。焉、之同義，下文『聞西伯善養老，盍往歸

之。』伯夷列傳之作焉，五帝本紀：『取地之材而節用之。』家語五帝德篇之作焉，廉頗藺相如列傳：『〔王〕又召樂乘而問焉。』通鑑周紀五焉作之。皆其比。

爾后稷播時百穀。

案語又見五帝本紀舜紀。彼文集解引鄭玄云：『時讀曰蒔。』廣雅釋地：『蒔，種也。』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引此文時作植，（胡克家考異云：『袁本、茶陵本植作殖。』古字通用。）植猶種也。

封弃於邰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今鄠鄉，在扶風。』

索隱：……邰卽鄠，古、今字異耳。

案御覽引弃作之，邰下有注云：『音胎。』初學記八引云：『后稷封於粢。』粢乃鄫之誤。漢書地理志亦云：『昔后稷封鄫。』

皆有令德。

案御覽引皆下有曰字。

子不窋（舊誤窟）立。

索隱：『帝王世紀云：后稷納姞氏，生不窋。』

案左宣三年傳：『姞，吉人也。后稷之元妃也。』御覽引此文窋下有注云：『陟律反。』

夏后氏政衰。

案詩大雅緜疏引衰作亂，疑因衰字聯想而誤。

子鞠立。

梁玉繩云：國語韋注、酒誥釋文及路史引世本皆作鞠陶。豳詩譜疏引此紀亦作鞠陶。則今史記本于紀、表並脫陶字。（人表亦脫陶字。）

案詩大雅公劉疏、書僞武成疏引此鞠下亦並有陶字。

行地宜。

案詩大雅緜疏引行作相。

多徙而保歸焉。

案詩緜疏引作『多從而歸保焉。』御覽引徙亦作從。徙蓋從之誤。書僞武成疏引『保歸』亦作『歸保。』

周道之興，自此始。

案御覽引『自此始，』作『蓋自此也。』（此下疑脫始字。）豳詩譜疏引始下有也字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始並誤後。

國於豳。

索隱：豳卽邠也。古、今字異耳。

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、御覽引豳並作邠，下同。

子差弗立。

梁玉繩云：路史引世本作弗差，以差弗爲非，恐不足據。別本作羌弗，形近而譌。

案景祐本差作老（下同）。周禮春官典命賈疏引作羌。耄，俗差字。羌卽耄之誤。

子毀隃立。

集解：音踰。世本作榆。

案周禮典命疏引隃亦作榆。

子公叔祖類立。

索隱：系本云太公、組紺、諸鄴，三代世表稱叔類，凡四名。

案三代世表作公祖類。周禮典命疏引此無叔字，與世表合。

子古公亶父立。古公亶父復脩后稷、公劉之業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復上無亶父二字。

案論衡初稟篇、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父並作甫，（尚書大傳略說、白虎通姓名篇、家語好生篇亦皆作甫。古字通用。治要、齊詩譜疏、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復上皆無亶父二字。

薰育、戎狄攻之。

案御覽引薰作獯（三一七引亦作獯），音勳；引育作鬻（吳越春秋亦作鬻），音育。孟子梁惠王篇僞孫奭疏引此亦作獯鬻，古字通用。後漢書馮異傳注、魯恭傳注引狄並作翟，亦古字通用。（下文『王怒，將以翟伐鄭。』國語周語中翟作狄

，亦翟、狄通用之證。）

欲得財物，予之。

案御覽三一七引予作與，古通。

乃與私屬遂去豳，度漆沮。

案御覽八四引與作以，義同；又引豳作邠（下同），度作渡。後漢書馮異傳注引與下有其字，豳亦作邠（下同）；又魯恭傳注及孟子疏引豳亦並作邠。景祐本、黃善夫本度並作渡。渡、度正、假字，說已見殷本紀。

踰梁山，止於岐下。

案御覽一六六引作『周太王逾梁山，之岐山。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故有成都之名。』逾、踰義略同（說文：逾，踰進也。踰，越也。）之蓋止之誤，岐乃岐之俗。（後漢書魯恭傳注引此『岐下』亦作岐山。）今本無『一年』以下十四字，如原有此十四字，似當在下文『亦多歸之』下。吳越春秋載此事，亦云：『居二月成城郭，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而民五倍其初。』御覽一五六引帝王世紀亦云：『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，二年而成都，三年五倍其初。』（尚書大傳略說亦有『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』一語。）

盡復歸古公於岐下。

考證：『薰育戎狄攻之』以下，采孟子梁惠王篇，參以詩大雅緜篇。又見莊子讓王篇、呂氏春秋審爲篇、尚書大傳、淮南子道應訓。

案後漢書馮異傳注引『岐下』作『岐山之下。』事又見淮南子詮言篇及泰族篇、孔叢子居衛篇、說苑至公篇、吳越春秋、家語好生篇、御覽一五六引帝王世紀。

亦多歸之。

案後漢書魯恭傳注引之作附。

古公有長子曰太伯，次曰虞仲。太姜生少子季歷。

考證：虞仲，吳世家作仲雍，同人。

案左僖五年傳疏引太伯、太姜，太並作大。詩大雅緜疏引太姜，太亦作大。作大是故書。列女傳母儀篇周室三母傳、論衡初稟篇虞仲並作仲雍。吳越春秋亦作仲雍。並云：『雍，一名吳仲。』

季歷娶太任。

集解：『列女傳曰：太姜，有呂氏之女。太任，摯任氏之中女。』

案御覽八四引太作大，又引詩含神霧、漢書人表、金樓子興王篇皆作大任。御覽一三五引此作大姙，又引河圖著命作太姙，潛夫論五德志篇同。當以作大任爲正。又案集解引列女傳，見母儀篇周室三母傳。

生昌，有聖瑞。

案御覽一三五引生下有『子曰』二字。吳越春秋生下有子字。論衡初稟篇云：『昌在襁褓之中，聖瑞見矣。』

長子太伯、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。

案御覽八四引古公作父。

乃二人亡如荆蠻，文身斷髮，以讓季歷。

案吳世家乃作『於是，』乃猶『於是』也。路史國名紀丙引如作之，義同。焦氏易林十一注引史云：『周太王欲以國授季歷，太伯、仲雍知之。太王病，二人託採藥於荆蠻以讓之。』周本紀、吳世家載此事，並無『託採藥』之文，蓋緣他書（疑是吳越春秋）傳會。論衡四諱篇云：『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，知太王意欲立之，入吳采藥，斷髮文身，以隨其俗。』恢國篇亦云：『太伯採藥，斷髮文身。』吳越春秋云：『古公病，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，遂之荆蠻，斷髮文身，爲夷狄之服，示不可用。』論語泰伯篇邢昺疏引鄭玄注云：『太王疾，太伯因適吳、越採藥，太王歿而不返。』（吳世家正義引江熙論語注，亦涉及太伯託採藥事。）

是爲公季。公季脩古公遺道。

案書僞武成疏、御覽八四引公季並作王季，遺並作之。

西伯曰文王。

正義：『帝王世紀云：「文王龍顏虎肩，身長十尺，胸有四乳。」雒書靈準聽云：「蒼帝姬昌，日角鳥鼻，高長八尺二寸，聖智慈理也。」』

考證：『孟子告子篇：「曹交曰：交聞文王十尺，湯九尺。」荀子非相篇：「帝堯長，帝舜短。文王長，周公短。」』

案論衡骨相篇引傳、白虎通聖人篇引禮、御覽四一九引尸子、藝文類聚十二及初

學記九引春秋元命苞（又見御覽八四、三七一、路史前紀六史皇氏紀注）、路史前紀六注引春秋演孔圖、尚書大傳略說、淮南子脩務篇、潛夫論五德志篇，皆稱『文王四乳。』御覽八四引春秋元命苞云：『文王龍顏、柔肩、望羊。』並有注云：『柔肩，言象龍膺曲起。』（又引雒書靈准聽『高長』作『身長。』）金樓子興王篇稱文王『龍顏虎肩，身長十尺，胸有四乳。』蓋本於帝王世紀。

伯夷、叔齊在孤竹，聞西伯善養老，盍往歸之。

梁玉繩云：盍字當衍。

考證本盍作蓋，云：蓋，各本作盍，後人依孟子改。今從楓、三、南本。

案盍非衍文；盍、蓋古通，亦無煩改字。伯夷列傳作『盍往歸焉。』（焉猶之也，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二有說。）考證云：『楓山本、三條本、敦煌本〔盍〕皆作蓋。』與此同例。盍猶試也，『盍往歸之，』猶云『試往歸之。』莊子讓王篇：『昔周之興，有士二人，處於孤竹，曰伯夷、叔齊。二人相謂曰：吾聞西方有人，似有道者。試往觀焉。』（焉亦與之同義。）彼文之『試往觀焉，』此文及伯夷列傳試並作盍，厥義相同；作蓋，義亦相同。（此義前人未發。）齊世家：『呂尚亦曰：吾聞西伯賢；又善養老，盍往歸焉。』（今本往下脫歸字。據詩大雅文王孔疏引補。）所謂『盍往歸焉，』亦猶『試往歸之』也。

崇侯虎譖（原誤讚）西伯於殷紂曰：西伯積善累德，諸侯皆嚮之。將不利於帝。

案譖猶讒也。說文：『讒，譖也。』御覽八四引帝王世紀：『紂以崇侯虎之讒，而怒諸侯。』帝王略論：『紂用崇侯虎之讒，乃囚文王於牖里。』字並作讒。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兩引此文，一引嚮作向，將下有有字。嚮與向同。書鈔三一引太公六韜云：『崇侯虎曰：今夫周伯昌懷人□□，』『懷人』下疑闕『以德』二字。蓋亦譖西伯之言也。藝文類聚十二引琴操云：『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，德不及文王，常嫉妬之。乃譖文王於紂，曰：「西伯昌，聖人也。長子發、中子旦，皆聖人也。三聖合謀，君其慮之！」』（又略見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注，末句作『將不利於君。』景宋本御覽八四引此爲呂氏春秋文；鮑刻本御覽改爲古今樂錄，並非。）所載譖言，與此異。又金樓子興王篇：『文王增脩政，三年，四

方諸侯皆服。崇侯虎譖之於紂，紂不納；費仲又言於紂，欲誅之，紂不從。九年春三月，率六州諸侯朝於殷，崇侯虎又譖之，紂怒，囚文王於羑里。』

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。

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（兩引）、御覽八四引此並無帝字，疑涉上句帝字而誤疊。

閎夭之徒患之。

案藝文類聚十八、御覽三百八十引閎夭上並有而字。

乃求有莘氏美女。

案下文『此一物足以釋西伯，』索隱：『一物，謂薾氏之美女也。』是索隱本莘作薾，薾與莘同，說已見殷本紀。白帖七引氏下有之字，『有莘氏之美女，』與下『驪戎之文馬，』相對成文。

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。

案後漢書史弼傳注引嬖作孽，疑因嬖字聯想而誤；又引之下有於字。

乃赦西伯。

案藝文類聚十八、御覽三百八十引赦並作放。

使西伯得征伐，曰：譖西伯者，崇侯虎也！

案御覽八四引作『使得征伐。謂西伯曰：愬汝者，崇侯虎也！』譖與愬同義，說文：『譖，愬也。』金樓子興王篇云：『紂謂西伯曰：「潛汝者，長鼻決耳也！」文王曰：「此崇侯虎之狀。」』

以請紂去炮格之刑。

案御覽八四引去作除，格作烙。殷本紀去亦作除，黃善夫本、殿本格亦並作烙。後漢書王暢傳注引帝王世紀、金樓子興王篇並作『請除炮烙之刑。』格之作烙，乃淺人因炮字偏旁而妄改，說已詳殷本紀。景祐本此文作格不誤。御覽八四引桓子新論云：『紂無道，爛金爲格。』蓋卽『炮格』之格也。

西伯陰行善，

案後漢書王暢傳注引善下有化字。御覽引桓子新論『文王躬被法度陰，行仁義。』

於是虞、芮之人，有獄不能決。

案御覽八四引獄作訟，家語好生篇同。又御覽一五八引史記云：『芮國，在今馮

翊界。魯桓公三年，芮伯萬爲母姜氏所逐，遂居于魏。』並有注云：『今芮城是也。』所引史記及注疑並是此文之注。

乃如周，入界，耕者皆讓畔，民俗皆讓長。

案御覽八四引如作詣，入下有其字。詩大雅緜傳、家語並作『入其境，』亦有其字。後漢書王暢傳注引耕上有見字，『民俗』作『少者。』御覽八四引耕上亦有見字。御覽一五八引詩〔緜傳〕作『見行者讓路，耕者讓畔。』帝王略論作『見周人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。』亦並有見字。

虞、芮之人，未見西伯，皆慙相謂曰，

案後漢書注引之作二，未作不，『皆慙』作『慙而。』不與未同義。御覽八四引『皆慙』作『而慙，』疑『慙而』之誤倒。詩緜傳作『感而相謂曰。』

吾所爭，周人所恥。何往爲？

案御覽爭下有者字，恥下有也字。後漢書注引何作曷，古字通用。

遂還，俱讓而去。

案景祐本無還字。後漢書注引作『遂俱讓而還。』

諸侯聞之，曰：西伯，蓋受命之君也！

梁玉繩云：虞、芮之事，當時必有成文，今無可考；然以大傳、毛傳及說苑君道篇較之，史所載頗缺略不全，復有異同之語。疑史公所增損也。

考證：也字諸本無，今據羣書治要、毛詩疏及古鈔本補。

案考證本於君下補也字，是也；惟毛詩〔緜〕疏未引此文。虞、芮之事，詩緜疏已云：『當有成文，不知出何書。』事亦見家語好生篇、帝王略論，並本於毛傳。

明年，伐犬戎。

案御覽引犬戎作犬夷，同。齊世家亦作犬夷。

自岐下而徙都豐。

案御覽引『都豐』作『都於酆。』下更有『諸侯多歸之，都酆』七字。之下『都酆』二字疑衍。豐、酆古、今字。御覽三九八引帝王世紀亦作酆（本篇下文『成王都豐，』御覽八四引豐亦作酆。）

明年，西伯崩。

梁玉繩云：天子曰崩，古之制也。以西伯而僭稱爲崩，豈誤解受命之言乎？大傳稱崩，不足據；竹書稱薨，是已。

案御覽引崩作薨，與竹書合。

西伯蓋卽位五十年。

案御覽八四引帝王世紀：『文王嗣位五十年，卽周書（無逸）所謂「文王受命，享國五十年。」是也。』

其囚羑里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益作演。

案藝文類聚十二引琴操亦云：『文王在羑里時，演易八卦爲六十四。』（爲，舊作以，據御覽八四引改。景宋本御覽琴操作呂氏春秋；鮑刻本改爲古今樂錄，並非。說已見前。）

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，而斷虞、芮之訟。

正義：二國相讓後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，咸尊西伯爲王。蓋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。

案本書劉敬列傳：『文王爲西伯，斷虞、芮之訟，始受命。』（漢書同。）潛夫論五德志篇亦稱西伯『斷虞、芮之訟，而始受命。』正義稱『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。』本詩緜傳。帝王略論作『卅餘國。』

後十年而崩。

正義：十當爲九，其說在後。

梁玉繩云：『後十年，』乃『後七年』之譌。文王賜專征之年數，元不能確定。史從大傳作『七年，』詩文王與書泰誓、武城疏，言『馬遷以爲七年。』可據。傳寫譌爲十字，而張守節正義從〔逸周書〕文傳作『九年，』（竹書及漢律歷志載三統歷亦作『九年。』）故欲改史文十字爲九；而未考史本文是七字，誤直其下耳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『十年』作『七年，』爲是。

案殿本改『十年』爲『七年』，與楓、三、南本合。十蓋本作十，卽七字。漢隸七

皆作十。(古文七亦作十，夏本紀已有說。) 後人不識，誤爲百、十字。夏本紀：『而后擧益，任之政十年。』十亦本作十。與此同例。

改法度、制正朔矣。追尊古公爲太王，公季爲王季。

正義：『易緯云：「文王受命，改正朔，布王號於天下。」鄭玄信而用之。言文王稱王，已改正朔、布王號矣。……』

案容齋三筆一云：『孔子言「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！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」所謂「服事」者，美其能於紂之世盡臣道也。而史記周本紀云：『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，而斷虞、芮之訟；其後改法度、制正朔，追尊古公、公季爲王。」是說之非，自唐梁肅至于歐陽、東坡、公孫明復皆嘗著論。』又案禮記大傳孔疏引周本紀云：『文王受命六年，立靈臺，布王號。於時稱王，年九十六也。』今本周本紀無此文，與正義引易緯之文略同。

東觀兵，至于盟津。

案藝文類聚十二、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、檄吳將校部曲文注、干令升晉紀總論注、焦氏易林十六注引盟皆作孟。盟、孟古通，已詳夏本紀及殷本紀。

爲文王木主，載以車中軍。

考證：『事又見伯夷傳。師行載主，古之制。見禮記曾子問。桃源抄引師說云：「車當作居，車、居聲同而訛。皇甫謐帝王世紀曰：作文王木主，以居中軍。」』

案藝文類聚十二、御覽八四引車並作居。桃源引師說是也。居、車聲同，往往相亂。天官書：『五潢，五帝車舍。』容齋三筆十一引車作居，莊子徐无鬼篇：『若乘日之車，而遊於襄城之野。』釋文引元嘉本車作居。兩居字又車之誤也。又案淮南子齊俗篇：『武王伐紂，載尸而行。』褚少孫補龜策列傳：『文王病死，載尸以行。』所謂尸，蓋卽『木主』矣。

畢立賞罰，以定其功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、陳仁錫引舊本、札記引宋本及毛本，立作力。尙書大傳『畢立』作『毅力。』

案景祐本立亦作力。

武王渡河，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，武王俯取以祭。

案藝文類聚九九引入下無王字，御覽九三五引同；又引『以祭』作『以燎之。』白帖十一引『入王舟中』作『入于王舟。』詩周頌思文孔疏引尚書太誓載武王渡孟津事云：『太子發升舟，中流白魚入於王舟。王跪取出涘以燎之。』（注云：『白魚入舟，天之瑞也。魚無手足，象紂無助。白者，殷正也。天意若曰，以殷予武王，當待無助。今尚仁人在位，未可伐也。得白魚之瑞，卽變稱王。應天命定號也。涘，涯也。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，變禮也。』）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引尚書琁璣鈐亦云：『武王得兵鈐，謀東觀，白魚入舟，俯取以燎。』藝文類聚十引尚書中候云：『武王發渡于孟津，中流白魚躍入王舩。王俯取魚，長三尺，有文王字。』（又見御覽八四，文略異。）詩思文疏引中候合符后亦云：『魚長三尺，赤文有字。』論衡紀妖篇：『武王得白魚，喉下文曰：以予發。』金樓子興王篇：『武王渡河伐紂，中流白魚躍入舟，長一尺四寸。一說云丹鯉。未知孰是。』『一尺』疑『三尺』之誤。

既渡，有火自上復于下，至于王屋，流爲烏。其色赤，其聲魄云。

索隱：『按今文泰誓「流爲鵬。」鵬，鷙鳥也。……』

梁玉繩云：白魚、赤烏之說，乃漢初民間所得僞泰誓文，詳見書序及詩思文兩疏中。西京諸儒，信以爲眞。薰仲舒爲漢儒宗。其賢良策對猶言之；況史公之愛奇者乎！……

案詩思文疏引太誓云：『有火自上復於下，至於王屋，流之爲鵬。其色赤，其聲魄。五至，以穀俱來。』（注云：『王屋，所在之舍上。流猶變也。鵬當爲鴉，鴉，烏也。有火爲烏，天報武王以此瑞。』所引正文，又見書僞泰誓上疏，流下無文字。）藝文類聚九九引尚書中候云：『周太子發渡孟津，有火自天止於王屋，爲赤烏。』又云：『有火自上復於王屋，流爲鵬，其色赤，其聲魄。』御覽八四引尚書中候作『有火自天出于王屋，流爲赤烏。五至，以穀俱來。（注云：流，行也。五至猶五來。）赤烏成文，雀書之福。（注云：文王得赤雀、丹書；今武王致赤烏，俱應周尚赤。故言成文也。）』金樓子作『既渡，有火至於王屋，流爲烏，其色赤，其聲魄云。』蓋直本於周本紀。

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。諸侯皆曰，

考證：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不重『諸侯』二字，殷紀及藝文類聚（十二）引史亦

無。此衍。

案御覽八四、焦氏易林十六注引此『八百』下亦不重『諸侯』二字。金樓子同。紂可伐矣！

案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注、干令升晉紀總論注引紂上並有帝字。

女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

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可作至。

乃還師歸。居二年。（居字原脫。）

案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、檄吳將校部曲文注、藝文類聚十二、御覽八四引此，皆無歸字。齊世家亦無歸字。

殺王子比干。

案御覽引殺作剖。

太師疵、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。

考證：楓、三本其下有祭字，與殷紀合。

案御覽引太作大，論語微子篇作『大師摯、少師陽。』段玉裁尚書撰異云：『摯卽疵，陽卽彊，音皆相近。』是也。藝文類聚十二引彊下有微子二字，樂作祭。據殷本紀：『殷之大師、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。』（考證引凌稚隆云：一本無祭字。）宋世家：『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。』參以楓、三本及藝文類聚所引，此文蓋本作『大師疵、少師彊、微子抱其祭、樂器而犇周。』抱樂器者大師庇、少師彊也。抱祭器者，微子也。

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：殷有重罪，不可以不畢伐。

梁玉繩云：『徐廣謂「伐，一作滅。」恐非。而後書袁術傳引史曰：「殷有重罰，不可不伐。」與今本異。』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罪作罰。

案後漢書袁術傳：『武王伐紂，曰：殷有重罰。』注引史記云：『武王徧告諸侯曰：殷有重罰，不可不伐。』梁氏所據，乃袁術傳注。文選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引『不可以不畢伐，』亦作『不可不伐。』疑略以、畢二字。

武王乃作太誓，

案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銘注引太作泰。

離逿其王父母弟。

案逿，古文逖。爾雅釋詁：『逿，遠也。』

故今予發，維共行天罰。

考證：共讀爲恭。古鈔、南本天下有之字。

案書牧誓作『惟恭行天之罰。』本篇下文述牧誓作『維共行天之罰。』天下並有之字。書甘誓：『今予惟恭行天之罰。』與此句法同，亦有之字。『共行天之罰，』猶『奉行天之罰。』書甘誓、牧誓恭本作共，甘誓僞孔傳：『恭，奉也。』恭亦本作共。段玉裁云：『凡奉之訓，其字皆作共。衞包改共爲恭。』（詳尚書撰異十二。）惟藝文類聚五九引牧誓已作恭，則改共爲恭，非始於衞包矣。

二月，甲子昧爽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〔二〕，一作正。……』

梁玉繩云：『二月』誤，當依徐廣注作『正月』爲是。齊世家作『正月。』此乃後人傳寫妄改也。蓋周之改正，在克殷後。斯時周師初發，不得遽改殷建丑之『正月』爲『二月。』……

案徐氏引一本及齊世家二並作正，則二蓋正之壞字也。

嗟！我有國冢君，

集解：『馬融曰：冢，大也。』

案牧誓『有國』作『友邦。』友、有正、假字。此諱邦爲國。『冢君』謂諸侯。僞泰誓上：『肆予小子發，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。』僞孔傳：『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。』以『冢君』爲諸侯，是也。

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

案『之晨』猶『若晨，』之與若同義，經傳釋詞九有說。惟猶爲也，牧誓：『惟家之索。』焦氏易林六注引惟作爲，最得其義。書僞說命下：『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、舜。』朱熹孟子萬章篇集注引惟作爲。亦惟、爲同義之證。

今殷王紂，維婦人言是用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婦下無人字。

案牧誓亦無人字。列女傳孽嬖篇殷紂妲己傳載比干諫紂之言，亦云：『不修先王之典法，而用婦言。』

夫子勉哉！

案牧誓勉作勗，下同。史公以勉說勗。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銘注引此勉作勗，蓋據牧誓改。

如虎、如羆、如豺、如離，于商郊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此離訓與螭同。』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豺並作豺，俗。文選封燕然山銘注引此作『如虎、如貔、如熊、如羆，』蓋據牧誓改；又引徐注訓上有音字，訓下有並字。文選班孟堅典引注引徐注作『此音義訓並與螭字同。』音下衍義字。

爾所不勉，其于爾身有戮。

集解：『鄭玄曰：所，言且也。』

案所猶若也，釋詞九有說。黃善夫本于誤予。

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。

案書僞武成疏引距上有以字。詩大雅大明疏引距作拒，距、拒古、今字。說已見殷本紀。

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。

正義：致師，挑戰也。

案逸周書克殷解百作伯，古字通用；又孔晁『致師』下有注云：『挑戰也。』卽正義所本。（下文正義，亦多本孔注。）

以大卒馳帝紂師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帝，一作商。』

案逸周書作『王旣以虎賁戎車馳商師。』路史國名紀丁注引此作『武王以戎車馳商師。』蓋直本於逸周書。國語楚語：『故樹度於大卒之居。』韋昭注：『大卒，王士卒也。』

紂師雖衆，皆無戰之心，心欲武王亟入。

案金樓子興王篇戰下無之字。詩大明疏引武王下有之字。

紂師皆倒兵以戰，以開武王。

案藝文類聚十二引『倒兵』作『倒干戈。』列女傳殷紂妲己傳作『倒戈。』逸周書武順解：『一卒居前曰開。』『以開武王，』猶言爲武王居前耳。

紂兵皆崩畔紂。

案畔下不當有紂字，此涉上下文而誤衍也。禮記樂記孔疏引此正作『紂兵皆崩畔。』藝文類聚十二引作『紂軍潰畔。』御覽八四引作『紂軍潰叛。』孟子梁惠王篇僞孫奭疏引作『紂兵崩叛。』畔、叛古通，下亦並無紂字。

登于鹿臺之上。

案路史國名紀丁注引鹿臺作廩臺。蓋直本於逸周書。廩、鹿聲近相通，殷本紀錢大昕考異有說。

蒙衣其珠玉，自燔于火而死。

正義：『周書云：甲子夕，紂取天智玉琰五，環身以自焚。……』

梁玉繩云：『周書世俘解：「紂取天智玉琰五，璫身厚以自焚。」（守節所引有譌。）殷紀所云「衣其寶玉衣」也。此珠字疑寶字之誤。餘說在殷紀。』

案列女傳殷紂妲己傳亦言紂『衣寶玉衣而自殺。』此文『珠玉，』疑『琣玉』之誤。琣，古寶字。御覽八三引周書『璫身』亦作『環身，』與正義合。（殷本紀正義引周書亦作『環身。』）

遂入至紂死所。

案禮記樂記疏引死下有之字。

三發而后下車，

案后字景祐本同。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後，御覽八四引同。周書、藝文類聚十二、御覽八四引帝王世紀亦並作後。作后是故書，正義論字例所謂『後字作后。』此其驗也。（說已見夏本紀。）

縣大白之旗。

案御覽引縣（作懸，俗）下有之字，殷本紀、金樓子並同。周書作『折懸諸太白，』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作『懸于大白之旗。』之、諸、于，並同義。

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，二女皆經自殺。

梁玉繩云：殷紀但言『殺妲己，』此依周書言『二女自經。』一殺、一經，已屬參差；而又增出『嬖妾』二字，不知嬖妾之卽妲己歟？抑妲己之外更有二女歟？（孔晁注：二女，謂妲己及嬖妾。）卽史所載，未免乖錯。

案列女傳亦但言『斬妲己，』與殷本紀合。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作『二嬖妾與妲己，亦自殺。』是妲己之外更有二女矣。書鈔十三引史記云：『斬妲己以玄鉞。』此節下文但云：『斬以玄鉞。』不涉及妲己；御覽引此作『紂嬖妾、妲己二女皆自殺。』竊疑此文『嬖妾』下本有妲己二字，二女卽指嬖妾與妲己。逸周書克殷解作『適二女之所，乃旣縊。』孔晁注：『二女，妲己及嬖妾。』孔氏之所以知二女爲『妲己及嬖妾，』蓋卽本於此文也。陳槃庵兄云：『崔豹古今注上輿服第一：「太公以玄鉞斬妲己。」未詳所出。可廣異聞也。』

斬以玄鉞，縣其頭小白之旗。

案御覽一三五引作『斬以玄戈，懸之小白旗。』有注云：『世本又載。』所引或與世本較合。（八四引此，則與此文全同。）戈蓋戉之壞字，說文：『戉，斧也。』戉、鉞正、假字。

武王已乃出復軍。

案『已乃』複語，已猶乃也。淮陰侯列傳：『蒯通說不聽，已詳狂爲巫。』荀悅漢紀三已作乃，卽已、乃同義之證。御覽八四引此復下有于字。（逸周書作『乃出場于厥軍。』孫詒讓斠補云：『史遷所見本場字疑作復。』）

除道脩社及商紂宮。

案御覽引除上有遂字。

旣入，立于社南。大卒之左右畢從。

梁玉繩云：『周書云：「王入，卽位于社。大卒之左羣臣畢從。」此誤增右字，脫「羣臣」字；或云：「但之字下脫一左字耳。」』

案禮記樂記疏引『旣入』上有武王二字，是也。『大卒之左右畢從。』猶言『士卒與左右畢從。』『大卒』謂『士卒，』之猶與也。（參看孫詒讓周書斠補。）『左右』卽指『羣臣』而言。此文無誤。逸周書作『大卒之左羣臣畢從。』左下蓋脫右字，謂『士卒與左右羣臣畢從』也。

毛叔鄭奉明水。

索隱：明，明水也。舊本皆無水字。今本有水字者多，亦是也。若惟云『奉明，』其義未見，不知奉明何物也。

案逸周書亦作『奉明水。』

衞康叔封布茲。

案荀子正論篇注引此無康字，逸周書同。陳槃庵兄云；『叔字，封名。楊樹達金文編書後曰：金文有康侯丰鼎。知衞康叔本名丰。經傳作封者，丰之同音假字也。』

尹佚筴祝曰，

案禮記樂記疏引佚作逸，周書同。古字通用。

膺更大命，革殷，受天明命。

張文虎云：『此文亦本克殷解。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周書云：「膺受大命，革殷，受天明命。」與史同。今本逸周書失此十字。游、王、柯、凌本「膺更」下注「監本作受」四字。蓋校者所加。』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『膺更』下亦並注『監本作受』。四字，作受與文選注所引逸周書合。更乃受之誤。更，正作叟，與受形近，往往相亂。說已詳夏本紀。

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釋，一作原。』

案原猶免，與釋義近。後漢書羊續傳：『其餘黨輩原爲平民。』注：『原，免也。』

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，

王念孫云：『散鹿臺之財，』本作『散鹿臺之錢。』今作財者，後人依晚出古文書尙改之也。……

梁玉繩云：人表括作适，古字通用。然周書作南宮忽也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財作錢，與治要所引合。

案禮記樂記疏引此括作适。逸周書作南宮忽，孔注：『忽卽括』。帝王略論財亦作錢。

發鉅橋之粟，以振貧弱萌隸。

案逸周書、呂氏春秋慎大覽、說苑指武篇、國語周語韋昭注、藝文類聚十二引帝王世紀、水經漳水注鉅皆作巨，古字通用。書僞武成疏引振作賑，藝文類聚及御覽八四引帝王世紀、水經注、金樓子皆同。振、賑正、俗字。

命南宮括、史佚展九鼎保玉。

梁玉繩云：『吹景集云：「周書括作伯達，當從周書。展作遷，『保玉』作三巫。孔晁注：『三巫，地名。』按遷于洛邑。三巫，未詳。」』

案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作『命南宮伯達、史逸遷九鼎于洛邑。』（御覽引伯達上衍括字。又逸作佚，古通。）

武王追思先聖王，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。

集解：『地理志：弘農陝縣有焦城，故焦國也。』

案樂記疏引聖下無王字。御覽一五九引此，改焦爲譙國。卽地理志之焦國也。焦、譙古通。

黃帝之後於祝，帝堯之後於薊，帝舜之後於陳，大禹之後於杞。

梁玉繩云：『余攷樂記，薊爲黃帝後，祝爲帝堯後，韓詩外傳三同。潛夫論五德志亦言「武王封堯胄于鑄。」而史記祝、薊二國互易。豈以堯祖黃帝，可通言之歟？抑當依樂記爲是？呂覽愼大云：「武王封黃帝之後于鑄，封帝堯之後于黎。」史蓋仍其誤。而黎與薊，以音近致譌；曰祝、曰鑄，其地不殊。古鑄、祝同音，字亦得通。……』

案樂記疏引黃帝上、『帝堯』上、『帝舜』上，皆有封字。呂氏春秋愼大覽、樂記、韓詩外傳三、本書樂書、家語辯樂解咸同。據此，則大禹上亦當有封字，文乃一律。呂氏春秋作『封夏后之後於杞；』樂記、外傳、樂書、家語並作『封夏后氏之後於杞，』皆有封字。又案樂書、家語祝、薊二國與此亦互易，與樂記及外傳合。

登豳之阜，以望商邑。

案書鈔一五七引豳作邠。

麋鹿在牧，蜚鴻滿野。

梁玉繩云：『「麋鹿」二字，周書、國語、淮南本經訓、博物志及集解引隨巢子皆作「夷羊，」竹書「夷羊見，」是也。「蜚鴻」二字，淮南作「飛蚤，」（注：蝗也。）索隱引隨巢作「飛拾」，博物志作「飛蝗。」又不同。前賢所解各殊，具詳吹景集中。余謂「麋鹿」乃「夷羊」之誤，「蜚鴻」乃「飛蝗」之誤。……』

案藝文類聚九四引周書云：『子夏曰：桀德衰，夷羊在牧，飛蛤滿野。』（又見御覽九百二。據此，隨巢子之『飛拾，』拾蓋蛤之誤。）金樓子箴戒篇亦云：『昔夏后之衰，妖精竝見。蜚鴻滿野，夷羊在牧。』是夏、殷將亡，所見妖異相同。此文『夷羊』作『麋鹿，』楊慎云：『紂有鹿臺以養鹿，故曰「麋鹿在牧。」「蜚鴻，」馬名，若白蟻、紫燕之類，蓋良馬也。養麋鹿而棄良馬，故曰「麋鹿在牧，蜚鴻滿野。」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。』（丹鉛雜錄七。）此亦可備一說。東方朔荅驃騎難：『騏驥、綠耳、蜚鴻、驊騮，天下良馬也。』廣雅釋獸：『飛鴻，馬屬。』

維天建殷，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。不顯亦不賓，滅以至今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一云『不顧亦不賓成。』一又云『不顧亦不恤』也。」』

索隱：『言天初建殷國，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。既無非大賢，未能興化致理。故殷家不大光昭；亦不既擯棄，以至于今也。亦見周書及隨巢子。……隨巢子曰：「天鬼不顧，亦不賓滅。」天鬼卽天神也。」

考證：『姚鼐曰：言殷有名賢三百六十，既不顯用；亦不賓禮。滅字屬下讀，蔑棄之意。言棄以至今。裴駰屬上讀，非也。』

案徐廣稱『一云：不顧亦不賓成。』與逸周書度邑解合。竊疑成乃戊之誤，說文：『戊，威也。威，滅也。』淮南子天文篇，白虎通五行篇並云：『戊者，滅也。』若作成，則不可通矣。莊子大宗師篇：『成然寐。』釋文：『成，本或作戊，音恤。簡文云：當作滅。』彼文成亦戊之誤（奚侗補注有說），與此同例。據逸周書與隨巢子，此文舊讀皆於滅字絕句，亦有所本。張照考證謂『滅字應從下句讀。』與姚鼐說合，於義爲長。又案景祐本集解徐注作『一云：不顧失亦不賓失威。』兩失字衍，威蓋戚之誤，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滅。

悉求夫惡，貶從殷王受。

索隱：『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、不順周者，咸貶責之，與紂同罪。故曰：貶從殷王受。』

案『悉求夫惡，』逸周書度邑解作『志我共惡。』志與求義近，夫、共並矢之誤。逸周書世俘解：『則咸劉商王紂，執矢惡臣百人。』（孔注：矢惡臣，崇侯之黨。）矢，舊本亦誤夫；或誤天。世俘解又云：『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百人。』（百上舊衍人字。）矢字不誤。揚雄太玄經一戾：『殺生相矢。』注：『矢，乖也。』『悉求矢惡，貶從殷王受。』謂『盡求紂乖惡之臣，貶責之使與紂同罪』也。（參看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及孫詒讓周書斠補。）索隱說是，惟不知夫爲矢之誤耳。

日夜勞來我西土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云「肯來。」』

索隱：七字連作一句讀。

梁玉繩云：『別本我上有定字，是「勞來」乃定也。徐廣謂「一云『肯來。』」恐非。餘姚盧學士文弨曰：「周書度邑解作『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。』文譌難曉。」竊以字形求之，「四方」與此「日夜」相近，赤疑丌（古其字）或亦之譌。史記無此字。「宜未」與此「勞來」相近。周書「定我于西土。」本有定字』

案景祐本我上有定字。索隱『七字』黃善夫本作『八字，』是索隱原本亦作『日夜勞來定我西土。』我上脫定字，後人乃改八爲七耳。『勞來』徐廣謂『一云「肯來，」』逸周書作『宜未。』『宜未』乃『肯來』之誤，（肯，正作冑，與宜形近。來，隸書、俗書並作来，與未形近。）肯又勞之誤也。（勞，俗書作劳，與肯形近。）

其有夏之居。

案水經潁水注引此作『吾其有夏之居乎！』其猶因也。下文『顧瞻有河』下，徐廣注引周書度邑作『吾將因有夏之居也。』（今本度邑解作『其有夏之居。』）其正作因。（此義前人未發。）

顧瞻有河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周書度邑曰……北瞻望于有河。』

考證：古鈔本、楓、三、南本瞻作瞻，下同。與周書合。

案徐廣注引〔逸〕周書瞻作瞻，瞻、瞻古通，莊子讓王篇：『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，』呂氏春秋審爲篇、淮南子道應篇瞻並作瞻，卽其比。

粵瞻雒、伊，

正義：粵者，審愼之辭也。

案粵猶『於是』也。逸周書作宛（音鬱），義亦同。

縱馬於華山之陽，放牛於桃林之虛，偃干戈，振兵釋旅。示天下不復用也。

考證：以上本禮記樂記。又見呂氏春秋愼大篇、韓詩外傳三。

案樂書、留侯世家（又見新序善謀篇、漢書張良傳）、說苑指武篇、家語辯樂解、書僞武成皆有類此之文。（又案焦氏易林卷四注引史云：『武王勝殷，戢弭干戈，以示弗用。』卷七注引史記云：『武王勝殷，包藏弓矢，戢弭干戈，以示弗用。歸馬于華山之陽，放牛于桃林之野。』卷十二注引同，末句『桃林之野』下更有『以示弗服』四字。與此文及樂書、留侯世家所記並有出入，蓋非史記之舊。）

箕子不忍言殷惡，以存亡國宜告。武王亦醜，故問以天道。

正義：箕子殷人，不忍言殷惡。以周國之所宜，言告武王，爲洪範九類。武王以類問天道。

案景祐本武王下疊王字。則當讀『以存亡國宜告武王』句。『王亦醜』句。正義云云，似所見本正如此。『王亦醜，』謂武王亦恥言殷之惡也。醜與恥同義。（韓非列傳：『凡說之務，在知飾所說之所敬，而滅其所醜。』韓非子說難篇醜作恥，卽其例。）正義釋醜爲類，非也。又據『以存亡國宜告』下索隱云：『六字連一句讀。』是索隱本武王下不疊王字。

周公乃祓齋，自爲質，欲代武王。

正義：質，音至。周公祓齋，自以贄幣告三王，請代武王。武王病乃瘳也。

梁玉繩云：『魯世家亦作質，如周禮「質劑」之質。正義解作贄，非。明徐孚遠

史記測議曰：「書作『自以爲功。』此改作質，義勝。」據釋詁，二字訓同。』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作贄。

案書金縢質作功，史公說功爲質。爾雅釋詁：『功、質，成也。』功、質並訓成，則功亦可訓質矣。楓、三、南本質並作贄，蓋據正義改。質、贄(說文作摯)古通，孟子滕文公篇：『出疆必載質。』僞孫奭疏說質爲贄，卽其證。惟此文當以作質爲正。

與武庚作亂畔周。

案御覽八四引畔作叛，古字通用，作畔是故書。

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歸，一作饋。』

案歸、饋古通，論語微子篇：『齊人歸女樂，』漢書禮樂志及師古注引歸並作饋，卽其比。

周公行政七年。

考證：『書洛誥：「惟周公誕保文、武受命，惟七年。」周書明堂解、韓非子難(二)篇、尙書大傳、禮記明堂位、韓詩外傳所記皆同。』

案藝文類聚六、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注並引尸子，稱周公『假爲天子七年。』淮南子齊俗篇亦稱周公『七年而致政成王。』

卒營築居九鼎焉。

案路史餘論三引居作安，義同。

道里均。

案藝文類聚十二、御覽八四引里並作理。理亦借爲里。

召公爲保，周公爲師。

案書鈔五二引周本紀云：『成王卽位，周公、畢公並爲太傅。』與此文不符。

東伐(原誤代)淮夷，殘奄。

案景祐本殘作踐，古字通用。書成王政序亦作踐。

遷其君薄姑。

考證：書序薄姑作蒲姑，君下有于字。

案薄、蒲古通，書將蒲姑序釋文云：『蒲，馬本作薄。』是馬融本與此同。

作康誥。

梁玉繩云：『淮南集辨惑云：此乃康王之誥。若康誥，則命康叔者也。書豈有兩康誥邪！』

考證：古鈔本、南本康下有王字。愚按疑脫『之王』二字。

案古鈔本、南本並作康王誥，與王若虛辨惑說合。之字可略。

刑錯四十餘年不用。

集解：『應劭曰：錯，置也。民不犯法，無所置刑。』

案帝王略論錯作厝。治要引錯作措，引應劭注錯作『措者。』錯、厝並措之借字。措謂廢置也。應注下置字衍。漢書文帝紀：『斷獄數百，幾致刑措。』應注作『措，置也。民不犯法，無所刑也。』可證，又案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『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。』三字恐誤。

康王命作策畢公，分居里，成周郊，作畢命。

考證：『康王命』以下，采書畢命序，序無公字。右鈔、南本無分字。

王國維釋史云：『書洛誥：「王命作册逸祝册。」又「作册逸告。」（岷案告本作誥。）顧命：「命作册度。」孫氏詒讓周禮正義以「作册」爲「內史」之異名，是也。案書畢命序：「康王命作册畢，分居里，成周東郊，（岷案東字衍。）作畢命。」史記周本紀作「康王命作册畢公，」蓋不知「作册」爲官名，畢爲人名，而以畢公當之，爲僞古文畢命之所本。』（觀堂集林六。）

案王氏釋史引策爲册，蓋據畢命序改。册、策正、假字。此當讀『康王命作策畢』句。『公分居里，』公乃分字之誤而衍者。古鈔、南本並作『公居里，』不刪公字，而妄刪分字，非也。

康王卒。

考證：古鈔本、南化本卒作崩。

案御覽八五引帝王世紀，稱康王『在位二十六年崩。』

昭王南巡狩不返，卒於江上。其卒不赴告，諱之也。

正義：『帝王世紀云：……其右辛游靡，長臂且多力，游振得王，周人諱之。』

考證：帝王世紀本呂氏春秋音初篇。振者，振其尸也。

案正義引帝王世紀辛游靡，黃善夫本、殿本辛並誤卒。呂氏書秋音初篇、竹書紀年並作『辛餘靡。』游蓋本作餘，涉下『游振』字而誤也。御覽八五引帝王世紀振作拯。考證『振者，振其尸也。』本孫星衍說。（見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。）

王道衰微。

案御覽八五引王上有而字。

先王燿德不觀兵。

案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注引『先王』上有『昔我』二字，燿作耀。黃善夫本、殿本燿亦並作耀，國語周語上同。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注引作曜。耀、曜並俗字。

先王之於民也，茂正其德，而厚其性，阜其財求，而利其器用。明利害之鄉。

考證：『左傳文公十七年，晉卻缺解夏書云：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謂之三事。」與此相合。性卽生也。』

案周語韋注：『阜，大也。』考證云云，本王念孫說：『文公十七年。』乃『文公七年』之誤，見經義述聞第二十周語上。（上文『玩則無震。』考證引中井積德云：『震亦威也。』亦本王念孫說。）

使之務利而辟害，

案之字疑涉上文『脩之』而衍。治要引此作『使務利而避害，』周語同。避、辟正，假字。

遵脩其緒，

考證：國語遵作纂。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脩作循。愚按脩字與下文複，作循爲長。

案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脩並作循，是也。循、脩隸書形近，又涉下文脩字而誤。『遵循』複語，遵亦循也。爾雅釋詁：『遵，循也。』說文同。

奕世載德，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載作戴。

案載、戴古通，下文『訢戴武王，』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戴並作載，卽其比。周語注：『載，成也。』

訢戴武王。

案治要訢引作欣，周語同。訢、欣古、今字。周語注：『戴，奉也。』

勤恤民隱。

案周語注：『隱，痛也。』

有威讓之命，有文告之辭。

案周語命作令，義同。下文『布令、陳辭，』承此言之，則作令，文乃一律。

布令、陳辭，而有不至。

案『而有』猶『而猶，』有與猶同義，（周語有作又，又亦與猶同義。）張儀列傳：『而親昆弟同父母，尙有爭錢財。』有亦與猶同義。（參看拙著古書虛字新義『有』字條。）

且觀之兵，無乃廢先王之訓，而王幾頓乎？

考證：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兵下有『矣其』二字。

案周語無上亦有其字。

吾聞犬戎樹，敦率舊德，而守終純固。其有以禦我矣。

集解：『駰案韋昭曰：樹，立也。言犬戎立性敦篤也。』

考證：『中井積德曰：「樹，建國也。」愚按樹敦，犬戎國主名，諸說恐非。「守終純」句。固字屬下讀。』

周語敦作惇。率作帥。韋注『敦篤』作『惇樸。』舊音云：『樹惇，蓋是犬戎主名。』王引之述聞云：『樹者，其主名。惇字當屬下讀。犬戎樹者，先國而後名。猶曰邾婁顏耳。「惇帥舊德」者，惇，史記周本紀作敦。爾雅曰：「敦，勉也。」言「勉循舊德」也。』

陳槃庵云：『韋解作「立性惇樸，」義自可通。……周語上又云：「內史興謂襄王曰：晉侯『樹於有禮；』」又周語下，單穆公謂景王曰：「聖人樹德於民；」又晉語四，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：晉公子「樹於有禮。」國語作者亦自習

用樹字以爲動詞。』（孔孟學報第十期犬戎別記。）

案王氏以樹爲犬戎主名，惇字屬下讀，於義爲長。惇與敦，率與帥，並古字通用。考證以樹敦爲犬戎國主名，說本周語舊音。槃庵兄回護韋注，說亦有據。又案周語下亦云：『守終純固。』管子五輔篇云：『敦懞純固，以備禍亂。』是『純固』爲習見連文。考證以固字屬下讀，非也。

甫侯言於王，作脩刑辟。

集解：『鄭玄曰：「書說云：周穆王以甫侯爲相。」』

考證：『尚書甫作呂。孔疏云：禮記書傳，引此篇多稱爲甫刑。……宣王以後改呂爲甫也。』

案漢書人表作呂侯。御覽八五引帝王世紀亦作呂侯，云：『或謂之甫侯。』書呂刑孔疏引鄭玄云：『書說云：周穆王以呂侯爲相。』與集解引作甫侯異。蓋古人引書，往往隨正文改字也。孔疏又云：『書說，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。』又案考證云云，本梁氏志疑。

師聽五辭。

正義：『漢書刑法志云：「五聽：一曰辭聽。二曰色聽。三曰氣聽。四曰耳聽。五曰目聽。」周禮云：「辭不直，則言繁。目不直，則視眊。耳不直，則對答惑。色不直，則貌赧。氣不直，則數喘」也。』

案正義引刑法志云云，又見周禮秋官小司寇；引周禮云云，乃小司寇鄭玄注。（文略有出入。）古人引書，往往以注文爲正文。又案『則視眊，』黃善夫本、殿本眊並作眇，古字通用。『則貌赧，』黃善夫本赧作赩，蓋涉上文色字而誤。

穆王立五十五年崩。

考證：『左傳僖公十二年云：穆王欲肆其心，……王是以獲沒於祇宮。』

案御覽八五引年下更有『年一百五歲而』六字。又引帝王世紀作『五十五年，王年百歲，崩于祇宮。』百下疑脫五字。竹書紀年云：『五十五年，王陟于祇宮。』又案考證所稱『左傳僖公，』乃昭公之誤。

王共王繄扈立。

索隱：系本作伊扈。

梁玉繩云：世表及世本、人表作伊扈。此作緊字，古通也。

案詩大雅民勞孔疏引此及世本、御覽八五引此及帝王世紀共皆作恭，古字通用。國語周語上、三代世表亦並作恭。周語韋注緊扈亦作伊扈。御覽引此作翳扈，緊、翳古亦通用。

其母曰：必致之王。

集解：『列女傳曰：康公母姓隗氏。』

案今本列女傳仁智篇密康公母傳隗氏作魏氏，隗、魏古通。

況爾之小醜乎！

案之字涉上文而衍。周語、列女傳並無。

共王崩，子懿王囏立。

索隱：世本作堅。

梁玉繩云：『囏字誤，索隱曰：「一作堅。」是也。各處皆作堅。』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作『王在位二十年，崩。子堅代立。』竹書紀年、三代世表、漢書人表囏亦並作堅。又案索隱稱世本，避太宗諱，例作系本。此後人所改也。

懿王之時，

索隱：『宋忠曰：懿王自鎬徙都犬丘。……』

考證：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『之時』作立。

案詩譜序疏、王風譜疏、齊風譜疏引『之時』亦皆作立。御覽引帝王世紀云：『懿王二年，徙都犬丘。』

懿王崩，共王弟辟方立，是爲孝王。孝王崩，

案御覽引懿王下有『在位二十五年』六字；『孝王崩，』孝王下有『在位十五年』五字。疑並據帝王世紀之類所加。又案御覽八七八引史記云：『周孝王七年，厲王生。冬，大雹，牛馬死，江、漢俱凍（舊誤動）。及孝王崩，厲王立，王室大亂。』『周孝王七年，』至『江、漢俱凍。』十八字，記纂淵海五亦引爲史記文，今本史記無之。惟竹書紀年云：『孝王七年，冬，大雨電（疑雹之誤），江、漢水，牛馬死，是年厲王生。』與此文略同。御覽、記纂淵海所引，或誤以紀年爲史記與？

是爲夷王。

正義：『紀年云：三年致諸侯，烹齊哀公于鼎。』

案御覽八五引紀年『三年』下有王字。（今本紀年同。）黃善夫本、殿本烹並誤翦，並脫于字，鼎並誤昇。

厲王卽位三十年，

考證：芮良夫諫用榮夷公、與召公諫監謗二事，國語不紀其年，他書亦無可徵。此云『卽位三十年，』下云『三十四年，』未知何據。

案考證之說，本梁玉繩志疑。

而有專之，

考證：周語有作或。

案有、或同義，古書習見。

王其能久乎？

案其猶豈也。下文『今王學專利，其可乎？』其亦與豈同義。

猶日怵惕，

考證：各本日作曰，今依正義及古鈔、中彭本、中韓本、陳仁錫引古本、羣書治要訂。周語亦作日。

案殿本亦作日。

王而行之，其歸鮮矣！榮公若用，周必敗也！

案而猶如也。治要若作有，有猶若也。

卒以榮公爲卿士，用事。

案詩小大雅譜疏引『用事』作『使用事焉。』

得衞巫，使監謗者。以告則殺之。其謗鮮矣。諸侯不朝。三十四年，王益嚴，國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

集解：『韋昭曰：以目相眄而已。』

梁玉繩云：『「其謗鮮矣」至「王益嚴」十五字，國語所無，當是誤增。外紀曰：「三十年，王殺謗者。」三十四年始「道路以目，」事不相接。』

案呂氏春秋達鬱篇、帝王略論亦並無『其謗鮮矣』至『王益嚴』十五字。然此十

五字，容是史公原文。小大雅譜疏引嚴下更有虐字，『莫敢』作『不敢，』莫猶不也。下文『於是國莫敢出言。』小大雅譜疏引莫亦作不。又案集解引韋昭注『相盼，』景祐本作『相眄。』黃善夫本作『相眄，』治要引同，周語注亦作『相眄。』眄乃眄之俗變。（說文：『眄，一曰衺視也。』）盼，誤字。

是鄣之也。

案御覽三六七引鄣作障，呂氏春秋、周語並同。（韋昭注：障，防也。）鄣、障古通，本字作墇，說文：『墇，擁也。』今所謂壅塞也。

防民之口，甚於防水。

案呂氏春秋、周語、金樓子箴戒篇水皆作川，下同。

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。爲民者宣之使言。

案周語韋注：『爲，治也。』呂氏春秋爲並作治。

瞽獻曲。

集解：『韋昭曰：曲，樂曲。』

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曲皆作典。集解引韋注同。梁玉繩云：『左傳襄十四年：「瞽爲詩。」疏引周語作「瞽陳曲。」韋昭云：「瞽陳樂曲獻之於王。」余舅氏元和陳大令樹華有依宋本校定國語亦作曲。韋注：「曲，樂曲也。」則知今本國語、史記竝譌爲典字，典與瞽何涉？』

案張照考證亦謂『瞽陳樂曲，於義爲長。』瀧川考證本徑改正文、注文典爲曲，是也。清黃丕烈讀未見書齋重雕宋明道本周語亦作『瞽獻曲。』韋注：『曲，樂曲也。』

耆艾脩之。

集解：『韋昭曰，耆艾，師傅也。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。』

考證：『中井積德曰：「修之」二字，都承前文，不止瞽史。』

案『耆艾脩之，』與前文平列，猶言『師傅脩飭之』也。既非專承上文『瞽史教誨』而言；亦非『都承前文。』王念孫云：『「脩之，」謂「脩飭之」也。之字指王而言。』

（經義述聞第二十周語上。）其說是也。

民之有口也，

案治要引此無也字，周語同。

若壅其口，其與能幾何！

案周語韋注：『與，辭也。』竊疑『與能』複語，與猶能也。吳語：『民生於地上，寓也。其與幾何！』左襄二十九年傳：『是盟也，其與幾何！』（杜預注：言不能久也。）兩與字亦並與能同義。（古書中與與能同義之例甚多，經傳釋詞並釋爲語助。）

於是國莫敢出言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詩小大雅譜疏引國下有人字。』

案詩小雅雨無正疏、御覽三六七引國下亦並有人字。

三年，乃相與畔襲厲王。

案小雅雨無正疏引『三年』作『三十七年，』畔作叛。上言『三十四年，王益嚴，國人莫敢言。』此言『三年』者，『三十四年』後之『三年』也。作『三十七年，』亦『三十四年』後之『三年』也。小大雅譜疏、左昭二十六年傳疏、治要、御覽八五引畔亦皆作叛。畔、叛古通，說已見前。

厲王太子靜，匿召公之家。

案竹書紀年、漢書人表、帝王略論靜並作靖，古字通用。下文『太子靜長於召公家。』左昭二十六年傳疏引靜亦作靖。

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

案御覽八五引『二相』作『二人相共。』

共和十四年，厲王死于彘。

案小大雅譜疏引死作崩。又案御覽八七九引史記云：『共和十四年，大旱，火焚其屋。伯和篡立（立上舊衍位字），故有大旱。其年，周厲王奔彘而死，立宣王。』『共和十四年』至『故有大旱』十九字，記纂淵海五、路史發揮二注亦並引爲史記文，今本史記無之，疑是紀年之文。今本竹書紀年云：『厲王二十六年，大旱，王陟于彘。周定公、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。共伯和歸其國，遂大雨。』與所稱『伯和篡立，故有大旱。』不符。

諸侯復宗周。

案小大雅譜疏引復下有歸字，則宗周謂鎬也。周語韋注：『宣王都鎬。』

四十六年，宣王崩。

案御覽八五引四上有『在位』二字。

子幽王宮湦立。（宮字原脫。）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生。』

正義：湦音生。按本又作涅。涅，音乃結反。

梁玉繩志疑宮湦作宮涅。云：『涅字下从土，各本譌作工。幽王之名，此作宮涅；紀年作涅，無宮字；人表及世族譜、國語注作宮涅；呂子當染篇注作宮皇；詩王風譜疏引紀作宮皇；而大紀又只作涅。國語補音曰：「今官本史記作宮涅，徧檢字書無此字；又或作宮湟。然竝與涅字相亂，皆非是。據人表作宮涅，宜從涅。」（今本史記作涅；人表作湟，與庠所見異。）余謂湟乃涅之譌，而涅、湟、皇三字亦誤。當從外紀、古史作宮湦爲是也。知者，徐廣曰：「一作生。」蓋湦與生通借耳。……』

案宮湦，景祐本同。黃善夫本作宮涅；殿本作宮涅。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、御覽八五引此亦並作宮涅。帝王略論作宮皇。

西周三川皆震。

集解：『韋昭云：西周，鎬京。……』

案殿本西周作西州。集解引韋注同。周、州古通，初學記六兩引此文，一引亦作西州。（記纂淵海六六引作西川，川乃州之誤。）

伯陽甫曰：周將亡矣！

集解：『韋昭曰：「伯陽甫，周大夫也。」唐固曰：「伯陽甫，周柱下史老子也。」』

考證：韋說是。老聃何得及幽王時。國語甫作父。

案御覽八百八十、記纂淵海五引伯陽上並有『太史』二字。說苑辨物篇、老子列傳索隱甫亦並作父。甫、父古通，說已見前。又案集解引韋昭、唐固注，景祐本兩甫字亦並作父；黃善夫本唐固注甫亦作父。

陰迫而不能蒸。

集解：『韋昭曰：蒸，升也。……』

案周語蒸作烝，韋注同。說苑辨物篇亦作烝。烝、蒸正、假字。御覽八百八十引蒸作昇，蓋據韋注改。昇，俗升字。

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。

案周語填作鎮，古字通用。天官書：『四填星所出四隅，去地可四丈。』御覽五引填作鎮，卽其比。

夫水土演而民用也。

案說苑用下有足字。

土無所演，

案此承上文『水土演』而言，周語土上有水字，是也。（說苑亦脫水字。）

昔伊、洛竭而夏亡。

王念孫云：凡伊、雒、瀍、澗之雒字，從隹旁各。涇、渭、洛之洛字，從水旁各。一爲豫州川。一爲雍州浸。載在職方，不相假借。……雒、洛二字之辯，〔段玉裁〕古文尚書撰異言之甚詳。（讀書雜志四之六漢書地理志『逾于洛』條。說又詳段氏說文解字注水部洛字下。）

案御覽八百八十引此洛作雒，說苑同。是也。作洛者，後人所改。

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。

案御覽、記纂淵海五引若並作如，說苑同。

塞必竭。

案御覽引作『塞必川竭山崩。』必猶則也。下文『川竭必山崩。』必亦與則同義。

亡國之徵也。

案國字疑涉上下文而衍，書鈔四二、記纂淵海引此並無國字。周語、說苑並同。

川竭必山崩。

考證：周語『必山』二字倒。

案說苑『必山』二字亦倒。

太子母申侯女，

案左昭二十六年傳疏引太作大（下同），女下有也字。詩小雅小弁疏引母上有之

字。

後幽王得褒姒，愛之，欲廢申后。

案御覽八五引愛上有『而篤』二字，欲上有乃字。

幷去太子宜臼，以褒姒爲后，以伯服爲太子。

考證：古鈔本『太子』下無宜臼二字，『后以』下有『其子』二字。羣書治要引同。

案詩王風譜疏、小雅小弁疏、左昭二十六年傳、御覽引此，皆作『幷去太子，用褒姒爲后，以其子伯服爲太子。』治要引『以褒姒，』以亦作用，金樓子箴戒篇同。以、用同義。

昔自夏后氏之衰也，

案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、御覽九二九引此並無自字。御覽三百六十引同；又引衰上有將字。論衡異虛篇衰上亦有將字。

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。

案漢書五行志、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注、御覽三百六十引此並無神、帝二字，金樓子同。又五行志引庭作廷（下同），古字通用。文選運命論注引二字在龍字下，帝下有之字。御覽九二九引二字亦在龍字下。

余褒之二君，

案五行志、文選幽通賦注、運命論注、御覽九二九、記纂淵海九九引君下皆有也字。國語鄭語、列女傳孽嬖篇周幽褒姒傳、論衡異虛篇、金樓子咸同。

夏帝卜殺之、與去之、與止之，莫吉。

案兩與字並與或同義。御覽九二九引『與去』作『徙去。』記纂淵海引同；又引止作留。鄭語韋注：『止，留也。』

櫝而去之。

考證：『陳仁錫曰：「去，藏也。」愚按，與弆同。鄭語作藏。』

案文選運命論注引櫝上有『夏氏乃』三字。（胡克家考異云：袁本、茶陵本無『夏氏乃』三字。）氏疑當作帝。論衡異虛篇作『夏王櫝而藏之。』文選幽通賦注、御覽三百六十引此去並作藏。列女傳、論衡奇怪篇並同。五行志師古注：「去，藏也。」

不可除。

案五行志引除下有也字，鄭語、列女傳並同。

褒化爲玄黿，以入王後宮。

索隱：亦作蚖，音元。玄蚖，蝘蜓也。

案列女傳黿作蚖。鄭語韋注亦云：『黿，或爲蚖。蚖，蝘蜓，象龍。』文選幽通賦注、御覽三百六十引黿並作龜，金樓子同。龜蓋黿之誤。俗書黿字从龜，（顏氏家訓書證篇、史記正義論字例並有說。）故致誤耳。

後宮之童妾，既齔而遭之。

集解：『韋昭曰：毀齒曰齔。女七歲而毀齒也。』

梁玉繩云：國語既上有未字，此似缺。『未既齔』者，齒未盡毀也。

考證：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既上有未字，與鄭語合。

案御覽引此作『未齔而遭之。』金樓子作『未齔者遭之。』並有未字。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齔並作齓，集解引韋注同。文選運命論注引此亦作齓，鄭語正文、注文並同。齔、齓正、俗字。）列女傳作『未毀而遭之。』亦有未字。

無夫而生子。

案文選運命論注引生下有『一女』二字。

童女謠曰，

考證：鄭語無女字，此衍。

案文選注引此亦無女字，列女傳同。惟有女字，容是史公原文。五行志引『童女』作『女童。』師古注：『「女童謠，」閭里之童女爲歌謠也。』

檿弧箕服，實亡周國。

案金樓子『檿弧箕服，』作『皦皦白服。』五行志引箕作萁，並云：『劉向曰爲：檿弧，桑弓也。萁服，蓋以萁草爲箭服。』（師古注：萁草，似荻而細。）漢隸及六朝俗書从艸、从竹之字往往相亂，竊疑作萁，乃此文之舊也。文選注引實作寔，列女傳同。古字通用。

有夫婦賣是器者，

案五行志引有上有後字，賣作鬻。列女傳有上亦有後字。鄭語賣亦作鬻。韋注：

『鬻，賣也。』

逃於道，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妖，一作夭。夭，幼少也。』

案妖、夭古通，夭猶少也。莊子大宗師篇：『善夭、善老，』釋文本夭作妖；宋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夭作少。卽其證。

聞其夜啼，

案五行志引啼作號，義同。鄭語、列女傳亦並作號。

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，

案五行志引『女子』作『妖子，』與上文一律。女疑妖之壞字，下同。文選運命論注引此無女字，下同。

是爲褒姒。

案文選幽通賦注引『是爲』作『謂之。』

竟廢申后及太子。以褒姒爲后，伯服爲太子。

案五行志引『太子』下有宜咎二字，以作『而立。』列女傳『太子』下有宜臼二字，以亦作『而立。』咎、臼古通，下文『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。』詩王風譜疏、御覽一四七引並作宜咎，（帝王略論亦作宜咎。）與此同例。詩小大雅譜疏、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、御覽一四七引此以上並有而字。文選幽通賦注、劉越石勸進表注、運命論注引此以並作立。詩小雅白華疏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幽王三年，納褒姒。八年，立以爲后。』御覽一四七引紀年云：『幽王八年，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。』

無可奈何！

案御覽一四七引無作毋，同。下文『毋逆朕命。』左僖十二年傳毋作無，亦同例。

褒姒不好笑，幽王欲其笑，萬方故不笑。

案御覽八五引褒姒下有『爲人』二字，『萬方』上有『悅之』二字，故作猶。故與猶同義。（莊子山木篇：『材與不材之間，似之而非也。故未免乎累。』故亦與猶同義。）列女傳『萬方』作『萬端，』義亦同。（莊子達生篇：『覆卻萬方

陳乎前，而不得入其舍。』『萬方』亦與『萬端』同義。）

幽王爲燧燧大鼓，

案詩小雅采菽疏、文選西征賦注、藝文類聚八十、御覽八五、記纂淵海五六引燧皆作烽，下同。烽卽燧之俗省。下文『有寇至則擧燧火。』景祐本燧亦作烽。治要引下文燧並作烽，水經渭水注、帝王略論並同。

諸侯悉至。

案御覽引『諸侯』上有『於是』二字。

幽王說之，爲數擧燧火。其後不信，諸侯益亦不至。

考證：……古鈔、三、南本說上有欲字，益下無亦字，與羣書治要所引合。

案小雅采菽疏引說作悅，（治要、御覽引並同，說、悅古、今字。）悅上亦有欲字，益下亦無亦字。列女傳『說之』亦作『欲悅之。』無『益亦』二字。

國人皆怨。石父爲人佞巧善諛、好利，王用之。又廢申后去太子也，申侯怒。

王念孫云：『王用之，又廢申后去太子也。』本作『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。』乃復擧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。與虢石父之事，各不相涉。王下衍一用字，遂致不成文理。後人遂於『廢申后』上加一又字，以曲爲彌縫耳。羣書治要引此作『王之廢后去太子也。』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『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。』今據以訂正。

考證：『王用之又』四字，古鈔、南本作『幽王之』三字。治要、御覽、詩譜王風疏引無用字、又字。

案御覽引怨下有之字，『王用之。又廢申后去太子也，』作『今王用之。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，』王氏舍『今王用之』四字而不論，又於后上增申字。竊以爲『石父爲人佞巧善諛、好利，今王用之。』乃申述『國人皆怨之』之故，與下文無涉。『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，』乃以起下文也。治要、詩王風譜疏並未引『王用之』以上之文。『又廢申后去太子也，』治要引作『王之廢后去太子也。』王風譜疏引作『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。』（與御覽引同。）今本又蓋之之誤，上又脫幽王二字耳。考證所謂『治要、御覽、詩譜王風疏引無用字、又字。』亦並失檢。

與繒、西夷犬戎攻幽王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治要、王風疏引與上有乃字，攻上有共字。』案小雅菀柳疏、左昭二十六年傳疏、文選西征賦注、劉越石勸進表注、御覽八五及一四七引此，與上亦皆有乃字，攻上亦皆有共字。列女傳同。（匈奴列傳作『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。』『而與』猶『乃與』也。）五行志、小大雅譜疏、大雅崧高疏引攻上亦皆有共字。焦氏易林四注引繒作鄫，國語晉語一、竹書紀年並同。古字通用。

遂殺幽王驪山下。

案左昭二十六年傳疏引『驪山下，』作『于驪山之下。』匈奴列傳、列女傳並同。焦氏易林注引驪山上有於字，於與于同。文選勸進表注、御覽八五引下上亦並有之字。小大雅譜疏引『驪山下』作『麗山之下。』呂氏春秋疑似篇同。王風譜疏、御覽一四七引驪山亦並作麗山。驪、麗古通，文選西征賦稱幽王『身死驪山之北。』王風譜疏引驪作麗，與此同例。

盡取周賂而去。

案御覽八五引『周賂』作『周之財。』

東遷于雒邑，辟戎寇。

案御覽引作『乃東徙洛邑，避戎寇也。幽王在位凡一十一年。』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遷亦作徙，義同。左昭二十六年傳疏引遷下有徙字，（蓋一本遷作徙，傳寫誤合之耳。）雒亦作洛，寇下亦有也字。雒邑字作洛，後人所改也。（篇末贊：『周乃東徙于洛邑。』亦同此例。）詩王風黍離疏引此雒亦作洛，辟亦作避。避、辟正、假字，說已見前。

周室衰微，諸侯彊幷弱。

案御覽引作『王室微弱，而諸侯以強幷弱。』（詩王風譜疏引帝王世紀亦云：平王時，王室微弱。）詩王風黍離疏引作『周室微弱，諸侯以強幷弱。』書鈔二一引『衰微』亦作『微弱。』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『彊幷弱』亦作『以強幷弱。』彊、強正、假字。

太子洩父蚤死。

案詩王風譜疏、御覽引此並作『太子泄父早死。』泄、洩正、俗字。早、蚤正、假字。下文『襄王母蚤死。』『后、太子聖而蚤卒。』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蚤並作早，亦同此例。作蚤是故書，正義論字例所謂『早字作蚤』者是也。

許田，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。

正義：『杜預云：……遥辭以求也。』

案正義引杜注，黃善夫本以下有有字，左隱八年傳杜注同。

子莊王佗立。

案王風譜疏、御覽引佗並作他，他卽佗之隸變。

子釐王胡齊立。

正義：釐音僖。

案御覽引釐作僖，下同；引帝王世紀亦作僖。

子惠王閬立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閬作凉洪。（凉，俗涼字。）

初，莊王嬖姬姚生子穨。

案黃善夫本、殿本穨並作頹，下同。頹卽穨之俗變。御覽引此及下文亦並作頹。國語周語上、左莊十九年傳、漢書人表皆同。

奪其大臣園以爲囿。

集解：『左傳曰：大臣蔿國也。』

案左莊十九年傳作『取蔿國之圃以爲囿。』（杜注：圃，園也。）御覽引此作『奪其大臣蔿國之田以爲囿。』蔿國二字疑據左傳加，田疑園之誤。

謀召燕、衞師伐惠王。

案御覽引衞下有之字。

已居鄭之櫟。

案已猶『已而』也。封禪書：『平言上曰：「闕下有寶玉器來者。」已視之，果有獻玉杯者。』又云：『見一老父牽狗，言：「吾欲見巨公。」已忽不見。』（又見孝武本紀。）兩已字亦並與『已而』同義。

立釐王弟穨爲王，樂及徧舞。

案御覽引『弟穨』作『弟子頹。』舞作儛。儛與舞同。周語亦作儛。

鄭與虢君伐殺王穨，復入惠王。

案御覽引『王穨』作子頹，入作立。周語『王穨』亦作子頹。（左傳作「王子頹。』）

有寵於惠王，襄王畏之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無『於惠王』三字，殆是。

案御覽引此亦無『於惠王』三字。

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，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周作王。

案御覽引周亦作王，左僖十二年傳同。

王以上卿禮管仲。

案左傳作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。』

凡我周之東徙，晉、鄭焉依。

案凡猶夫也，發端辭。莊子外物篇：『凡道不欲壅，』人間世篇：『夫道不欲雜。』凡亦與夫同義。（此義前人未發。）周語中焉作是，焉猶是也。左隱六年傳載周桓公之言亦云：『我周之東遷，晉、鄭焉依。』（參看王引之釋詞二。）

故以黨開翟人，翟人遂入周。襄王出奔鄭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黨上有其字，與國語合。

案御覽引此黨上亦有其字，鄭上有於字。周語鄭上有于字。於猶于也。

十七年，襄王告急于晉。

案御覽引告上有乃字。

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，

案御覽引乃作『於是，』（義同。）『珪鬯』作『秬鬯。』

二十年，晉文公召襄王。

案御覽引召上有又字。

書諱曰：天王狩于河陽。

案御覽引此無諱字，左僖二十八年傳同。

弟瑜立，

案御覽引瑜下有代字。

次洛，使人問九鼎。

案御覽引作『次於洛，使人問九鼎之重輕。』左宣三年傳洛作雒，上亦有於字。秦本紀洛亦作雒，作雒是故書。『使人問九鼎，』左傳作『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。』楚世家作『楚王問鼎小大輕重。』金樓子說蕃篇作『問鼎之輕重而歸。』並與御覽所引較合。

子簡王夷立。

案御覽引立上有代字。

立爲悼公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立下有之字。

案御覽引立下亦有之字。

子靈王泄心立。

梁玉繩云：靈王之名，周語韋注亦作大心。

考證：『晉語作大心。張文虎曰：疑當作世，古世、大同用。』

案泄、大古亦通用，荀子榮辱篇：『憍泄者，人之殃也。』『憍泄』卽『驕泰，』亦卽『驕大。』（泰字古作大。參看王念孫讀書雜志八之一。）則泄固不必作世矣。考證所稱『晉語作大心。』本殿本考證說（張文虎札記亦引之），晉語乃『周語注』之誤。

二十五年，景王愛子朝，欲立之。會崩。

考證：各本『二十五年』『作二十年，』今從古鈔本，與年表及左傳合。

案竹書紀年載景王事止於二十五年；御覽八五引帝王世紀亦云：『景王在位二十五年。』考證本從古鈔本補五字，是也。（梁玉繩亦云：『二十』下脫五字。）

子丐之黨與爭立。

案景祐本丐誤丐，下同。

四十三年，敬王崩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皇甫謐曰：敬王四十四年，元己卯，崩壬戌也。」』

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三並作二。梁玉繩云：左傳哀十九年書『敬王崩。』而春秋昭二十二年書『景王崩。』則敬王在位四十四年明甚。竹書及集解引皇甫謐說俱合。此作『四十二，』表作『四十三，』竝誤也。但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作『四十四年。』

考證：『陳仁錫曰：「湖本三作二，誤。」愚按古鈔、南本、及御覽引亦作三，與年表合。』

案左哀十九年傳釋文引此及十二諸侯年表並作『四十二年。』引杜預世族譜同。（孔疏引世族譜亦同。）御覽八五引此作『四十三年，』梁云『四十四年，』失檢。

元王八年崩，

梁玉繩云：元止『七年，』此與六國表言『八年，』竝誤。杜世族譜作『十年，』亦誤。蓋謬減敬王之年，以益元王也。

案竹書紀年載元王止『七年。』世族譜作『十年，』七，古文、漢隸並作十，與十往往相亂。

子定王介立。

梁玉繩云……韋注國語、後書西羌傳、陶公年紀，竝據世本作貞王。……

案左哀十九年傳疏稱世本宋忠注，引此定王亦作貞王。

五月，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，是爲考王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嵬作隗，古字通用；又考王作考哲王，漢書人表同。

子威公代立。

案莊子達生篇：『田開之見周威公。』釋文引崔譔本作『周威公竈。』俞樾平議云：『威公之名不傳，崔本可補史闕。』

子安王驕立。

梁玉繩云：人表名驁，疑史譌驕。

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云：『子赧立，是爲元安王。』赧疑亦驁之誤。漢書人表安王亦作元安王。

安王立二十六年崩，子烈王喜立。

案御覽引年下有而字，喜下有代字。漢書人表、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烈王並作夷

烈王。

周太史儋

正義：儋，□甘反。

案正義甘上闕都字。

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從此後十七年，而秦昭王立。』

梁玉繩云：此語史凡四見，封禪書同周紀；秦紀『七十七歲；』老子傳『七十歲。』（漢郊祀志及水經注一九皆作『七十。』）三處各異，不免乖謬。注家咸自立解，疑莫能明。……余謂始皇生於周赧王五十六年，秦昭襄王四十八年。自始皇初生，逆數至惠文改元之歲，爲六十六年。而後四年，西周亡，鼎入秦。以此準之，恰得七十年。史儋之言，庶不爽矣。

周法高云：按太史儋之言，在周烈王二年，當秦獻公十一年；秦昭王元年，當周赧王九年。徐廣所云『從此後，』指當太史儋作此言之時；而自此時至秦昭王元年，卽周赧王九年，適得六十八年，和『七十』相近，和『十七』數字相差太遠。……。疑徐廣所見之史記本作『七十，』其注文亦作『七十，』而被後人竄改。此外老子列傳、漢書郊祀志、水經注皆作『七十，』作『七十』者是。……因形近而譌成『十七』或『七十七。』（論語十世希不失解，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三期。）

案老子列傳索隱引此及秦本紀並作『七十歲。』『十七』乃『七十』之誤例；今本秦本紀『七十』下又衍七字也。

十年，烈王崩，弟扁立，是爲顯王。

梁玉繩云：烈王在位『七年，』此作『十年，』非。……

考證：據表，十當作七。

案竹書紀年亦作『七年。』漢書人表、初學記引帝王世紀顯王並作顯聖王。

子愼靚王定立。

梁玉繩云：晉常璩華陽國志作愼王，而路史前紀注引志作靜王；又作順王。蓋單稱之耳。靚卽靜字。順與愼通。

案御覽引此亦作慎王。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作慎靖王，靚、靜、靖古並通用。

子赧王延立。

索隱：『皇甫謐云：名誕。』

案下文『周君王赧卒。』正義引帝王世紀、六國年表索隱引皇甫謐亦並云：『名誕。』御覽引帝王世紀作延。

東西周分治。

案初學記二四引治作境，蓋避唐高宗諱改。

爲王計者，周於秦，因善之；不於秦，亦言善之。

考證：言當作因；或云，衍字。

案因、言互文，言猶因也。（此義前人未發。）

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，信東周也。

案國策東周策『絕周』作『絕塞，』疑是。周字蓋涉下『東周』而誤。

故令人謂韓王，

索隱：『按戰國策云：「或人爲周君爲魏王」云者也。』

案索隱引國策云云，今本西周策無人字。又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並無『云者也』三字。

周君將以爲辭於秦。

索隱：『高誘注戰國策曰：以魏兵在河南爲辭，周君不往朝秦也。』

案西周策秦下有『而不往』三字，文意較完。又高誘注無周君二字，『朝秦』作『詣秦。』詣字是。

而西周之寶，必可以盡矣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無以字。

案東周策亦無以字。

請以國聽子。

案西周策高注：『聽，從也。』

是周折而入於韓也。

案西周策高注：『折，屈也。』

秦聞之必大怒，忿周卽不通周使。

案忿當作焚，卽與節通，（本字作卩。）謂符信也。淺人不明卽字之義，又因上文言『大怒，』遂妄改焚爲忿耳。西周策作『而焚周之節，不通其使。』高注：『節，符信也。』正可證此文之誤。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：『雄曰鳳，雌曰皇。雄鳴曰卽卽。』御覽九一五引韓詩外傳『卽卽』作『節節，』是卽、節通用之證。

秦破韓、魏，扑師武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扑，一作仆。戰國策曰：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。」』

案扑、仆古通，（說文扑作攴。）扑有擊殺義，列子說符篇：『楊布怒，將扑之。』白孔六帖九八引扑作殺，韓非子說林下篇朴作擊，卽其證。西周策作『敗韓、魏，殺犀武。』（梁玉繩云：犀武卽師武。）高注：『犀武，魏將。』又下文云：『犀武敗於伊闕。』徐注引國策云云，蓋合高注及下文引之也。

去柳葉百步而射之，百發而百中之。

案白帖二五引柳作楊，下同。枚乘上諫吳王書（見說苑正諫篇、漢書枚乘傳及文選）、論衡儒增篇亦並作楊。記纂淵海四三引中下無之字，疑涉上『射之』而衍，下同。西周策、上諫吳王書中下亦並無之字。

皆曰：『善射！』有一夫立其旁，

案白帖引此無射字，夫作人。西周策同。

客安能敎我射乎？

案白帖引『客安能』作『子必能。』客疑本作子，涉下『客曰』而誤也。西周策作『子何不代我射之也？』亦其證。

非吾能敎子支左詘右也。

索隱：『按列女傳云：左手如拒，右手如附枝。右手發之，左手不知。此射之道也。』

案白帖引支作引，詘作屈。西周策詘亦作屈，古字通用。管晏列傳：『君子詘於不知己，而信於知己者。』御覽四百十引詘作屈，卽其比。索隱引列女傳（辯通篇晉弓工妻傳）云云，又見韓詩外傳八（參看書鈔一二五引）。

不以善息。

案白帖引不上有而字，西周策同。

弓撥矢鉤，

考證：撥，弓反也。鉤，矢鋒屈也。

案荀子正論篇：『羿、蠭門者，天下之善射者也。不能以撥弓曲矢中。』楊倞注：『撥弓，不正之弓。』撥借爲扳（隸變作夬），說文：『扳，足刺扳也。讀若撥。』引申凡不正或反皆得謂之扳。鉤借爲句，說文：『句，曲也。』考證云云，本西周策鮑注。

一發不中，者百發盡息。

案考證本者字屬上讀。白帖、記纂淵海四三引此並無者字，疑淺人所刪。者猶則也，當屬下讀。晏子春秋內篇諫上：『令章遇桀、紂，者章死久矣！』荀子解蔽篇：『比至其家，者失氣而死。』兩者字並與則同義，亦並屬下讀，與此同例。

前功盡弃。

案記纂淵海五七引弃作廢。

客謂周冣曰，

索隱：冣，音詞喻反。周之公子也。

案景祐本冣作最，西周策同。黃善夫本、殿本亦並作最，索隱同。音『詞喻反，』則當作冣。周冣卽下文之周聚也。冣、聚古、今字。（參看殷本紀『大冣樂戲於沙丘』條。）西周策高注：『最（當作冣），周公子也。』卽索隱所本。

公不若譽（原誤擧）秦王之孝，因以應爲太后養地。

索隱：戰國策作原。原，周地。太后，秦昭王母宣太后羋氏也。

案黃丕烈讀未見書齋重刻剡川姚氏本西周策應字同。蓋後人據此文所改。鮑彪本作原，與索隱所引合，是也。（參看黃氏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。）高注：『原，周邑也。太后，秦昭王母也。』卽索隱所本。

是公有秦交。

考證：『有秦交，』策作『有秦也。』

案下文『交善、』『交惡，』承此交字而言。西周策作『有秦也，』也上蓋脫交

字。

秦攻周，而周冣謂秦王曰，

正義：秦欲攻周，周冣說秦曰，……

案秦下當有欲字，而字疑衍，（或而字本在下文『聲畏天下』上，誤錯於此。）正義可證。西周策正作『秦欲攻周，周最（當作冣）謂秦王曰。』

攻周實不足以利，聲畏天下。

案西策作『攻周實不足以利國，而聲畏天下。』多『國而』二字，文意較明。

西周恐，倍秦與諸侯約從。

案御覽八五引帝王世紀、通鑑周紀五倍並作背，古字通用。

出伊闕攻秦，令秦無得通陽城。

正義：……從洛州南出伊闕攻秦軍，令不得通陽城。』

案令下秦字疑涉上文而衍，正義可證。通鑑周紀令下亦無秦字。

秦受其獻，歸其君於周。周君王赧卒。

正義：『帝王世紀云：名誕。雖居天子之位號，爲諸侯之所役逼，與家人無異。名負責於民，無以得歸，乃上臺避之。故周人名其臺曰逃責臺。』

梁玉繩云：『史何以書「周君王赧卒？」曰：「史詮引吳文學云：『君字羨文。』是也。……論衡儒增篇述史記云：『王赧卒。』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云：『周王赧卒。』此史記元本無君字之的證也。」』

案御覽八五引歸上有而字。『周君王赧卒。』君字涉上文而衍。漢書諸侯王表序：『有逃責之臺。』服虔注：『周赧王負責，無以歸之，主迫責急，乃逃於此臺，後人因以名之。』正義引帝王世紀『役逼，』御覽八五、一七七引並作『侵逼。』役乃侵之誤。『名負責於民，』名乃多之誤，御覽八五引作『多貰於民。』『逃責臺，』御覽八五引作『逃債之臺。』（一七七引無之字。）並云：『洛陽南宮諺臺是也。』（一七七引『諺臺』作簷臺。』）責、債正、俗字。金樓子雜記篇上亦云：『周赧王卽位，負債而逃之，名爲逃債之宮。（宮當作臺）今洛陽南宮諺臺是也。』

後七歲，秦莊襄王滅東西周。

梁玉繩云：『西周已見滅于赧王五十九年，秦昭王五十一年。此與年表及燕世家皆誤多一西字。田完世家又但言「秦滅周。」少一東字。惟春申君傳言「取東周。」不誤也。史詮曰：西字衍。』

案西字涉下文『東西周』而衍。秦本紀：『莊襄王元年，……東周君與諸侯謀秦，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，盡入其國。』亦其證。殿本六國年表已刪西字，考證本同。

成王使召公卜居，居九鼎焉。

案詩王風譜疏引作『成王使召公卜居之，遷九鼎焉。』小大雅譜疏引『居九鼎』作『定九鼎。』

而周復都豐、鎬。

案景祐本鎬作鄗，鎬、鄗正、假字。

天子將封泰山。

案景祐本、黃善夫本泰並作太，同。

周本紀第四　　史記四

秦本紀第五

秦之先，帝顓頊之苗裔。

正義：黃帝之孫，號高陽氏。

案路史發揮三引顓頊作高陽，蓋據正義改。

女脩吞之，

案御覽三百六十引作『脩取吞之，有孕。』脩上蓋略女字。

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。女華生大費。

索隱：……一名伯翳。

案秦詩譜疏、說文繫傳十三、御覽八六、路史引取皆作娶。娶、取正、假字。五帝本紀索隱引此取亦作娶，大費作柏翳（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栢翳，栢，或柏字），與此索隱作伯翳合。柏、伯古通，下文『昔伯翳爲舜主畜，』南宋初重刊北宋監本伯作柏，（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栢。）與此同例。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

亦作伯翳。

與禹平水土。

案秦詩譜疏、說文繫傳引與上並有大費二字，是也。

帝錫玄圭。

案御覽八六、六三三引圭並作珪。珪，古文圭。

其賜爾皁游。

案御覽六三三引賜作錫。說文繫傳引爾作女。

乃妻之姚姓之玉女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「皇甫謐云：賜之玄玉；妻以姚姓之女也。』

梁玉繩云：『玉女者，珍之也。禮記曰：「請君之玉女。」呂氏春秋貴直篇亦有「身好玉女」語。而徐廣引皇甫謐云：「賜之玄玉；妻以姚姓之女。」殆妄說也！』

考證：『朱亦棟曰：「禮有『請君玉女』之文，鄭注：『言玉女者，美言之也。』」愚按「乃妻之」以下，記事之文。玉字疑衍。集解「賜之玄玉，」上文「賜玄圭（原誤玉）」集解，誤併於此。說詳于李笠訂補。』

案御覽八六、六三三引乃並作遂，乃猶遂也。（文帝本紀：『天子憐悲其意，乃下詔曰。』荀悅漢紀八乃作遂，越王句踐世家：『范蠡乃鼓進兵曰。』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乃作遂，魯仲連列傳：『與人刃我，寧自刃。乃自殺。』通鑑秦紀一乃作遂，蒙恬列傳：『乃吞藥自殺。』考證引楓山本、三條本乃並作遂，司馬相如列傳：『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乃與馳歸。』漢紀十乃作遂。諸乃字皆與遂同義。說互詳拙著古書虛字新義。）『妻之』徐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作『妻以，』之猶以也。（五帝本紀：『於是堯妻之二女。』淮南子泰族篇、論衡正說篇、金樓子后妃篇『妻之』並作『妻以，』與此同例。）玉字非衍文，御覽三八一引六韜云：『宛、懷條塗之山（未詳），有玉女三人。』『玉女』亦謂美女也。皇甫謐云云，『賜之玄玉』爲一事，猶上文『錫玄圭。』『妻以姚姓之女』爲一事，猶此文『妻之姚姓之玉女。』『賜之玄玉，』與此文玉字無涉，梁氏未達；李笠以爲『上文「錫玄圭」集解誤併於此。』亦臆說也。

鳥身人言。

梁玉繩云：『鳥身』上似脫中衍二字。……趙世家作『中衍人面鳥喙。』

案御覽三六五引此言亦作面。新序節士篇亦作『中衍人面鳥喙。』（今本中下衍行字。又見說苑復恩篇，喙作喙，義同。）

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，

案說文繫傳引太作大，趙世家、新序、說苑並同。作大是故書，下同。

遂致使御而妻之。

案秦詩譜疏引『致使御』作『使爲御。』

故嬴姓多顯，

案秦詩譜疏引多作名。

其玄孫曰中潏，在西戎，保西垂，生蜚廉。

正義：中音仲。

案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中潏作仲翬。潏、翬古亦通用，史記司馬相如列傳：『前陸離而後潏湟。』漢書『潏湟』作『翬皇，』卽其比。孟子滕文公篇僞孫奭疏引蜚廉作飛廉，下同。文選郭景純江賦注、荀子成相篇楊倞注、御覽四十及五五一引下文亦並同。蜚、飛古、今字。（說已見殷本紀。）御覽三八六引尸子、荀子臣道篇、解蔽篇、成相篇、漢書人表、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注、文心雕龍銘箴篇、文選郭景純江賦及劉孝標辯命論亦皆作飛廉。

惡來有力。

集解：『晏子春秋曰：手裂虎兕。』

案記纂淵海四八引力下有『手裂虎兕』四字，蓋據注文加。今本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作『手裂兕虎。』御覽三八六引尸子云：『飛廉、惡來力角犀兕，勇搏熊虎。』

還無所報，爲壇霍太山，而報得石棺。

正義：『紂既崩，無所歸報，故爲壇就霍太山而祭紂，報云：作得石槨。』

案說文繫傳引還作歸。御覽四十引『爲壇』作『乃爲壇於』四字。正義云云，似所據本『石棺』作『石槨。』上文徐廣注引皇甫謐云：『作石椁於北方。』文心雕龍銘箴篇云：『飛廉有石槨之錫。』（槨，或椁字。）並本此文，則舊本蓋作

『石槨』矣。

帝令處父，不與殷亂，賜爾石棺以華氏。死，遂葬於霍太山。

索隱：言處父至忠，國滅君死，而不忘臣節，故天賜石棺，以光華其族。……

考證：『孟子云：「驅飛廉於海隅，戮之。」與此異。』

案御覽五五一引帝作天，與索隱合；又引爾作汝。御覽四十引爾亦作汝。又案考證之說，本梁氏志疑。

蜚廉復有子曰季勝。

案趙世家云：『惡來弟曰季勝。』

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。

案穆天子傳一郭璞注、後漢書東夷傳注、列子周穆王篇釋文、御覽八九四、記纂淵海九八引繆皆作穆，古字通用。下文『既虜百里傒，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。』李斯列傳索隱引繆作穆，亦其比。

得驥溫驪、驊騮、騄耳之駟，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溫，一作盜。』

索隱：溫音盜。徐廣亦作盜。鄒誕生本作駣，音陶。

梁玉繩云：『溫字誤，徐廣云：『一作盜。』是。世家及穆天子傳、列子穆王篇、博物志竝作盜。乃淺青色馬。索隱直以溫音盜，非。鄒誕生本作駣，亦非。荀子性惡篇作「纖離。」』

考證：溫當從一本作盜，……後漢東夷傳李賢注可證。

案後漢書注、列子釋文引驥上並有赤字，疑是。穆天子傳一亦以『赤驥、盜驪』連文。郭璞注引此『溫驪』作『盜驪，』水經河水注同。溫卽盜之形誤。又穆天子傳一『驊騮、騄耳』作『華騮、綠耳。』注引此文同，並云：『〔華騮〕，色如華而赤。』漢書地理志亦作『華騮、綠耳。』師古注：『綠耳，耳綠色。』驊、騄並俗字，騮乃騮之省。御覽八九四、記纂淵海引此騮亦並作騮（後漢書注、列子釋文引並同），騄亦並作綠。穆天子傳四、荀子性惡篇、列子、本書趙世家皆同。

西巡狩，樂而忘歸。

案穆天子傳注引作『御以西巡遊，見西王母，樂而忘歸。』列子釋文引作『御以遊巡，往見西王母，樂而忘歸。』趙世家作『西巡狩，見西王母，樂之忘歸。』之與而同義。御覽八九四引此狩作守，古字通用。

長驅歸周，一日千里以救亂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並脫『一日千里』四字。趙世家亦稱『繆王日馳千里。』（今本里下衍馬字。）

惡來革者，蜚廉子也。蚤死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蚤並作早，御覽八六引同。作蚤是故書，周本紀已有說。

有子曰女防，女防生旁皐。

梁玉繩云：秦詩譜疏引此作女妨，人表同。疑此譌寫。

案防、妨並諧方聲，古蓋通用。

旁皐生太几。太几生大駱。

梁玉繩云：詩疏引此作大雒，人表同。蓋古通用。

案秦詩譜疏引太並作大，漢書人表同。作大是故書。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注引下文駱亦作雒。

大駱生非子。

案非亦作飛，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：『恨以駑蹇姿，徒煩飛子御。』注引此文，並云：『非與飛古字通。』

申侯之女爲大駱妻。

案秦詩譜疏引『大駱妻，』作『大雒之妻。』

朕其分土爲附庸，邑之秦，使復續嬴氏祀。

案說文糸傳引分下有之字，邑上有而字，祀作後。

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，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駱上有大字。

案秦詩譜疏引駱作大雒。

生秦仲。

案藝文類聚九十、御覽九一四並引史記云：『秦仲知百鳥之音，與之語皆應焉。』

襄公元年，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云：宋本無「元年以」三字。』

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並有『元年以』三字。

殺幽王酈山下。

案御覽二百引酈作驪，古字通用。秦始皇本紀：『自極廟道通酈山，』御覽八六、五三一引酈並作驪，與此同例。

周避犬戎難，東徙（原誤涉）雒邑。

案御覽八六引作『周平王避犬戎之難，東徙洛邑。』秦詩譜疏引雒亦作洛。作雒是故書。

襄公於是始國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。

案書鈔四七引始下無國字，（御覽八六引同，始字屬下讀。）與下有中國二字，疑是。

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。

案秦詩譜疏引東作多。

賜謚爲竫公。

考證：古鈔本竫作靜。

案秦始皇本紀贊後所附秦紀竫亦作靜。秦詩譜疏引竫作靖，下同。竫、靜、靖古並通用。

寧公二年，公徙居平陽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郿之平陽亭。』

案水經渭水注、秦詩譜疏引徙上並無公字，疑涉上文而衍。又詩疏引徐注作『今郿縣平陽亭是也。』

武公元年，伐彭戲氏。

正義：戲音許宜反，戎號也。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。

王國維云：『盧，古文魚字。古魚、吾同音，故往往假盧、戲爲吾。衙從吾聲，

亦讀如吾。秦本紀：「武公元年，伐彭戲氏。」正義曰：「戎號也。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。」戲蓋慮之譌字矣。』（鬼方昆夷玁狁考，觀堂集林十三。）

案戲蓋慮之形誤，世人少見慮，多見戲，故致誤耳。

齊桓公伯於鄄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齊並作𪒉，下文『齊桓公伐山戎，』亦並作𪒉。𪒉，古齊字。

出惠王，立王子穨。

考證：莊公十九年左傳，卽秦惠公二年事。

案考證秦惠公乃秦宣公之誤。下文『殺子穨而入惠王。』考證：『莊廿一年左傳，卽惠公四年事。』惠公亦宣公之誤。梁氏志疑已云：『此宣公四年事。』

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，以璧馬賂於虞故也。既虜百里傒，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。

考證：南本、宋本無『以璧馬賂於虞故也。既虜百里傒，』十三字。

案文選李斯上書秦始皇注、李斯列傳索隱、孟子萬章篇僞孫奭疏、通鑑秦紀一注引傒皆作奚，下同。文選揚子雲解嘲注、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、白帖二九、御覽六百三十引下文亦皆作奚。傒與奚同，晉世家：『祁傒舉解狐。』左襄三年傳傒作奚，與此同例。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並有『以璧馬賂於虞故也。既虜百里傒，』十三字。又李斯列傳索隱引繆作穆，下同。通鑑注引下文亦作穆。繆、穆古通，說已見前。

恐楚人不與，

案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與作予，下『遂許與之，』亦作予。古字通用。下文『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。』金樓子說蕃篇與作予，亦同例。

請以五羖羊皮贖之。

案孟子疏引羊下有之字。

繆公釋其囚，與語國事。

案孟子疏引公下有乃字。文選上書秦始皇注引語作議。

授之國政，號曰五羖大夫。

案孟子疏引之下有以字。書鈔三九引曰作爲，義同。

臣不及臣友蹇叔。

案李斯列傳索隱引及作如。

蹇叔賢而世莫知。臣常游困於齊，而乞食饉人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饉，一作鄞。』

正義：鄞，音珍栗反。鄞，地名，在沛縣。

梁玉繩云：徐廣饉作鄞，是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常作嘗。

案李斯列傳索隱引世作代，避太宗諱改。御覽四七四引世作時，亦承唐人避太宗諱改。重刊北宋監本常作嘗。嘗，或嘗字。正義云云，是所據本饉作鄞。御覽六百三十引此常亦作嘗，饉亦作鄞。

臣誠私利祿爵且留。

案誠猶但也。

及虞君難。

案御覽六百三十引難上有之字。

戰於河曲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西。』

案金樓子說蕃篇曲作西，

荀息立卓子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倬。』

案倬疑悼之誤，晉世家作悼子。齊世家：『里克殺奚齊、卓子。』集解引徐廣曰：『史記卓多作悼。』亦其證。

誠得立，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。

案金樓子說蕃篇誠作若，誠猶若也。淮南子氾論篇：『誠其大略是也，雖有小過，不足以爲累。』劉子妄瑕篇誠作若，亦其比。

因其饑而伐之

案饑字國語晉語三、左僖十三年傳並同。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作飢，下同。饑、飢義別，古多相亂，當以作饑爲正。爾雅釋天：『穀不熟爲饑。

』（郭璞注：五穀不成。）

繆公問公孫支。

案晉語三、呂氏春秋不苟篇、尊師篇、漢書人表支皆作枝，古字通用。

還而馬驚。

考證：驚，疑當作縶。

案說文：『驚，馬重皃。』晉世家作『惠公馬驚不行。』索隱：『謂馬重而陷之於泥。』金樓子驚作縶，與考證說合。

亦皆推鋒爭死，以報食馬之德。

考證：『於是歧下』以下，采呂氏春秋愛士篇。

案亦猶又也。書周書洛誥：『我又卜瀍水東。』敦煌本又作亦，卽亦、又同義之證。事又見韓詩外傳十、淮南子氾論篇、說苑復恩篇；亦略見淮南子泰族篇、列女傳辯通篇弓工之妻傳及金樓子。

齊宿，吾將以晉君祠上帝。

梁玉繩云：內、外傳秦有殺惠公之議，而無『祀上帝』之言，此與晉世家竝非。

案晉世家作『秦將以祀上帝。』祠、祀古通。此與晉世家或別有所本。列女傳賢明篇秦穆公姬傳作『掃除先人之廟，寡人將以晉君見。』

妾兄弟不能相救，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救作敎，義長。

案列女傳救亦作敎。（頌文作敎。）

而饋之七牢。

案列女傳之作以，之猶以也，前已有說。

秦妻子圉以宗女。

梁玉繩云：『晉語：「秦伯曰：寡人之嫡，此爲才。」則懷嬴是穆公之女也。此與晉世家言「宗女，」非。』

考證：『中井積德曰：據左傳，穆公以其女妻子圉也。宗字恐謬。』

案晉世家云：『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，故子圉妻與往。』六國年表序云：『太史公讀秦記。』又云：『秦既得意，燒天下詩書，……獨有秦記。』史公記秦事

不能不參驗秦記。竊疑此文及晉世家之稱『宗女，』乃本之秦記，蓋懷嬴既妻子圉；又妻重耳，秦記諱言穆公女也。

十八年，齊桓公卒。

梁玉繩云：齊桓卒于秦穆十七年，此誤。

考證：『僖十八年春秋經：「齊侯小白卒。」秦穆十七年事。』

案考證『僖十八年，』八乃七之誤。

亡鄭厚秦，於晉而得矣；而秦未有利。

考證：『李笠曰：上而字與則同。』

案上而字與爲同，『於晉而得，』猶言『於晉爲得。』李斯列傳：『故徇人者賤；而人所徇者貴。』而亦與爲同義。

徑數國，

案徑借爲經，釋名釋道：『徑，經也。』

使百里傒子孟明視、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，行日。

梁玉繩云：『史公敍襲鄭之事，依公、穀，故與左傳異。然公、穀但云二老哭送其子而已；未嘗謂三帥卽其子也。乃史取而實之。杜世族譜以術、丙蹇叔子爲「妄記異聞，」甚是。而杜因左傳稱百里孟明視，遂以孟明是奚之子，亦未可全信。呂氏春秋悔過篇：「蹇叔有子曰申與視。」（注：申，白乙丙。）又以孟明視爲蹇叔子。唐書宰相世系表更以西乞、白乙爲孟明子，踵謬仍譌，眞史通所謂「李代桃僵」者矣！』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日上重行字。

案梁氏所引杜預世族譜，本左僖三十二年傳孔疏。淮南子人閒篇孟明作孟盟，明、盟古通，許愼注：『孟盟，伯里奚之子也。』（伯、百古通，）與此合。晉世家西乞術作西乞秫，（御覽三二三引秫作術。）術、秫古通。御覽三八三引日上亦重行字，『使百里傒』至『將兵行』爲句。『行日』爲句。

恐不相見，

案御覽三八三引見作及。

汝軍卽敗，必於殽阨矣！

案卽猶若也。（上文『卽君百歲後，秦必留我。』卽亦與若同義，王氏釋詞八已有說。）

鄭販賣賈人弦高，持十二牛將賣之周。

案僖三十三年左傳及公羊傳、淮南子道應篇、氾論篇、晉世家、鄭世家並載此事，（又見金樓子說蕃篇。）所稱賈人僅弦高一人。呂氏春秋悔過篇則爲弦高、奚施二人，淮南子人閒篇爲弦高蹇他二人。許注：『蹇他，弦高之黨。』蹇他，疑卽奚施也。

鄭君謹修守禦備，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。

案金樓子說蕃篇無禦字，使作令。禦字疑因守字聯想而衍，淮南子人閒篇下文云：『三率（同帥）相與謀曰：凡襲人者，以爲弗知；今已知之矣，守備必固。』彼言『守備，』猶此言『守備』也。

鄭今已覺之，

案金樓子今作人。呂氏春秋悔過篇作『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。』淮南子道應篇作『未至而人已知之。』

遂墨衰絰，

案金樓子衰作縗，縗、衰正、假字。

文公夫人，秦女也。

集解：『服虔曰：繆公女。』

考證：南本文公上有晉字。

案金樓子文公上亦有晉字；又『秦女，』作『穆公女，』與服注合。

繆公之怨此三人，入於骨髓。

案金樓子怨上無之字，淮陰侯列傳：『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』與此句法同。

歸秦三將。

案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注引歸作還。

孤以不用百里傒、蹇叔言，以辱三子。

案上以字疑涉下以字而衍，金樓子孤下無以字，言上有之字。呂氏春秋作『使寡

人不用蹇叔之諫，』亦有之字。

子其悉心雪恥毋怠。

考證：雪音刷，洗也。

案雪、刷古通，楚世家：『王雖東取地於越，不足以刷恥。』貨殖列傳：『范蠡既雪會稽之恥，』漢書雪作刷，（師古注：刷，謂拭除之也。）並其比。本字作㡀，說文：㡀，拭也。（段注本改拭爲飾，飾、拭古、今字。）越王句踐世家：『今既以雪恥，臣請從會稽之誅。』伍子胥列傳：『不如奔他國借力，以雪父之恥。』雪亦並借爲㡀。

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，戰于彭衙。秦不利，引兵歸。

考證：『文二年春秋經：「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，秦師敗績。」卽穆公三十五年事，年表同。此差一年。』

案考證說本梁氏志疑。梁氏並云：『是役也，秦師敗績，何云「不利引歸？」必秦史諱之，史公仍其誤耳。』謂史公仍秦史之舊，疑是。

戎王使由余於秦。

案漢書人表由作繇，古字通用。

使鬼爲之，則勞神矣；使人爲之，亦苦民矣。

案則、亦互文，亦猶則也。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此作『役鬼爲之，則神怒矣；使人爲之，則人亦苦矣。』『則人』蓋本作『則民，』避太宗諱改也。御覽四七四引此『苦民』作『苦人，』亦承唐人避太宗改。

僅以小治。

案長短經運命篇自注以作可，義同。

下罷極，則以仁義怨望於上。

案治要引罷作疲，疲、罷正、假字。望借爲謻，說文：『謻，責望也。』『怨望』連文，本書習見。已詳殷本紀。

皆以此類也。

案以字疑涉上下文而衍，長短經注作『皆此類也。』

上含淳德以遇其下，

案長短經注其作於，義同。

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，

梁玉繩云：韓詩外傳九作王繆。

案御覽四百一引問作謂。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引外傳王繆作王廖，廖、繆古通。

孤聞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

案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云：『仲尼相魯，景公患之，謂晏子曰：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』（孔叢子詰墨篇引墨子略同。）與繆公所聞同。

今由余賢，寡人之害，將柰之何？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無賢字。

案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、御覽四百一引此亦並無賢字，長短經昏智篇注同。（記纂淵海七二引賢下有『戎人』二字，恐非此文之舊。）御覽引害作患，韓非子十過篇、說苑反質篇並作『寡人患之。』治要、文選注引柰下並無之字，韓非子、說苑、長短經注並同。（御覽引『柰之』作『如柰，』如字衍，鮑刻本無。）

戎王處辟匿，未聞中國之聲。

案治要引辟作僻，韓非子同。僻、辟正、假字。外傳、長短經注，辟亦並作僻，未下並有嘗字。

君試遺其女樂，

案韓非子、說苑其並作之，義同。

君臣有閒，乃可虙也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虙作慮。

案記纂淵海七二引閒作隙，義同。虙疑慮之誤，韓非子、外傳、說苑並作圖，慮、圖同義。詩小雅雨無正：『弗慮弗圖。』鄭箋『慮、圖，皆謀也。』

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。戎王受而說之，終年不還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後作后，作后是故書。（說已詳夏本紀及周本紀。）韓非子、說苑、長短經注『不還』並作『不遷。』御覽五六八、記纂淵海七八並引墨子亦云：『秦繆（一作穆）公之時，戎強大。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（一作及）良宰，

戎王大喜，以其故，數飲食，日夜不休。』（又見呂氏春秋壅塞篇及不苟篇。）

由余數諫不聽，

案通鑑秦紀一注引作『由余諫戎王而不聽。』

由余遂去降秦。

案通鑑注引去下有戎字。

問伐戎之形。

案御覽三百四引形作利。

繆公復益厚孟明等，使將兵伐晉，渡河焚船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孟明下有視字。

案記纂淵海六十引孟明下亦有視字，船作舟。左文三年傳船亦作舟。

嗟乎！秦繆公之與人周也。

案左文三年傳與作擧，古字通用。呂后本紀：『蒼天擧直。』集解引徐廣曰：『擧，一作與。』卽其比。

益國十二，開地千里。

梁玉繩云：『千里之地，或能開闢；而「益國十二，」則未敢爲信。匈奴傳言「八國服秦。」當是。此誤仍韓子十過篇，非其實也。李斯傳云：「並國二十，」文選上始皇書作『並國三十，』漢書韓安國傳：「秦繆公並國十四。』竝非。』

案文選四子講德論注、通鑑注引益並作並，外傳作『遂並十二國。』說苑作『兼國十二，』與韓非子同。諸書皆言『十二，』竊疑作『十二』近塙。（金樓子說蕃篇亦作『十二。』）李斯傳作『幷國二十，』乃都言由余、百里奚、蹇叔、丕豹、公孫支之功，與此單言由余者異，索隱已有說；文選作『並國三十，』三乃二之誤。匈奴傳之言『八國服秦，』漢書韓安國傳之作『並國十四，』則又傳聞之異。蓋古人言『十二，』亦非實數，故傳聞有異耳。

繆公卒，葬雍。

集解：『皇覽曰：秦繆公冢，在秦泉宮，祈年觀下。』

案詩秦風黃鳥疏引葬下有於字。水經渭水中注云：『崔駰曰：「穆公冢，在秦泉宮，祈年觀下。」皇覽亦言是矣。』

從死者百七十七人。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詩秦風黃鳥疏引「百七十七人，」作「百七十人。」與年表合。』

案『百七十人，』乃舉成數。水經注引此仍作『百七十七人。』

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，

案水經注引輿作車，左文六年傳同。（詩黃鳥疏引左傳作輿，云：『輿、車字異義同。』黃鳥序疏引左傳作車。）

爲作歌黃鳥之詩。

案水經注引作『爲賦黃鳥焉。』左傳作『爲之賦黃鳥。』

況奪之善人良臣，百姓所哀者乎！

案之猶其也。

十年，楚莊王服鄭。

梁玉繩云：『十年』乃『七年』之譌。

案十蓋本作十，漢隸七字皆如此作。（古文同，說已詳夏本紀。）後人不識，誤爲十字耳。下文『十月，宣太后薨。』考證引古鈔、南本『十月』作『七月。』十亦本作十，與此同例。

十一年，楚平王來求秦女，爲太子建妻。至國，女好，而自娶之。

梁玉繩云：年表及楚世家在平王二年，爲秦哀公十年，此在十一年，竝誤。考左傳在魯昭十九年，爲秦哀十四年也。

案事又詳呂氏春秋愼行篇、伍子胥列傳、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。

子厲共公立。

案秦始皇本紀附秦記作刺龔公，同。

十六年，塹河旁。

案六國年表塹作塹，下文『塹洛城重泉。』亦作塹，初學記八引同。塹，或塹字。

是爲靈公。

案秦記作肅靈公。

十三年，城籍姑。

梁玉繩云：靈公在位十年，卽卒于『城籍姑』之歲也。案得十三年乎？三字衍。案梁說是也。秦記言肅靈公『享國十年，』六國年表秦靈公十年云：『補麗、城籍姑。靈公卒。』並其證。

立靈公季父悼子，

案通鑑周紀二注引公下有之字。

簡公，昭子之弟，而懷公子也。

索隱：『「簡公，昭之弟，而懷之子。」簡公，懷公弟，靈公季父也。始皇本紀云：「靈公生簡公。」誤也。』

正義：『劉伯莊云：簡公是昭子之弟，懷公之子，厲公之孫。今史記謂簡公是厲公子者，抄寫之誤。』

考證：『「簡公，昭公之弟，而懷公子也。」楓、三、南本作「厲公子，而懷公弟也。」張文虎曰：正義史記字，當作秦紀。厲公當作靈公。』

案索隱『簡公，昭之弟，而懷之子』九字，涉正文而衍，黃善夫本、殿本並無，是也；黃善夫本、殿本『季父也』下並有『子惠公立』四字，涉下文正文而衍，考證本無，是也。索隱云：『簡公，懷公弟。』與正文作『懷公子』異。據上文則當作『懷公子；』惟據秦記索隱：『本紀簡公名悼子，卽刺龔公之子，懷公弟也。』則索隱所據此文正文蓋本作『懷公弟。』正義引劉伯莊云：『今史記謂簡公是厲公子者，抄寫之誤。』所謂『今史記，』蓋指此文正文言之。『厲公子，』亦卽『懷公弟』也。竊疑楓、三、南本並作『厲公子，而懷公弟也，』正存劉伯莊、司馬貞、張守節諸賢所見此文之舊。今各本作『簡公，昭子之弟，而懷公子也。』乃據劉說『簡公是昭子之弟，懷公之子。』改之。改之與上文符，然非此文之舊也。張文虎謂『正義史記字，當作秦記，厲公當作靈公。』蓋未深思耳！

二年，城櫟陽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徙都之。今萬年是也。』

案徐注『徙都之』三字，疑是正文誤入注文者。水經渭水下注引此作『城櫟陽，自雍徙居之。』御覽一六四引云：『獻公徙居櫟陽。』並略存其舊。下文『〔孝公〕十二年，作爲咸陽，築冀闕，秦徙都之。』（本或無秦字，詳後。）與此文

例同。又案徐注『今萬年是也。』通鑑周紀二注引作『卽漢萬年縣。』

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合下無七字。

案周本紀、封禪書合下亦並無七字。老子列傳作『七十歲。』（漢書郊祀志作『七十年。』）索隱引周本紀及此文並作『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。』作『七十歲』近塙。周本紀已有說。

外勸戰死之賞罰。

考證：罰字衍。

案罰字非衍，此有脫文。文選李斯上書秦始皇注引此作『外勵戰死之士賞罰。』御覽引作『外勸戰士，明行賞罰。』此文蓋本作『外勸戰死之士，明行賞罰。』各本並脫『士明行』三字耳。

秦徙都之。

案白帖、御覽一六四引此並無秦字。

爲田開阡陌。

索隱：『風俗通曰：南北曰阡，東西曰陌。……』

案卷子本玉篇阜部、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、一切經音義五六並引史記云：『秦孝公壞井田，開阡陌。』（文選注又引風俗通云云，與索隱同。）御覽一九五亦引史記云：『商鞅相秦孝公，壞井田，開阡陌。』此文『爲田』二字，是否原作『壞井田，』未敢遽斷。（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亦作『壞井田。』）商君列傳作『爲田開阡陌封疆。』通鑑周紀二作『廢井田，開阡陌。』廢與壞同義。漢書食貨志上亦云：『秦孝公用商君，壞井田，開阡陌。』（師古注：『南北曰仟，東西曰佰。』本風俗通。）『仟佰』與『阡陌』同。

十九年，天子致伯。

案文選上書秦始皇注引『致伯』作『致胙，』商君列傳亦云：『天子致胙於孝公。』惟『天子致胙，』乃孝公二年事，詳上文及六國年表。此文及商君列傳所云，爲孝公十九年事。六國年表孝公十九年，仍作『天子致伯。』（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作『天子命爲伯。』）孝公十九年，當周顯王二十六年。周本紀載顯

王『二十六年，周致伯於秦孝公。』六國年表顯王二十六年，亦云『致伯秦。』則此文『致伯』不當作『致阼；』而商君列傳之『致阼，』必『致伯』之誤矣。君必欲行法，先於太子。

案必猶若也。項羽本紀：『必欲烹而翁，則幸分我一桮羹。』御覽一八四引楚漢春秋必作若，與此同例。孝武本紀：『陛下必欲致之，則貴其使者，令有親屬。』燕世家：『王必欲致士，先從隗始。』李牧傳（附見廉頗藺相如列傳）：『牧曰：必用臣，臣如前乃敢奉令。』諸必字亦並與若同義。

太子不可黥。黥其傅、師。

考證：可下黥字，楓、三本作黜。『傅、師』作『師、傅。』

案商君列傳作『太子君嗣也，不可施刑。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師公孫賈。』此文『不可黥，』疑本作『不可刑，』涉下黥字而誤也。楓、三本並作『不可黜。』黜非刑也，蓋又黥之誤耳。商君列傳言『刑其傅，』『黥其師，』與此合言『黥其傅、師』者異，刑未必卽黥也；惟先言傅，後言師，則與此合。楓、三本作『師、傅，』蓋誤倒矣。

於是法大用，秦人治。

案人本作民，此唐人避太宗諱改之也。商君列傳作『明日秦人皆趨令。』御覽六四八引人作民，與此同例。又商君列傳：『秦民大說，』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，』字並作民，亦其證。

及孝公卒，太子立。宗室多怨孼，孼亡，因以爲反，而卒車裂以徇秦國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商君爲法於秦，戰，斬一首賜爵一級。欲爲官者五千石。其爵名，一爲公士。……二十徹侯。』

考證：『古鈔本反下無「而卒」二字。吳春照曰：宋板亦無。』

案『孼亡』二字，疑本在『因以爲反』下，今本誤倒。蓋宗室以孼爲反，孼乃逃亡也。商君列傳作『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發吏捕商君，商君亡。』是其證。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反下並有『而卒』二字。又案集解引『徐廣曰，』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並作『漢書曰。』殿本作『駰案漢書曰。』『其爵名，一爲公士。』以下，並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之文。

十三年四月戊午，魏君爲王。韓亦爲王。

梁玉繩云：『魏惠稱王，在惠文四年，此紀已書之。而是年紀與秦表復書「魏君爲王，」何歟？周紀正義引秦紀云：「惠王十三年，與韓、魏、趙竝稱王。」所引與此異；且秦紀無其文。當必有誤。蓋是年秦惠稱王，故書月、書日以別之。魏字乃秦字之誤。燕世家書「燕君爲王。」是其例也。若表中魏字乃羡文，表例但書「君爲王」也。不然「魏君爲王，」奚以入于秦表乎？至韓宣惠爲王，在秦惠更元之二年，誤書于是年耳。』

案『魏君爲王，』梁氏謂『魏字乃秦字之誤。』疑是。六國年表之例，但書『君爲王。』而秦表惠文十三年四月戊午衍書『魏君爲王』者，魏字疑後人據已誤之此文補入。景祐本秦表魏字在『君爲王』君字右旁，頗似補入者。又據周本紀正義引秦本紀云：『惠王十三年，與韓、魏、趙竝稱王。』竊疑此文本作『十三年四月戊午，秦君爲王，韓、魏、趙亦爲王。』（是年爲趙武靈王元年。）此史公所特書者也。魏惠稱王，雖在秦惠四年，此則總前文言之。據表、韓宣惠爲王，在秦惠更元之二年。以此文證之，或本當列在秦惠十三年也。

王游至北河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；戎地在河上。』

案文選袁陽源效古詩注、鄒陽上書吳王注引徐注在並作之，之猶在也。（拙著古書虛字新義有說。）

九年，司馬錯伐蜀，滅之。

索隱：『蜀，西南夷，舊有君長。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。其後有杜宇，自立爲王，號曰望帝。蜀王本紀曰：張儀伐蜀，蜀王開戰不勝，爲儀所滅也。』

案索隱『其後有杜宇，自立爲王，號曰望帝。』亦本蜀王本紀。（見御覽八八八。）藝文類聚九四引蜀王本紀云：『秦惠王欲伐蜀，乃刻五石牛，置金其後。蜀人見之，以爲牛能大便金。牛下有養卒，以爲此天牛也，能便金。蜀王以爲然，卽發卒千人，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，致三枚於成都。秦道得通，石牛力也。後遣丞相張儀等，隨石牛道伐蜀。』（又見書鈔一一六、白帖九六、御覽三百五、八八八、九百。）水經沔水注引來敏本蜀論亦云：『秦惠王欲伐蜀，而不知

道。作五石牛，以金置尾下，言能屎金。蜀王負力，令五丁引之成道。秦使張儀、司馬錯尋路滅蜀。』（劉子貪愛篇亦載此事。）其事妄誕，姑錄之以存異聞。

斬首萬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萬下有級字。

虜趙將莊。

考證：樗里子傳作壯豹。趙世家及表作趙莊。

案考證說，本梁氏志疑。壯豹乃莊豹之誤。

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。

考證：表及韓世家，乃助魏攻齊耳。是時無韓伐齊事。

案考證說，本梁氏志疑。

伐義渠、丹、犂。南公揭卒。

梁玉繩云：『漢藝文志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，注云：「六國時。」蓋當時有道之士，揭豈其人歟？』

案『南公揭卒』四字，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在下文『與韓襄王會臨晉外』下，此誤錯。劉子九流篇：『陰陽者，子韋、鄒衍、桑丘、南公之類也。』所稱南公，卽著南公三十一篇者也。是否南公揭，則未敢遽斷矣。

二年，初置丞相。

案御覽二百四引初作始。

樗里疾相韓。

考證：無疾相韓事，史文疑有誤。

案考證說，本梁氏志疑。梁氏並云：『時疾以右丞相出使于周，見本傳。疑「相韓」二字是「使周」之誤。』

寡人欲容車通三川，窺周室，死不恨矣！

案『欲容』複語，義並同若，文選李斯上書秦始皇注引此無容字，國策秦策二同。『欲容』同義，故可略其一。『欲容車通三川，』猶言『若車通三川』也。（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一引此文，釋欲爲若，未釋容字。）秦策二、本書甘茂傳

竊上並有以字，恨並作朽。

力士任鄙、烏獲、孟說，皆至大官。

梁玉繩云：孟說，未知卽孟賁否？

案孟子告子下篇疏引帝王世紀云：『秦武王好多力之士，烏獲之徒並皆歸焉。』公孫丑上篇疏引帝王世紀云：『秦武王好多力之人，齊孟賁之徒並歸焉。孟賁生拔牛角。』是孟說蓋卽孟賁矣。

王與孟說擧鼎絕臏。

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一作脈。』

案趙世家云：『秦武王與孟說擧龍文赤鼎，絕臏而死。』御覽三八六引此文擧下亦有『龍文赤』三字，蓋據趙世家增。論衡書虛篇、效力篇臏並作脈，與徐注所稱一本合；通鑑周紀三作脈，脈、脈正、俗字。胡三省注：『史記甘茂傳云：「武王至周而卒于周。」蓋擧鼎者，擧九鼎也。世家以爲「龍文赤鼎。」』又據孟子告子篇疏引帝王世紀云：『秦王於洛陽擧周鼎，烏獲兩目血出。』則與王擧鼎者，非僅孟說而已。

八月，武王死，族孟說。

梁玉繩云：史公于武王，獨變卒稱死，豈以『絕臏』故歟？……但甘茂傳言『武王至周而卒于周。』與此紀及趙世家異，何也？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「水經渭水注引秦本紀；『秦武王三年，渭水赤三日。秦昭王三十四年，渭水又大赤三日。』漢書五行志亦有此文。引作『史記曰。』今惟上一條見秦記，而本紀皆無之，豈佚文與？」』

案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、御覽八六引此死並作卒；通鑑周紀作薨。作死，蓋此文之舊。趙世家、論衡書虛、效力二篇亦並作死。惟據秦始皇本紀：『莊襄王死，政代立爲秦王。』（本紀稱『莊襄王卒。』）則史公非于武王獨變卒稱死矣。甘茂傳言『武王至周而卒于周。』參證此紀及趙世家，則擧鼎蓋在周，亦無不合。帝王世紀云：『秦王於洛陽擧周鼎。』是其驗矣。又案御覽五九亦引史記云：『秦武王三年，渭水赤三日。昭王三十四年，渭水大赤三日。』（又見六二，大作又，五行志同。）秦記云：『悼武王立三年，渭水赤三日。雖與上一條合；而

水經注明引此爲秦本紀之文，今本無之，張氏疑爲佚文，蓋是。

立異母弟，是爲昭襄王。

索隱：名則，一名稷。

梁玉繩云：趙世家昭襄名稷，紀、表皆失書。甘茂傳索隱引世本名側，（此紀索隱譌則。）蓋音相近，若齊稷門之爲側門矣。

案通鑑周紀作『異母弟稷。』稷字蓋據索隱增。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稷下並有『武王弟』三字。

昭襄母，楚人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昭襄下有王字，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注、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並同。

取唐昧。

考證：昧字宜从目，荀子議兵篇、呂子處方篇作蔑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昧並作昧。昧當作昧，梁玉繩云：『昧、蔑古通，字从目、从末，各本譌昧。』是也。考證本改爲昧（从未），非也。屈原列傳：『殺其將唐昧。』考證本亦改爲昧；楚世家：『殺楚將唐昧。』考證云：『昧當作昧。』而禮書：『唐昧死焉。』考證引荀子（議兵篇）楊注：『昧與蔑同。』不復改字；韓世家：『敗楚將唐昧。』考證又無說。不知何所適從邪？又案商君書弱民篇亦作唐蔑。漢書人表作唐蔓。蔑、蔓正、俗字。

楚懷王走之趙，趙不受。

考證：懷王亡趙，在秦昭十年。

案考證說，本梁氏志疑。

左更白起攻新城。

正義：『白起傳云：白起爲左庶長，將兵擊韓之新城。』

梁玉繩云：此是昭王十三年。白起傳，十三年爲左庶長，明年遷左更也。左庶長爲第十爵，左更第十二。

案『左更』蓋本作『左庶長，』涉下文『左更白起』而誤耳。正義引白起傳『將兵，』今本兵作而。

五大夫禮出亡奔魏。

考證：『呂禮，秦將。穰侯傳：「呂禮奔齊。」孟嘗傳亦有禮相齊事。此誤也。大事記亦以奔魏爲非。』

案考證說，本梁氏志疑。

十九年，王爲西帝，齊爲東帝。皆復去之。

案穰侯列傳作『秦稱西帝，齊稱東帝。』爲猶稱也。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：『秦……至昭襄王自稱西帝。』御覽八五引帝王世紀：『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，……齊閔王稱東帝。』亦並作稱。魏世家：『秦昭王爲西帝，齊湣王爲東帝。』兩爲字亦並與稱同義。（此義前人未發。）『皆復去之』上，當補『月餘』二字，文意乃明。魏世家作『月餘皆復稱王歸帝。』穰侯列傳作『月餘呂禮來，而齊、秦各復歸帝爲王。』（一作『稱王，』一作『爲王，』亦可證爲、稱同義。）並其證。

與韓王會新城。

考證：『年表、韓世家並云：會兩周間。』

案考證說，本梁氏志疑。梁氏並云：『卽指河南之宜陽新城也。

二十六年，赦罪人遷之穰。侯冉復相。

考證：『梁玉繩曰：「言遷罪人，不知遷于何地。」愚按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侯下有魏字。據下文「遷之南陽」正義，穰字當連上句。上文云：「魏冉免相。」侯疑魏字。』

案考證本於穰字絕句，是也。『侯冉復相，』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冉並作冉，上文同。冉，冉之隸變。）當作『魏冉復相。』考證說亦是也。魏之作侯，因上文穰字聯想而誤。古鈔、楓、三、南本作『侯魏冉復相。』侯字因上文穰字聯想而衍。

二十八年，大良造白起攻楚，取鄢、鄧。

梁玉繩云：此二十八年楚爲秦所取者，鄢、鄧、西陵三城。紀失書西陵；表失書鄧；楚世家失書鄢、鄧。而白起傳言『拔鄢、鄧五城。』乃『拔鄢、鄧、西陵三城』之誤。

案通鑑周紀四作『秦白起伐楚，取鄢、鄧、西陵。』可證成梁說。國策秦策四載楚頃襄王二十年（卽秦昭王二十八年），白起所拔楚城，亦有西陵。

三十年，蜀守若伐楚，取巫郡及江南，爲黔中郡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並無楚字，伐字連下讀。

三十三年，客卿胡傷攻魏卷、蔡陽、長社取之。擊芒卯華陽，破之。斬首十五萬。魏入南陽以和。

梁玉繩云：秦昭三十四年，趙、魏攻韓華陽，韓告急于秦；穰侯又與白起、客卿胡陽攻趙、魏以救韓。走魏將芒卯，斬十三萬人；敗趙將賈偃，沈其卒二萬人于河。取魏卷、蔡陽、長社；取趙觀津。魏予秦南陽以和。秦且與趙觀津，益趙以兵伐齊。是秦昭三十四年之戰也。而此在三十三年，誤一。……斬魏卒十三萬，沈趙卒二萬。乃合趙于魏作十五萬人，與六國表、魏世家俱非。穰侯傳云：『十萬，』亦非。

案梁氏所謂『趙、魏攻韓華陽，韓告急于秦。』本韓世家；『穰侯又與白起、客卿胡陽攻趙、魏以救韓。』本穰侯列傳；『走魏將芒卯，斬十三萬人；敗趙將賈偃，沈其卒二萬人于河。』本白起列傳；『取魏卷、蔡陽、長社；取趙觀津。』本穰侯列傳；『魏予秦南陽以和。』本魏世家及六國年表；『秦且與趙觀津，益趙以兵伐齊。』本穰侯列傳。梁氏合年表，世家、列傳，以證『三十三年，』爲『三十四年』之誤；『斬首十五萬，』爲『斬首十三萬』之誤。考白起列傳云；『昭王三十四年，白起攻魏拔華陽，走芒卯，而虜三晉將，斬首十三萬。與趙將賈偃戰，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。』（考證：『沈家本曰：此言「十三萬，」又言「二萬、」紀、表統言之耳。穰侯傳則奪五字。』）而水經洧水注引『昭王三十四年，』作『三十三年。』正與此紀合；又引『斬首十三萬，』作『十五萬。』亦與此紀及六國表、魏世家並合。則『斬首十五萬，』乃專就魏卒言之，非合沈趙卒二萬言之也。今本白起傳作『十三萬，』蓋涉上文兩三字而誤。梁說未審。（沈家本說亦同。）

四十（二字原脫）五年，五大夫賁攻韓。

案五大夫，秦之第九爵。見漢書百官公卿表。

葉陽君悝出之國，未至而死。

集解：『一云：華陽。』

黃善夫本無君字。梁玉繩云：「一本葉陽下有君字。而葉陽，集解謂「一云：華陽。」蓋華陽君是也。華形近葉，故傳寫致譌。范雎傳華陽，徐廣曰：「一作葉。」趙策諒毅對秦王有「母弟葉陽」之語，竝誤。（非母弟也，尤誤！）華陽君，乃昭王舅羋戎。悝乃昭王母弟高陵君。此紀有脫誤，不然，將以羋戎爲公子悝矣。攷穰侯、華陽、高陵、涇陽，時稱爲四貴。皆于昭王四十二年同出就國。紀既脫缺。復誤書于四十五年爾。……』

案葉陽君，重刋北宋監本、殿本並同。漢書人表亦作葉陽君。穰侯列傳作華陽君。梁氏以葉爲華之誤，是也。

趙發兵擊秦，相距。

案御覽一六三引距作拒，距、拒古、今字。說已見殿本紀。

大破趙於長平，四十餘萬盡殺之。

梁玉繩云：秦尙首功。斬一首，賜爵一級。豈容混書，此餘字當作五。

考證：古鈔、南本萬下有人字，殺上有坑字。

案御覽引長平下有注云：『長平，在高平縣西北，有長平故城。』白起列傳『趙軍長平』下正義亦云：『長平故城，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也。』『四十餘萬，』趙世家、韓世家並同，梁說拘泥。六國年表作『四十五萬。』白起列傳作『四十萬，』又云：『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。』（考證引胡三省云：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挫趙括，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。）廉頗藺相如列傳亦云：『趙前後所亡四十五萬。』則『四十五萬，』非專計長平之役所阬殺之數矣。『盡殺之，』白起列傳殺上有阬字，（水經沁水注引阬作坑。）與此古鈔、南本合。阬、坑、正、俗字。

四十八年十月，韓獻垣雍。

梁玉繩云：『十月』二字衍，白起傳亦誤出也。下文于是年書『正月，』時秦尙未以十月爲歲首，不應先書『十月。』

案此先書『十月，』既與下文是年書『正月』抵牾；又與下文是年書『其十月』

重複，故梁氏以爲衍文。惟白起傳亦有『十月』二字，則似非衍文。竊疑『十月』蓋本作『十月，』卽『七月』也。漢隸七字皆作十，說已見前。下文『正月，兵罷。』『正月』二字，蓋涉下文『四十九年正月』而衍。

五十一年，將軍摎攻韓，

案通鑑周紀五注引正義云：『摎，紀虬翻。』今本無之。惟周本紀『秦昭王怒，使將軍摎攻西周』下，有正義云：『摎，音紀虬反。』（翻猶反也。）未知通鑑注是否迻引彼文。

攻趙，取二十餘縣，首虜九萬。

案通鑑周紀五首上有斬字，是也。

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。

案通鑑秦下有王字。（周本紀、論衡儒增篇並作秦昭王。）

盡獻其邑三十六城。

案周本紀、論衡儒增篇、通鑑並無城字。

其器九鼎入秦。

正義：器，謂寶器也。

楊愼云：『昭襄之世，既書「九鼎入秦」矣；始皇二十八年，曷又書「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」乎？吁！此太史公深意也。秦有併吞天下之心，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。九鼎入秦之說，虛言以欺天下也。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。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，又于始皇紀言「鼎沒泗水，」以見其妄。鼎果在秦，曷爲人入水以求之乎？又于辛垣平傳言「九鼎淪于泗。」其事益白矣。』（丹鉛續錄一『九鼎入秦』條。）

案周本紀、論衡、通鑑秦紀一，器並作『寶器。』楊氏所稱辛垣平云云，見封禪書。

弛苑囿。

案重刊北宋監本、黃善夫本、殿本弛並作施，俗。

子莊襄王立。

索隱：名子楚。三十二而立，立三年卒。葬陽陵。紀作四年。

案秦記：『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。』又云：『莊襄王享國三年，葬茝陽。』卽索隱所本。索隱『葬陽陵，』當從秦記作『葬茝陽。』呂不韋列傳：『始皇十九年，太后薨，謚爲帝太后，與莊襄王會葬茝陽。』亦其證。水經渭水下注引皇甫謐云：『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。』（麗與驪、酈並同。）芷與茝同。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『立三年卒，』三並作四；『紀作四年，』並作『子始皇帝。』六國年表書莊襄王亦止於三年，與秦記合。則不當作『立四年卒。』本紀下文『四月，日食。四年，……五月丙午，莊襄王卒。』『四年』乃『三年』之誤，梁氏志疑有說。

修先王功臣，

案御覽八六引王下有之字。

東周君與諸侯謀秦，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。

考證：楓、三、南本不重秦字。

案御覽引此重秦字，秦記同。通鑑『秦使』作『王使。』

以陽人地賜周君。

案御覽引地上有之字。

使蒙驁伐韓，韓獻成皐、鞏。

梁玉繩云：『表及韓世家皆言「秦拔取韓成皐、滎陽。」此云韓獻之，非也。又鞏亦滎陽之誤，鞏爲東周所居，韓安得有之？水經注廿三卷引史記：「秦莊襄王元年，蒙驁取成皐、滎陽。初置三川郡。」酈公所引，乃六國表。史豈因是年秦滅東周，兼得鞏地，而混言之邪？』

考證：『蒙恬傳亦云：莊襄王元年，蒙驁伐韓，取成皐、滎陽。作置三川郡。』

案通鑑亦作『蒙驁伐韓，取成皐、滎陽。』此云韓獻之，蓋本之秦記與？

二年，使蒙驁攻趙，定太原。

梁玉繩云：『使蒙驁』八字，乃羨文。年表及趙世家、蒙恬傳皆無其事。……

案通鑑莊襄王二年，亦無此事，可佐證梁說。

三年，蒙驁攻魏高都、汲，拔之。攻趙榆次、新城、狼孟，取三十七城。

梁玉繩云：『三年，蒙驁攻魏高都、汲，』『三年』二字亦羨文，所書之事，表

在『二年，』是已。……

案梁氏謂『三年』二字爲羨文，是也。惟六國年表二年但書『蒙驁擊趙榆次、新城、狼孟，得三十七城。』未書『蒙驁攻魏高都、汲，拔之。』之事。蒙恬列傳：『二年，蒙驁攻趙，取三十七城。』亦未言『蒙驁攻魏高都、汲，拔之。』之事。通鑑於二年書『蒙驁伐趙，取榆次、狼孟等三十七城。』於三年書『蒙驁帥師伐魏，取高都、汲，魏師數敗。』下接『魏王使人請信陵君於趙，』及『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』事。證以魏公子列傳（卽信陵君列傳）：『秦聞公子在趙，日夜出兵東伐魏。』下接『魏王使人請公子，』及『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，走蒙驁』事，亦相符合。此文『三年』二字爲衍文，『攻趙榆次』上當據六國年表、蒙恬列傳及通鑑補蒙驁二字。『蒙驁攻魏高都、汲拔之。』本爲三年之事，此九字葢本在下文『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』（正義：信陵君也。）上，文意旣相含接，又有通鑑可證。今本誤錯於此耳。

四月，日食。四年，王齕攻上黨。

梁玉繩云：莊襄無『四年，』乃『三年』之誤。……

考證：『張文虎曰：莊襄無「四年，」六國表書在「三年。」此「四年」二字，涉上「四月」而衍。觀下文「五月，」卽接上文「四月。」其證也。』

案通鑑『四年』正作『三年，』梁說是也。三之作四，涉上文『四月』而誤。張氏謂『四年』二字涉上『四月』而衍，未審。上文『四月，日食。』乃『二年』之事，見六國年表。下文『五月，』乃『三年』之『五月，』不能與上文『四月』相接。始皇本紀、六國年表王齕並作王齮（呂不韋列傳同），集解引徐廣云：『一作齕。』齮、齕古通，魯世家：『申豐、汝賈許齊臣高齕、子將粟五千庾。』左昭二十六年傳高齕作高齮，與此同例。

子政立，是爲秦始皇帝。

梁玉繩云：『始皇以正月生，遂以正名之。惟其名正，是以改正月爲端月。始皇紀集解曰：「徐廣云：『一作正。宋忠云：以正月旦生，故名正。』」正義曰：「正音政，周正建子之正也。」則知史記古本是正字，不知何時盡改作政。凡本紀、世家、列傳中所稱始皇之名，竟無一作正者，可怪已！……』

案公羊哀十三年傳徐彥疏引政作正，下文『秦王政立二十六年，』尚書序孔疏引政亦作正，並存古本之舊。始皇本紀：『名爲政。』一切經音義八六引政作正，與徐廣所稱一本及正義本合；惟徐氏既云『一作正。』是所據本仍作政矣。呂不韋列傳：『太子政立爲王。』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引政亦作正。又案御覽一六四引秦本紀云：『始皇十三年，伐趙取雲中，因以爲郡。』今本此紀無此文，始皇本紀、六國年表及趙世家亦並無之。疑是始皇本紀佚文。

秦王政立二十六年，初幷天下爲三十六郡，號爲始皇帝。

索隱：十三而立，立三十七年崩。葬酈山。

案秦記：『始皇享國三十七年，葬酈山。』又云：『始皇生十三年而立。』卽索隱所本。又案黃善夫本、殿本索隱並在上文『是爲秦始皇帝』下，酈山並作酈邑，下更有『子二世皇帝』五字。

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。

梁玉繩云：……始皇年十三而立，以踰年改元計之，在位三十七年，當是五十。（始皇紀徐廣注云：年五十。）安得五十一年乎。

案始皇本紀：『始皇崩於沙丘平臺。』御覽八六引平臺下更有『時年五十，在位三十七年。』十字。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稱始皇『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平臺，年五十。』並可證此文『五十』下衍一字。

子胡亥立，是爲二世皇帝。

索隱：『十二年立。紀云「二十一立。」三年葬宜春。秦自襄公至二世，凡六百一十七歲。此實本紀，而注別擧之，以非本文耳。』

梁玉繩云：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，實五百七十一年。（說見秦記。）

考證『錢泰吉曰：索隱注字不知何所指，疑有集解而缺失也。』

案秦記：『二世皇帝享國三年，葬宜春。……二世生十二年而立。』又云：『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。』『而立』下集解引徐廣曰：『本紀云：二十一。』卽此索隱所本。索隱所稱之注，卽指徐注；所云『六百一十七歲，』衍七字。惟作『六百一十歲，』亦非，當從梁說作『五百七十一歲。』

子嬰立月餘，諸侯誅之。

梁玉繩云：『廣弘明集引陶公年紀云：「殤帝子嬰四十六日。」秦本無諡，又誰爲子嬰作諡？豈漢追稱之邪？……越絕書外傳記地言「嬰立六月，」妄也。』

案始皇本紀云：『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。』與此合。李斯列傳云：『子嬰立三月。』恐非。

秦本紀第五　　史記五